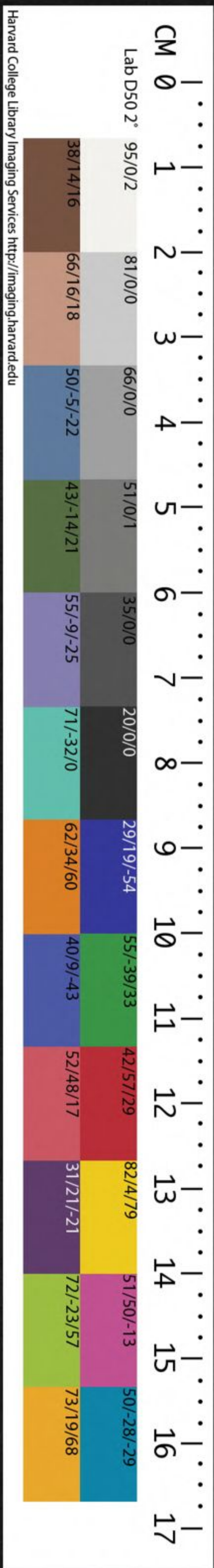


太祖

T2720/7914.4

皇明通紀一三二



DEC 16 1959

新刻皇明通紀統宗序

東莞臣陳建撰

臣建往為

皇明啟運錄述我

太祖高皇帝俊德成功始終次第之詳大

宮端泰泉黃先生見之諗建曰昔漢中

葉有司馬遷史記有班固漢書有荀悅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漢紀宋中葉有李燾長編皆蒐載當時  
累朝致治之迹以昭示天下我

朝自

太祖開基

聖子神孫重光繼照垂二百禩矣而未  
有紀者子纂述是志盍併圖之以成昭代  
不刊之典也建初辭焉愧乏三長何敢

僭踰及此然竊自念素性有癖焉自少  
壯時癖好博覽多識解組歸山林日長  
每繙閱我

朝制書洎邇來諸名公所撰次諸書凡數  
十餘種積於胸中又之不能自制迺時  
時拈筆書之取其有資于治可通爲鑑  
者編年次之叅互考訂正其舛疑又久

之不覺盈帙雖迭三長續貂苟李汗顏  
班馬不計也夫自古國家莫不有創業  
垂統焉亦莫不有持盈守成焉我

朝

洪武開國四十餘年之事無非所謂創業  
垂統也啟運一錄脩矣繼自

永樂下迄

正德凡八朝一伯二十四年之事無非所  
謂持盈守成也則今通紀具焉紀成就  
梓非敢自謂昭代成史迺爲後之秉史  
筆君子屬稿云爾啟運錄舊已梓完難  
於再編改刻然二之又不是故今併冠  
以通紀之名而版刻姑仍舊合前後共  
爲一書云抑嘗謂此閱歷世變尤有感

為

祖宗時士馬精強邊烽少警而後來則胡  
騎徃徃深入無忌也

祖宗時風俗淳美真才輩出而邇來則漸

澆漓也

一本作財用有餘

祖宗時法度昭明而邇來則變易廢弛比  
此也推之天下莫不皆然是果世變成

江河之趨而不可挽與抑人事之得失  
有以致之也愚間因次錄閱事變不能  
自已於懷輒僭著評議或采時賢確言

一本無巨字

誠欲為當世借前箸之籌臣挽回

作為

祖宗之盛所深願焉而力莫之能與也有

志於世道者尚相與商之嘉靖歲在乙

卯仲夏之吉東莞清瀾居士臣陳建拜

○我明聖君嗣統源流

太祖生於濠州。龍光昭燁。人皆驚異。至二十七歲元順帝壬辰三月起兵。後代滁陽王。將兵渡江。取太平。集慶。及江州。南昌。武昌。兩淮。兩浙。為吳國公十年。為吳王三年。稱吳元一年。自是臣民推戴。遂混一天下。建元洪武。國號曰大明。即皇帝位於南京。應天府。三十一年。於戊寅年五月初十日崩。傳位於長孫。炆文。以炆文之父未及嗣統。而先崩。故長孫。炆文。嗣太祖之統。此理也。亦勢也。迨至永樂。因姪。建文。誤聽黃子澄。齊泰。削藩之謀。遂起靖難之師。以清國祚。而嗣姪。建文之統。此理也。亦勢也。厥後洪熙。嗣其父永樂之

統宣德嗣其父。洪熙之統。正統又嗣其父。宣德之統。柰以幼冲踐祚。誤聽奸臣王振。閱武親征。而陷虜中。不得已。皇太后計立皇弟。祁鈺改元景泰。以綏國祚。厥後正統北還。改元天順。成化嗣其父。天順之統。弘治嗣其父。成化之統。天下稱聖明。而蒙至治焉。正德以潛謀不軌。而宗社幾危。卒之乏嗣。繼統克遵太祖。兄終弟及之訓。遂迎皇弟。厚煜入紹大統。建元嘉靖。隆慶嗣其父。嘉靖之統。而萬曆君嗣其父。隆慶之統。而萬曆稱至治。倚矣。盛哉。

○大明世統徽號

太祖高皇帝。	洪武戊申元年。至三十五年。
成祖文皇帝。	永樂癸未元年。至二十二年。
仁宗昭皇帝。	洪熙乙巳元年。一年。
宣宗章皇帝。	宣德丙午元年。至十年。
英宗睿皇帝。	正統丙辰元年。至十四年。
景皇帝。	景泰庚午元年。至七年。
英宗睿皇帝。	天順丁丑元年。至八年。
憲宗純皇帝。	成化乙酉元年。至二十三年。
孝宗敬皇帝。	弘治戊申元年。至十八年。
武宗毅皇帝。	正德丙寅元年。至十六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壬午元年。至四十五年。

穆宗莊皇帝。丁卯元年至六年。  
當今萬歲皇帝。萬曆癸酉元年至萬萬年。

○洪武朝封功臣十二人

○徐達 初從我

太祖之徵為大元帥。破元兵。擒士誠。追北虜。平定中

原。為元功第一。進階右丞相。封魏國公。追封中山

王。謚武寧。肖像功臣祠。配享。太廟。子輝襲魏國

公。孫景襲定國公。

○常遇春 初棄劉聚。率兵從我

太祖於滁州。為副元帥。破元兵。攻士誠。擒友諒。平定

中原。皆有大功。未及受封。薨於柳河川。追封開平

王。謚忠武。肖像功臣祠。配享。太廟。子茂襲國公。

○李善長 初謁我

太祖於滁州。為參軍。轉運糧草。餉不乏。明仁義。與

禮樂有大功。進階左丞相。封韓國公。

○劉基 初於處州。以胡大海入見我

太祖。為軍師。運籌決勝。知天文。達地理。辨興亡。識成

敗。為謀臣第一。後因辭爵。受誠意伯。子捷襲職。

○李文忠 太祖姊公主子也。幼從

太祖。起義兵。平定廣浙。追逐北虜。皆有奇功。封曹國

公。追封岐陽王。謚忠武。肖像功臣祠。配享。太廟。

第三子景隆。襲曹國公。



○鄧愈 初從我

太祖破元兵。平隴右。攻定西。鎮守邊隅。皆有大功。封衛國公。追封寧河王。謚武順。肖像功臣祠。配享太廟。

○湯和 初從我

太祖於禮館中。後破方谷珍。陳友定。攻西蜀。皆有大功。封信國公。追封東甌王。謚襄武。肖像功臣祠。配享太廟。子鼎。僉前軍都督府事。

○沐英 初育於

太祖從起義兵。擒友諒。攻士誠。平定雲南。皆有大功。封黔國公。追封黔寧王。謚昭靖。肖像功臣祠。配享

太廟。子春襲公爵

○馮勝 初從我

太祖於濠州。破元兵。擒友諒。追北虜。皆有大功。封保國公。

○郭英 初從我

太祖破元兵。擒友諒。縛士誠。追北虜。皆有大功。封武定侯。

○傅友德 初從我

太祖於安慶。破士誠。追北虜。平西蜀。皆有大功。封穎國公。

○廖永忠 自巢湖歸我

太祖戰士誠友諒破方國珍克友定從征西蜀皆有  
功封德慶侯以上功臣三傑

○太祖封列侯五十二人

朱大正都督制大耿炳文長興侯費聚平涼侯

胡德濟東川侯吳良江陰侯朱亮祖永嘉侯

張溫會寧侯康茂才斬春侯俞通源平涼侯

華高廣德侯曹良臣宣寧侯薛顯永成侯

俞通淵嵩越侯郭子興鞏昌侯孫興祖燕山侯

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周德興江夏侯

華雲龍淮安侯顧時濟寧侯吳禎靖寧侯

陳德臨江侯王志陸安侯鄭遇春荊陽侯

趙庸南雄侯楊璟荊陽侯張興祖東勝侯

蔡遷安遠侯胡美臨川侯韓政東平侯

吳復安陸侯金朝興宣德侯仇成安慶侯

梅思祖汝南侯黃彬宜春侯葉昇靖寧侯

張龍鳳翔侯王弼定遠侯張赫航海侯

李新崇山侯謝桓晉安侯朱壽舳艫侯

謝成永平侯鄭用武安侯孫世富春侯

張翼霍慶侯張銓永寧侯陳文東海侯

高顯汝陰侯陳清合浦侯

○守禦郡邑及陣亡出使死節忠義文武功臣追封  
列爵共七十五人

朱文選 太平王 朱文剛 慶陽王 胡大海 越國公

耿再成 泗國公 廖永安 楚國公 張德勝 蔡國公

桑士傑 永義侯 花雲 東丘侯 葉琛 南陽侯

耿君用 長興侯 王禕 翰林學士 謚忠文

趙忠 南昌侯 馮國用 郢國公 俞廷玉 河澗侯

俞通海 光祿大夫 孫炎 泗國公 李實 大都督

汪興祖 許瑗 胡深 縉雲伯

劉友仁 曾萬中 王愷 深

朱顯忠 陳壽 茅成 東海郡

○塑像於豫章。立忠節廟者十三人。  
趙德勝 梁國公 李繼 隴西侯 劉濟 彭城郡

追封於康郎山忠節廟者三十六人

許圭 隴西侯 張子明 忠節侯 張德山 千戶

牛海龍 高陽郡 趙國昭 天水侯 朱潛 吉安郡

徐明 夏茂誠 總管使 葉思成 保真侯

趙天麟 天水伯

韓成 高陽侯 宋貴 京兆郡 陳兆先 穎上侯

王勝 大原郡 丁普即 濟陽郡 李信 隴西郡

后明 梁山縣 姜潤 定遠侯 王咬住 大原郡

王鳳顯 羅山縣 李志高 隴西侯 程國勝 安定郡

鄭興表 隨縣男 常惟德 懷遠侯 王德 合肥縣

朱鼎 合肥縣 張志雄 清河侯 王清 盱眙縣

常德勝壽春侯華昌虹縣侯文貴汝南郡

俞泉丁邳郡侯陳冲巢遠縣子王喜先定遠縣子

王澤廬江縣子丁合常山縣子逯德山汝陽縣子

羅世榮隨典縣史德勝定遠縣子徐公輔東海郡侯

劉義彭城郡侯陳弼潁川郡侯裴軫定遠縣子

王理五河縣南王仁豐城縣男曹信含山縣男

○守禦郡邑及在廷佐輔文武功臣自列侯而下者

共二十八人

陶安學士知制誥宋濂學士承旨知制誥章溢御史中丞

馮誠國用長子張天祐吳昇

耿天璧情文不職郭景祥督府參軍李夢庚

侯元善張德興趙誠

王銘武畧將阮弘道李習

王瑛王宗顯知府繆美

丁德興汪河都事范常

朱絢千戶于七郭子明

馮宗異參將韓觀成子帶刀侍衛指揮

○永樂朝封功臣九人

○金忠浙江鄞縣人精於卜靖難師將起召忠卜

之忠以大吉告之遂署紀善之命命侍帷幄用

其謀策後封為成安侯

○僧道衍即姚廣孝也蘇州長洲人靖難之苗實

起於斯人。後登極。封為永春侯。

○袁珙相士也。吉安廬陵人。入酒肆。一見成祖。即

趨拜王前。占其為他日太平天子。後成祖即位。

封為祥興侯。

○承命都指揮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

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張玉率軍齊進。

大敗南軍。俱有功。封侯。

○張玉河南祥符人。東昌之敗。成祖衝擊而出。玉

不知王所。突入戰陣。大戰。殺數百人。玉亦被刺

而死。後成祖語諸將曰。勝負兵家常事。此不足

計。所恨者靖難之際。失一張玉良輔。吾至今寐

不貼席。食不下咽。隕涕不已。後既正大統。行報功

之典。追封榮國公。配享太廟。

○王真右護衛百戶。率師與南軍大戰。身被十餘

傷。氣愈奮。猶斬南兵數十。自度後隊不繼。乃馬

上自刃而死。後追封金鄉侯。配享廟庭。

○建文朝忠臣一十九人。

○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讀。忠義之氣凜凜。擲筆下

地。死不草詔。對成祖曰。死則死耳。詔不可草。後

滅其族。而磔於市。

○顏伯瑋江西廬陵人。為沛縣知縣。時靖難攻沛。

伯瑋死之。瑋顏真卿之後。有詩題於御史行臺。

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忠臣節。青史誰書縣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復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鼓師入東門。伯瑋冠帶升堂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矣。遂自縊而死。主簿唐清典。史黃謙亦不屈而死。

○濟陽縣教諭王省。江西吉水人。靖難兵至。集諸生於明倫堂上曰。今日君臣之義何。遂大哭以頭觸堂柱而死。

○御史康郁。斷事高巍。與鐵鉉同盟協力。固守濟南以死自誓。

○禮部侍郎黃觀。往安慶。備撰王叔英往廣德都。史練子寧往杭州募兵入援。三人奉詔奮不顧家。至事勢不可為。皆不屈而死。

○揚州守備崇剛。監軍御史王彬。皆不屈而死。

○兵部尚書鐵鉉。被縛入見。正言不屈。碎分其軀。至死罵聲不絕。

○禮部尚書陳迪。宣城人。執至陞前。責問慢罵。不屈。與子鳳山等。同日就戮。臨刑罵不絕口。

○刑部暴昭。潞州人。被執抗罵不屈。成祖大怒。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聲不絕。至斷頭乃死。

○禮部侍郎黃觀。知大事已去不可支。乃衣朝服。

東向再拜。即就於湍急處投水而死。其妻翁氏  
携二女沉於通濟橋下亦死。

○翰林修撰王叔英。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  
書絕命詞畢。遂自縊而死。妻亦自縊。二女亦赴  
井而死。

○御史曾鳳韶。吉安廬陵人。素行率直。讀書而入  
登進士之第。仕宦而至綉衣之節。慨一死之得  
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祥矣。書畢。遂自  
刎。妻劉氏亦自縊而死。

○浙江按察史王良。河南祥符人。靖難師既入京。  
良慟哭。誓以必死。還坐堂上。悉收諸司印。攜歸

解。與其妻訣。先自投於池而死。遂舉烈焰。攜印  
與家人同赴火死。

○御史景清。陝西真寧人。洪武甲戌。廷試第二  
擢為左僉都御史。時清朝畢。將犯駕。成祖命左  
右搜之。得清劔。清知志不遂。乃躍起。奮立。嫚罵。  
聲不絕口。成祖大怒。命磔之。掘其先墓。而滅  
其族。

○劉璟。乃劉基仲子。太祖愛之。以金書除姦。摘佞  
四字。賜之。令糾正不法者。聞。成祖登極。卧家  
不起。成祖授以官。不受。對。成祖猶云。殿下  
忤旨。下獄。一夕。遂辨髮自縊而死。

○正統朝奸臣王振姓氏

○王振山西大同人。初侍正統於東宮。及即位。命掌司禮監。正統寵信之。振遂擅權。大作威福。令正統親征北虜。而陷乘輿於虜中。誤國之大。莫甚於此。於是六部六科道。交章劾之。亦死于虜。○正統朝陞封迎復功臣人等。不盡數。特大畧耳。○吏部尚書王直上疏。謂上皇在虜。宜迎復位。勿使有他日之悔。景泰不懌。意在不還位也。直此疏。其有功于正統者大矣。○少保于謙對景泰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彼時大位。付托殿下者。無他故。特示中國之有君。以

紆邊患耳。景泰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群臣出。大監興安復出傳旨。迎駕。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百官迎於安定門。上皇從安定門入。景泰迎拜。上皇答拜畢。景泰與上皇相抱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推遜良久。乃送上皇於南宮。群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後景泰病亟。不朝。群臣楊善徐有貞等。謀迎上皇復位。陰結中官曹吉祥等。白於皇太后。通報於南宮。於是年遂薄南宮城。入見上皇。時天色昭明星月交輝。共掖上皇登輿。須臾鍾鼓鳴。而上皇已復位矣。群臣遂入賀。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



年。於是迎復功臣。命徐有貞為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明日陞有貞為兵部尚書。兼職如故。  
○出禮部郎中章綸於獄。擢為禮部右侍郎。○進封武清侯石亨為忠國公。○進都督張軌為太平侯。○進張軛為文安侯。○進都御史楊善為興濟伯。子孫世襲。其餘陞封迎駕功臣者多。已見正續原本。

○正德朝奸臣劉瑾。逆藩宸濠。忠臣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達。

○奸臣劉瑾。時張忠等上疏言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著。宜早擒之。

正德允其奏。而逆瑾伏誅矣。未幾逆藩宸濠又反。殺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達。至是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就於鄱陽湖處起兵討之。宸濠就擒。而我皇朝之洪。于是乎鞏固矣。  
武宗皇帝於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崩。武宗無嗣。皇太后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旨。遣文武大臣迎。

嘉靖皇帝於興邸。入繼大統。嘉靖初。遂贈孫燧禮部尚書。謚忠烈。許達。右副都御史。謚忠節。立祠省城祀之。賜額曰旌忠。

新刻李卓吾先生增補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卷之一

洪武

粵濱逸史清瀾釣叟 東莞陳建輯著

太祖高皇帝

姓朱。御名元隆。肅將天威。戡定群雄。起濠潁。戰除和。拔北遁。建都金陵。謂之南京。大明建號。以開天。洪武紀年。而表正。戊申。洪武元年。在位三十一年崩。

此一紀我

李卓吾 太祖初因亂倡義起兵渡江之事。自辛卯至乙未凡五年。

批點 辛卯元順帝至正十一年

夏潁州人劉福通 徐州蕭縣人李二 蘄州羅田人徐壽輝等起兵攻陷郡

縣。天下大亂。自胡元入主中國。人心痛憤。傳至順帝即位。日夕宴安。失德

災異屢見。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是年又聽邪臣賈魯之言。發河南

北丁夫十七萬。開濬黃河故道。民心益愁怨。亂。先是童謠云。石人一隻

取天下皆佳

漢高祖除

暴秦我

太祖逐胡  
元光明正  
大唐宋不  
能及也

... 太祖高皇帝... 洪武元年... 辛卯元順帝至正十一年... 批點... 李卓吾... 太祖初因亂倡義起兵渡江之事... 自辛卯至乙未凡五年... 夏潁州人劉福通... 徐州蕭縣人李二... 蘄州羅田人徐壽輝等起兵攻陷郡縣... 天下大亂... 自胡元入主中國... 人心痛憤... 傳至順帝即位... 日夕宴安... 失德... 災異屢見... 四方盜賊蜂起... 有司不能制... 是年又聽邪臣賈魯之言... 發河南北丁夫十七萬... 開濬黃河故道... 民心益愁怨... 亂... 先是童謠云... 石人一隻

吾開中國用

為中主是

亦理也勢

也元祚之

亡定係於

此

里中童謠與

土中石人

相應豈非

天意亡元

之兆耶

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開河果於黃陵崗得石人一眼而徐穎斬黃之兵

起初藥城人韓山童自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

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江淮之人翕然信之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羅

文素韓咬兒等復詭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殺白馬黑

牛誓告天地約同起兵以紅巾為號事覺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子韓

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實盛不可制遂反陷潁州又攻破羅山碓山上蔡

真陽等縣遂陷汝寧府及光州息州眾至十萬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

聚眾與其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徐壽輝與其黨倪文俊鄒普勝

等亦以妖術聚眾舉兵亦以紅巾為號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僭稱皇帝

國號天完改元治平未幾復陷漢陽興國武昌九江袁瑞饒信南康吉安

建昌安隆沔陽荆岳徽杭等郡自是南北郡縣多陷沒群雄割據戰爭無

虛日四方塗炭民不聊生咸願真天子出矣

子興之兵亦

以義起為

生民塗炭

於胡元而

故易真主

以代之耳

豈有他故

壬辰元至正十二年

二月定遠郭子興等起兵據濠州子興見徐穎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

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元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

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邀賞由是民益恟不安其豪傑咸投入

城以自保時我太祖高皇帝潛龍在野託身於濠州皇覺寺及是大亂

寺僧散去上祝伽藍神卜玆得吉乃以閏三月朔入濠城避兵

濠州即古塗山國神禹會諸侯之所春秋時為鍾離今之鳳陽府

也周世宗顯德中至淮南嘗言荆塗二山為濠州朝岡有王者氣後

三百年而我太祖出焉地理之符豈偶然哉

上之先世江東句容朱家巷人至皇太父熙祖始渡淮家泗州皇考

仁祖淳皇帝與太后陳氏始遷濠州之西鄉後遷太平鄉后夢一神人

朱衣象簡餽藥如丸燁有光吞之既覺異香體遂娠焉及旦有光燭

伊人之夢九

吞自天子

元在  
明不  
大胡

天照耀千里異香經宿不散時元大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也河上取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障自是室中常有神光每嚮晦將臥忽灼爍如焚家人慮失火亟起視之惟堂前供神之燈耳數日後忽不能食仁祖求醫歸有一僧坐於門曰翁何往仁祖告以故僧曰何妨至夜子時自能食仁祖謝許為徒入家取茶僧不知何往夜半果能食兒時苦多病仁祖議捨入僧寺陳太后不欲至正四年甲申上年十有七時天灾流行疫癘大作仁祖及陳太后俱遭疾同月辭世兄南昌王臨淮王亦先後疫歿值歲復旱蝗<sup>盱眙</sup>王走他境度荒未幾亦歿上孤立無依乃遵先志託身於皇覺寺師事高彬在寺居室有紅光近視不見衆咸異之居寺兩月寺主以歲荒散遣徒衆上乃出遊江淮西歷金斗東抵光息北至潁州道中遇疾有紫衣兩人與之同寢食病愈莫知所之嘗夜陷麻胡中遇群童稱迎聖駕叱之不見崎嶇三載乃還於

天將降大任  
於太祖故  
先使之歷  
試諸艱總  
之上天王  
成太祖之  
意

太祖初出為  
部元帥親  
兵而信任  
之篤卒以  
撫育之女  
配之納之  
為甥廓清  
胡元混一  
天下亦肇  
基於此

元主荒淫日  
甚天怒民  
怨群雄四  
起無怪乎  
其然

皇覺寺中至是遇亂謀入濠城避兵至城門守者執之欲加害郭元帥勸而免之撫之麾下間召與語悅之取為親兵日加親信事必與謀遂以孝慈皇后配焉后姓馬氏宿州閔子鄉新豐里人早喪父母郭元帥撫育之為已女上既在甥館日掌征討之事大明一統之業基於此矣

**謹按**孟軻氏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嗚呼斯言也一驗之於虞舜再驗之於我太祖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如此夫

**御製文集**云太祖自叙其起兵之由曰昔在辛卯有元至正君弱政不

務臣弄權擅威福海內失馭邪術倡亂遂致王綱解紐天下紛紛其年汝

穎蘄黃民皆為逆次年徐宿熾然盜起蔓延及鍾離定遠民棄農業執刃器

趨凶者數萬當時貪官污吏莫敢誰何未幾壬辰二月二十七日陷濠城

而拒守之哨掠四鄉焚燒廬舍蕩盡民財屋無一椽片瓦墻無一堵可觀

剽

元主率兵攻城虜掠良民亡胡之兆寔由於是

良民受害激動前日萌逆之心

市中皆絳

太祖卜瑛而神許之以如義兵人推戴何者而非天意

不兩月越境犯他邑所過亦然時官軍久不見至失民依望棄順效逆之心萌矣俄而胡帥至乃徹里不花率騎三千會陷城州主謀營城南三十里聲攻城而逡巡不進惟是四掠良民得之則以絳繫首稱為亂民獻俘於上請給其功於是良民受害激動前日萌逆之心是有呼親喚舊相繼入城合勢共守以相拒以守則穩如泰山若以胡帥攻之則如蚍蜉之撼石柱識者以為胡亡自是始也予當是時尚潛草野托身緇流兩畏而難前欲出為元慮繫絳以廢生不出亦慮紅軍入鄉以傷命於是禱於伽藍祝曰歲在壬辰紀年至正十二而民人盡亂衣巾皆絳赤幟蔽野殺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暮予尤恐之特祝神避凶趨吉惟聖決之若許出境以全生以瑛投於地神當以陽報若許以守舊則以一陰一陽報我祝畢以瑛投之於地其瑛雙陰之前所祝者兩不許予乃深思而再祝者神乃聰明不佞予篤然而祈之神不為我決既不出而不守舊果何報耶請報

太祖瑛所向以起兵而元器迷也非人力美

太祖入濠城守者不由分訴而欲斬之亦危矣但有天意在自然出於而生

我陽瑛予備糗以往以瑛擲於地其瑛仍陰之就而祝曰莫不容予倡義否若是則復陰之以瑛投地果陰之方知神報如是再祝曰倡義必凶予心甚恐求陽瑛以逃之瑛落仍陰之更祝神必逃神當決我以陽以瑛投於地神既不許以瑛不陰不陽一瑛卓然而立予乃信之白神曰果倡義而後倡予神不誤我肯復以瑛陰之以瑛投於地果陰之予遂決入濠城以壬辰閏三月初一日至城門守者不由分訴執而欲斬之良久得釋被收為步卒入伍絕兩月餘為親兵終歲如之當時予雖在微卒嘗觀帥首之作度之既久甚非良謀明年春元將賈魯死城圍解予歸鄉里收殘民數百獻之於上官授我偽鎮撫當年冬彭趙僭稱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識彼非道棄數百人內率二十四名銳者南遊定遠忽有義旅來歸者三千率練之六月取橫澗山破義兵營得軍二萬餘入滁陽葺城以守之又明年春兵入和陽與元兵戰三月而元兵解去乙未夏六月親渡采石江下

一本有  
節字

此叙太祖入  
濠起義兵  
始終滅元  
混一天下  
的原由

郭元帥被囚  
太祖赴救  
見太祖不

姑熟丙申入建業。又數年西定湖湘，東平吳越，江南已定，臣民推戴以明年戊申正月即皇帝位。

謹按太祖高皇帝龍興混一，規模大畧俱見於此。太祖高皇帝生於元泰定戊辰年九月丁丑日未時，初望雲氣者言淮西當出天子。至是我太祖生於濠州龍光昭輝人，皆驚異。至二十七歲元順帝壬辰二月初起兵，後代滁陽王將兵渡江，取太平、集慶及江州、南昌，兩淮兩浙為吳國。公十年為吳王。三年稱吳元一年，混一天下，即皇帝位於南京應天府。三十一年於戊辰歲閏五月初十日崩，享壽七十一原。聖祖起兵之由一統之業，俱兆於伽藍一琰之中，而胡元之鼎遂遷矣。

正九月元丞相脫、兵既破徐州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率其餘黨奔濠州，脫脫命賈魯追圍之。上與郭元帥竭力拒守，屢敗元兵。時彭趙來

濠，郭元帥屈已下之，遂為所制。彭趙遂據濠城稱王。一日執郭元帥囚於

忘前恩愛  
人以德處

獄。上自軍歸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元帥家，明日彭趙聞遣人釋之。

癸巳元 至正十三年

春元將賈魯死，元兵散去。濠城圍解。上在郭元帥甥館掌兵，有救天下

安生民之志，乃糾合義旅，招延豪傑。於是鄉里壯士徐達等數十人率先

糾合義  
旅招延  
豪傑便  
有齒天  
下之志

歸附

徐達才畧智勇，悉超群英。

吳良器度雄偉，勇畧著稱。

花雲長身鐵面，驍勇絕倫。

顧時志氣倜儻，勇敢善戰。

耿再成勇力出群，識見遠。

唐勝宗智勇兼人，才氣偉。

湯和倜儻多智，沉毅勇決。

吳禎自少卓犖，膽畧過人。

陳德勇畧負志，尤善騎射。

費聚勇而有志，才貌雄偉。

耿炳文沉勇果毅，將畧成。

陸仲亨生而武勇，剛毅推。

徐達等二十

四將以天

意既命太

祖為天子

自然有英

雄豪杰四起而輔翼之是以取天下猶反手也

一作鄭

華雲龍才勇過人善運劍

常遇春智勇兼資超出倫

郭興拳勇有力騎射絕人

郭英沉毅多智膂力善射

胡海少有大志長而剛毅

謝成少有勇力長而果毅

陳桓長軀偉貌膂力超群

張龍形質魁岸勇力善射

李新材勇著聞儕輩推服

張赫器度開豁勇畧兼資

張銓勇力善射少喜談兵

周德興少有勇畧騎射捷

右二十四將皆濠州人後皆為開國功臣封公侯賜鐵券馬建為此錄功臣惟封公侯伯者詳其始卒餘不能一一載矣

續太祖在甥館糾合義旅招延豪傑四方響應自是定遠人馮國用與

弟國勝率眾歸附國用丰儀峻整器量恢豁國勝美貌長軀勇毅多智兄

弟並喜讀書尤喜讀孫武子講論兵法夜分不寐因亂里人推為義長立

寨保障鄉曲至是遇上畧地至妙山國用率所部來附上見而奇之

名將馬國用等投降太祖祖龍虎風雲之會也後達成大功明良相遇也

國用金陵龍蟠虎踞云

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因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

儒者之言

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群寇救生靈於

太祖有此良輔混一天下何難

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曰吾意

正如是遂待以心膂俾兄弟皆居帷幄贊兵政預機密宿衛左右國勝後

改名勝又名宗異定遠人李善良來謁上見其為長者禮之與語竟

日皆合上大喜遂留幕下俾掌書記預謀議贊軍機畫餽餉甚見親信

善長此當用人之際禮當如是再何憚於

上從容語善長曰方今群雄並爭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群雄中

持案牘及謀士者多駁左右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至於敗主者安得

獨存故相繼而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無效彼所為也盧州

合肥人吳復率眾歸附復沉鷲少言笑勇略過人遇亂聚眾立寨保護鄉

里復為十戶至是率所部伏謁上俾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歸附德

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偉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千德

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偉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千德

吳復聚眾立寨保護鄉里亦亂世之豪杰

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偉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千德

保護鄉里亦亂世之豪杰

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偉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千德

保護鄉里亦亂世之豪杰

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偉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千德

一作務

太祖以長者之禮待李

長

事

禮當如是再何憚於

保護鄉里亦亂世之豪杰

保護鄉里亦亂世之豪杰

保護鄉里亦亂世之豪杰

用

天下名將望  
風咸歸附  
混一帝都  
又何難

太祖命趙德  
勝為先鋒  
度才器使  
也

作節  
外甥見舅  
如見娘

興所率者總百人。一鼓而破之。擒其偽師。降其衆。七月

上將兵取滁州。花雲為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顧後騎尚未至。

欲退不可。雲獨提劍躍馬衛。上橫衝其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

甚。不可與爭鋒。兵既至。遂克滁州。因駐師焉。●滁州人趙德勝來謁。德勝

狀貌魁偉。膂力過人。尤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人不敢近。州縣選為義兵

隊長。德勝知時事不可為。棄之來歸。上喜其才勇可為騎將。即命為

帳前先鋒。●兄子朱文正及姊子李文忠來歸。文正南昌子也。先同其

母避亂與

上相失馬。文忠曹國長公主子也。公主卒。父隴西王禎攜文忠走亂軍中

幾不存。至是聞上駐師滁陽。皆來歸。眷屬復聚。

上喜甚。文忠時年十二。見上牽衣而戲。上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即

取文忠自養育。擇師教之。與沐英皆賜姓朱氏。英定遠人。先是英年八歲

因兵亂。父母俱亡。煢然無依。上見而憐之。與

孝慈皇后撫育之。為子。至是年十歲矣。

**謹按**李文忠沐英二臣。初皆幼孤。遭亂流離。瑣尾幾不能存。而我

聖祖一育成之後。皆為元勳名將。貴極王公。同休于國。蓋無往而非天

地儲才。以隆我皇明一統之盛際也。嗚呼。豈偶然哉。

**續時**太祖幕下者有李善長李文忠鄧愈湯和華雲龍陸仲亨花雲吳禎

耿炳文耿再成吳良沐英趙德勝丁德興孫炎馮國用馮國勝顧時趙繼

祖郭子興鄧英朱文正朱文英朱文遜朱文剛共二十員。豪傑日相講議

定天下之略。漸成宏遠規模矣。一日大祖在館中。聚衆議曰：吾欲於諸

將中大將。統攝軍機。未知何人何用。參謀李善長言曰：殿下若欲立大

將。須召募天下豪傑。方可選用。今幕下諸將。恐未克任。昔日漢高祖問蕭

何曰：吾欲於周勃灌嬰樊噲王陵四將中立一人為元帥。宜否。何曰：皆不

自古豪杰  
皆流離瑣  
尾寧獨文  
忠沐英然  
哉

太祖龍飛群  
英鳳附風  
雲會於一  
時勳烈垂  
於千載

豪杰日  
相謀議  
定天下  
之畧



至善長之卒  
徐達即肖  
何之存翰  
信大沮滯  
此名將何  
患不得天  
下

徐達真  
大將才

屈已下  
賢帝王  
之盛節

可周勃敦厚少智灌嬰愛飲不明樊噲勇而無才王陵氣小不大為大將者仁信智勇嚴缺一不可高祖曰于今強楚獨霸六國分爭全才豈能易得何曰國君好賢才必至高祖從諫即時聘召天下豪傑不踰月韓信至遂拜為大將。殿下欲求大將臣舉一人可當此任。太祖問是誰善長曰今濠州城外永豐鄉有一賢人姓徐名達字國顯祖貫鳳陽人精通韜畧博覽群書名震鄉間人皆仰慕此真大將才也。怎奈家貧守已待時。徐壽輝劉福通張士誠聞其名數遣使招之諒彼非可輔之人堅意不往。嘗自言曰帝星旺氣正在本郡我豈遠適他人耶。殿下若得此人大事可成矣。太祖大喜曰願公就與我去召李善長曰其人守道自高非可召致乞。殿下屈已枉駕親身臨之。太祖曰古有此禮否李善長曰湯王聘伊尹而王天下文王訪呂尚而興王業漢王得張良而登帝位光武求子陵而致中興蜀主顧孔明而成鼎足符堅任王猛而據王秦此乃下

下賢  
之效

賢之效也。太祖曰若然明日請命滁陽王吾與參謀去請次日太祖見滁陽王曰古今行師必須大將今主帥麾下雖有數萬眾惜無大將以統之適李善長舉徐達有大將之才特請命欲與李善長親去請他滁陽王依其言。太祖即與善長各乘馬行不移時前至永豐鄉。太祖遂屯軍傳令不許有擾居民太祖與善長下馬步行入村訪問至徐達門首忽聽得門裡有彈劍作歌之聲其歌曰萬丈英豪氣懷抱凌雲志田塹埋祥麟。鹽車困騏驎何年龍虎逢甚日風雲際文種枉奇才卞和屈良器揮戈定太平仗劍施忠義蛟龍困淺池虎豹居閒地傷哉時不通未遇真明帝。太祖聽訖乃問善長曰歌者何人善長曰此歌就是徐達吟的。太祖大喜曰未見其人先識其聲據歌中意味就是個賢才善長用手扣戶良久只見徐達自出開門。太祖視之果然儀表非俗身長八尺膀闊二停二十二年紀面如傅粉唇若抹硃徐達迎接。太祖李善長入草堂

彈劍  
歌志氣  
不此豈  
不是定  
亂之良  
將  
蛟龍困  
淺池  
虎豹居  
閒地

才德蓋世謀謨  
達真一世之賢  
涼

請公  
共救  
生靈

太祖之得徐  
達如湯武  
之得伊呂  
漢祖之得  
三傑天下  
不足平矣

定天下  
在德不  
在強

禮畢分賓主坐徐達問曰二公何人恁事到敝廬善長答曰此位乃滁陽王大小甥神策將軍朱公子其乃參謀李善長聞公才德蓋世謀謨出衆滁陽王特命我二人來請公共議世略幸勿拒徐達俯謝曰不知殿下至此有失迎迓望垂仁恕既蒙召臣焉敢不往但未卜殿下欲臣何用太祖曰四海荒亂群雄並起特請公共救生靈耳徐達曰殿下欲救生靈必須掃滅群雄統一天下方今元勢尚盛徐壽輝張士誠劉福通方谷珍田豐陳友定明玉珍等皆是雄強據守形勢廣儲糧蓄難與爭長今殿下以濠州一郡之兵而欲取天下不亦難乎太祖曰昔周居西岐湯太公而調八百諸侯以伐紂漢起豐沛沛韓信而統六國豪傑以滅楚周以仁漢以德吾雖仁智有虧若得賢公軍仗劍驅掃諸奸然後迭有德者立為君王以係民望徐達笑曰古今定天下者在德不在強臣請為殿下論天下之難易然後定取天下之策今元世荒亡在旦夕徐壽輝強

此數人  
皆無志  
生靈

太祖率徐達  
南略定遠

機不可  
失

上解佩  
囊與聚

得壯士  
二千

而自暴張士誠驕而自奢劉福通行無紀綱方谷珍偷居自逸明玉珍恃險自滿此數人者皆無志生靈不足與定天下者也今殿下能以仁義德行為心不嗜不殺為本則天下不足慮也

正甲午元至正十四年

夏郭元帥命上率徐達等南略定遠時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孤軍之援且無所食欲來降上曰此機不可失也乃選騎士費聚等數人從行至定遠界其營中遣二將出迎大呼曰來者為何上遣人答曰來與主帥議事二將歸告其帥復出曰請下馬上下馬前渡水而往既至其帥出見上解佩囊與之彼以牛脯為獻請諸軍促裝且申密約上將還慮其不誠留聚侯之越三日聚還告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上即率聚等三百人復抵其營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有秦把頭者集衆於定遠豁鼻山結寨復以義招降之得八百餘人定遠繆大亨初起義兵

部子 王與稱

分兵 圖六

將兵救 六合

一作往

元兵日 暮攻壘

計敗 元兵

為元攻濠不克元兵潰散大亨獨率其衆二萬屯橫澗山。上命花雲等  
夜襲破之。大亨乃舉衆降。由是軍聲大振。豪傑響應。○時郭元帥為彭趙  
二帥所拔。東屯泗州。上遣人賂彭趙郭元帥。乃得率所部來。滁州稱滁  
陽王。十月元丞相脫脫攻高郵。討張士誠。分兵圍六合。六合帥遣使來  
求救。滁陽王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使者訴其情甚急。上謂王曰。六合受  
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豈可以小憾而棄大事。王聞。上言少  
解。欲遣他將率兵以行。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皆託以禱神弗  
吉為辭。王乃召上將兵往。亦令禱神。上曰。事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  
必禱也。於是帥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之急。每日暮攻  
壘。垂陷。復去之。明旦復完壘與戰。如是者數四。元兵致疑。上以計給之。乃  
歛兵入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指手大罵。元兵相視錯愕。環壘不敢逼。遂  
列陣而出。牛畜婦女居前。丁壯翼之。徐引而去。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

太祖率兵 取泗州

孫炎獨 性泗州

孫炎一席話 天祐遂降

即斷生之 說齊不能 過也

欲攻滁。上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內外夾  
擊。元師大敗。乃引去。滁城得守完。○時甲午二月。太祖率兵七萬去攻  
滁。泗州刻日引兵至泗界安營。與徐達李善長議取泗州之策。大夫孫炎向  
前曰。殿下不須發兵。泗州張天祐乃臣故友。其人剛直忠厚。與臣甚契。  
臣願往泗州說他未降。太祖大喜。分付大夫用心。事成當厚報孫炎。辭  
別下帳。獨往泗州。是日逕入泗州城。見張天祐叙禮畢。天祐便問仁兄何  
來。孫炎答曰。某因放志飄流。無寄身近投滁陽王館下。有一朱公子才德  
兩全。文武兼備。濶額豐頤。龍行虎步。真治世聖君之姿。今提兵取泗州。炎  
知故友在此。特來告及。若肯全城歸附。不惟免生靈之患。且全故舊之情。  
幸勿見拒。足見達權之智矣。天祐曰。某非不知朱公子。是一世之英雄。有  
人君之度。柰其受大元爵祿。背之不忠。孫炎曰。吾兄謬矣。君正而背之者。  
謂之不忠。若失德而去之者。謂之見幾。昔者伊尹事桀而相湯。伐桀。太公

去桀紂  
歸商周

張天祐  
出城迎

天祐  
迎降

太祖如潛龍  
翔起眾英  
雄雲擁送  
之蓋亂極  
將治故事  
執會合

吶喊  
兵

呂尚事紂而助周伐紂。未聞名之為不忠也。蓋賢臣擇主而事。君子見幾而作。君既不道。四海離心。則為獨夫。此伊尹太公呂尚之賢。所以去桀紂而歸商周也。今順帝乃是胡元。據天位而荒淫無度。暴虐不法。退賢任佞。天象屢變。群雄四起。山河鼎沸。公雖欲守死。萬一不諱。何以顯其忠乎。兄其審之。張天祐聽言。默思良久。答曰。既如此。願從教命。孫炎曰。機事宜密。吾兄既有降意。急須就行。天祐依言。即列儀仗鼓樂。出城迎降。○元將平章陳也先。率兵出城迎戰。太祖列陣謂之曰。陳將軍。元主無道。天下已亂。我等起義師。誓以伐暴救民。將軍何不歸降。共救天下之溺也。先大怒。橫刀直冲陣來。太祖後陣中一將出馬。乃左哨統制將軍。鄧英挺槍來戰也。先共戰良久。未分勝敗。只見元陣中又有二將出馬。乃其子陳兆先。副將姚節高來助陣。太祖即遣湯和鄧愈馮勝趙德勝等一齊冲戰。只聽得東南上吶喊一枝兵。紅旗招灼。皂帶飛翻。為首一將馬上坐着。有五

神助  
戰

元兵三  
面受敵

太祖天生滌  
湯王二子  
置毒於酒  
中安能遠  
天以害天  
生之太祖  
反作反

鐵冠道  
士識真  
主

尺餘高生的面如鉄片鬚似剛針。肩擔偃月宣花斧。從元兵後冲殺將來。殺得陳也先大敗。轉馬急走。太祖已分兵旁落截殺。徐達催兵隨後。奮擊元兵三面受敵。陳也先心怯不敢入城。棄滁州向北路而走。○虹縣人胡大海來謁。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上一見語合。用為前鋒。濠州人孫興祖。王志亦來歸。興祖剛毅有膽。氣志鷲猛。有智謀。二人年皆十九。時上威名日著。滁陽王二子惡其勝已。陰置毒酒中欲害之。其謀預泄。及二子來邀。上即與偕往。略無難意。二子喜其墮計。迨至半途。上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少頃勒馬即轉。因罵二子曰。如此歹人。我不去矣。二子問故。曰。纔上天說道。爾今以酒毒我。二子駭汗浹背。下馬拱立曰。豈敢如此。豈敢如此。遂逡巡而去。自此不敢萌害意。○時有方士號鐵冠道人。精數學。謁見謂上曰。天下擾擾。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非明公而誰。上問其意。對曰。明公狀貌非常。龍瞳鳳目。天地相朝。五岳

一本無損

太祖貴不可言  
鐵冠道士其知人哉

俱附。日月麗天附骨。捕髮聲音洪亮。貴不可言。但四圍滯氣。如雲行。月出之狀。所喜者。準頭黃明。貫於天庭。直待神采煥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之日也。應在一千日內。且邊地驛馬有驚氣。南行遇敵。切須戒慎。太祖深奇之。遂留於幕下。

正乙未元至正十五年 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

睢陽王言計多失非定亂之才

正月。睢師之糧。諸將謀所向。睢陽王言計多失。上教諫之。王不聽。因致疾。一日議出師。王遣人召上。上以疾辭。召至。再三乃抱疾往。王命定計。上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蓋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王曰。何如。上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二千。其名曰廬州路義兵。今精選三千勇敢士。椎髻左衽。衣青衣。腹背懸之。佯為彼兵。以四索駝載賞物。馳而行。使人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資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無疑。因以絳衣兵萬餘。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候青衣

太祖用青衣計取和陽任智不在力

命天祐將青衣兵

肯衣兵誤約失在天祐

元兵致績

叱元使膝行以見王

兵薄城。舉火為應。絳衣兵即鼓行而趨之。取之必矣。王曰。善。於是命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為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後。天祐等至陟陽。關和陽人以廬州義兵至。父老以牛酒出迎。會日。午天祐兵從他道就食。隨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遽率眾直抵城下。城中人始覺有兵。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閉城門。以飛橋。繼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眾皆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渠。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追至和州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其城也。先帖木兒倉卒無措。乘夜遁去。○再成兵既敗。其眾歸報。睢陽王言天祐等皆陷沒。王大驚。謂上失計。俄又報元兵至。遣使來招降。王益恐。召上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上令合滁二門兵于南門。使填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使膝行以見王。王諭之多失辭。眾欲殺使者。上謂王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

行

太祖計退元  
兵明日元  
兵果遁其  
計神矣

太祖總  
和陽兵

太祖諭諸將  
入和陽欲  
其秋毫無  
犯典漢高  
入閔同一  
紀律

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憚不敢進王從之縱之往明日元兵果遁去。時滁陽王猶未知天祐等已拔和州命上上率兵二千往收敗卒仍規取和陽至中途再成敗兵聞上來復集得千餘人合所將三千人南越陟陽關。上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十人先進暮至和陽始知天祐已破城據之。上乃入撫定城中王遂命上總和陽兵。初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人城中人民夫媼不相保。上為之惻然即召諸將謂之曰諸軍自滁來多擄人妻女使民夫媼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眾凡軍中所得婦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人民大悅。上既總和陽兵謀斷出諸將右諸將多王貴部曲顧望未盡服心惟湯和以所部兵聽命惟謹李善長委曲調護之使不為異。定遠人茅成和州含山人仇成來歸二人皆驍勇有膽畧。上皆留置麾下。上與張天祐等議分闢和陽城計城廣袤為十分限以丈尺刻日各完所事是月

太祖以一萬  
之衆而走  
元兵十萬  
之師亦奇  
哉

德崖忿  
蓄異志

滁陽  
王卒  
韓林  
兄稱  
宋帝

元兵十萬來攻。上與天祐以萬人拒却之時元太子禿堅及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也先各遣兵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雞籠山等處道梗不通。上率諸將皆擊走之元兵棄。上出復來攻和陽李善長督兵擊却之殺獲其衆於是元兵皆走渡江。時濠州舊帥孫德崖之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因求入城假居數月滁陽王與德崖有隙聞之大怒即自滁來和德崖聞王至即欲他往令其軍先發德崖留後。上送其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城中走報王軍與德崖軍鬪德崖為王所執。上大驚亟呼耿炳文吳禎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忿蓄異志亟扶上馬圍擁而行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者以為不可力止之王聞上被厄憂患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等數人往代張姓者復諭其衆歸。上以出德崖於是上乃得還王亦釋德崖去既而徐達亦脫歸。三月滁陽王卒。上遂併統其軍。時劉福通杜遵道等自礪山夾河迎韓林兒立為

卷之七 太祖本紀 一

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

遇春力過人

劉聚無遠

遇春得主

皇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招諸將欲為已用檄陽王之子郭某為都元帥張天祐為右副元帥上為左副元帥

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既而郭某及天祐渡江與元兵戰皆敗沒

父兄起兵父兄俱戰沒愈代領其眾每出戰必挺身破敵軍中咸服其勇至是所部來附命充管軍總管

濠州懷遠人常遇春來歸遇春性剛毅多智略督力過人狀貌奇偉年二十三為群雄劉聚所得愛其驍勇拔居左右每出戰必鼓勇爭先聚深喜之遇春見聚日事剽掠無遠而察其終必無成聞上駐師和陽兵有紀律恩威日著乃領眾數十人棄聚來未

至因卧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忽寤見上騎從至即與其徒乞歸附上喜其勇壯用以為先鋒

自去歲馮國用而下至此諸將來歸者又十餘人悉皆名將也惟

英雄豪傑皆生於濠天地儲靈豈偶然

兩虎共鬪勢不俱全

皇祖以一言鮮二將之志得漢光武之遺意

吳復仇成二人為廬和人餘皆濠產也昔人云漢祖功臣多起豐沛光

武諸將半出南陽蓋帝王啟跡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略之士生乎其間以備其驅策而為之股肱羽翼稽古驗今其揆一也

太祖聚集眾將議受遇春總管使之職遇春叩首謝曰小人初至略無寸功不敢受上爵乞命為先鋒居前部開路足矣太祖大喜曰此將軍英

勇之志欵許之忽帳下一人大叫其聲如雷連呼不可我來投數月尚不得為先鋒爾適來數日便要逞強壓眾有何能如此大言太祖視之乃

胡大海也遇春怒曰主上有命爾乃敢來攬越爾欺我無能敢來角藝

斥大海曰有何不敢即掣刀向前遇春亦執鎗相待太祖亟止之曰不可君等皆吾手足今若相爭如我手足交擊有何益乎權教大海為左先鋒當遇春為右先鋒待後行兵得首功者當為正先鋒徐達曰殿下令旨

最當二人拜謝太祖大悅上駐和陽既又謀東渡江取金陵患無舟

檄時廬州巢縣人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

伯仲與其弟庸合肥人張德勝葉昇魚為人桑世傑和州含山人華高等

各率眾泊舟巢湖連結為水砦以捍寇盜會妖黨左君弼據廬州作亂永

安等與戰不勝為所窘聞上駐師和陽豪傑嚮附乃遣使間道以書納款

云諸將欲率舟師來歸為君弼梗道乞兵援之上得書大悅謂李善長

曰吾眾數萬所乏者糧欲渡江之舟楫永安等皆以舟師來附良應我機

殆天意也機不可失即以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諸將迎上登

舟出湖口至桐城聞已脫敵險然未入江元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塞馬

腸河口以阻諸兵屯黃墩將趙普勝號雙刀趙陰蓄異志永安等密露趙

棧上謀脫身歸聲言和陽取舟載兵同攻蠻子海牙實欲以兵勢挾之

遂歸乃集商人舟多載猛士復至黃墩督其兵攻蠻子海牙敵舟高大不

利進退永安等以小舟與戰往來如飛左右奮擊大敗之敵兵既退舟猶

太祖欲取金陵正之舟

楫前廷王

以舟師來

附亦天所

以資我太

趙普勝

號為雙

刀趙

小舟往

采如飛

時巢縣人金朝興 天人 馮鹿 駭負有謀亦卒所 部來附

未得入江會大雨連旬水勢滔天諸將遂得縱舟從上直趨和陽諸軍既

集聲勢雄振上遂定渡江之計

創業之初得將為急我太祖舉義濠梁轉戰滁和自徐達而下

至常遇春來歸者數十人大將步將騎將先鋒將皆備矣所少者水軍

將耳至巢湖諸將來附而水軍水將雲集焉天意可知矣嗚呼徐常三

人焉已足以輔翊聖君而戡定禍亂矣况若此濟濟其盛耶師未渡

江而統一規模已具矣

正六月朔上率諸將渡江時西北風順諸將舳舻齊發舉帆頃刻達牛渚

上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于磯上上麾將士以進常遇春奮戈先登

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采石乘勢徑進取太平路元守臣遁上之發

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為戒輯軍士榜及入城士卒欲剽掠即以榜揭於通

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斬以徇城中肅然太平耆儒李習陶安等

太祖渡江取太平路

輔翊聖君戡定禍亂

城中肅然太平



我輩  
有主

率父老出迎安見。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

求安獻  
言禁兵

揚掠深  
得安民  
之略

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安天下救民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應天順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古帝王之

前國用  
以金陵  
為當取  
今陶安

亦如其  
言大都  
英雄所  
見略同

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上甚悅，由是禮遇安甚厚，事多預議焉。○改太平路為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諸將奉

德王  
以火

為大元帥。上命李善長為帥府都事，汪廣洋為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文移用宋龍鳳羊號，旗幟及將士戰衣皆用紅色，蓋以德王色尚赤故也。○合肥人楊璟率衆歸附，璟本儒家子，少沉毅，讀書不喜章句，好

武略，因亂聚里中，少壯保鄉井，至是率衆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時初

文

初國用  
也先蛇頭  
鼠目无叉

得太平四面皆元兵，義兵元帥陳也先與蠻子中丞連兵窺伺。上用當塗人吳昇計，籍鄉兵選稅戶宋成、吳大通、朱化隆等為千戶，領之居民蓄

之相異口  
懷劔欲刺  
太祖果不  
出其所料

積悉，輸入城，既而陳也先與其將軍水陸分道寇城下。上親督兵禦之，命徐達、鄧愈以奇兵出，其後設伏於襄城橋也。先率衆來攻，時有黃

黃雲  
單城  
擒陳  
也先

雲罩于城臯也。先驚回，為伏兵所擒。上釋而用之，與之盟，使領兵攻其城也。先復懷賊心，謀叛被誅。○八月，分命徐達等諸將取溧水、溧陽、句容、

蕪湖，皆下之。○陳也先既敗，其子兆先復集兵屯營方山，蠻子海牙復擁

舟師結寨采石，旌旗相望，圖為犄角以窺太平。○一日，太祖集宮議事，

孫德崖  
總守邊  
城

間有濠州守帥孫德崖領兵至。太祖譙謂徐達曰：孫德崖總守濠城，無故不得擅離，此來主何意？多身欲分據和陽耳。不賦濠城失守，故來歸附。

吾欲止之，柰彼衆寡若阻，其來倘有爭，我力必不及。且容入城，以計得

之衆，官皆曰：殿下所見誠是。頃之德崖至，太祖與衆將迎接，叙禮畢，太

德崖友  
置小人  
果像攢  
六之鼠

濠州乃  
吾本鄉

濠王責太  
相私納之  
過

兩城  
皆无  
虞

相問曰總帥不守濠城至此有何事見諭德崖曰緣無糧草人馬餓疲就  
食來此爾太祖曰總帥既來此濠州何人守之德崖曰城空無用守之  
何益太祖聞言暗念濠州乃吾等本土若為他人所得取之甚難德崖  
所行若此乃是通穴鼠耳一穴不守又鑽他穴矣忽報滁陽王自滁來至  
王問交兵之事太祖對以取和州之由王甚悅突見孫德崖在傍立王  
驚問之爾因何不守濠州而來於此德崖跪告曰為乏糧就食於是王大  
怒曰濠州乃吾本鄉汝安可舍之喝令左右斬之太祖與李善長諫曰  
德崖罪雖當斬念其故鄉舊帥乞大王宥之令其分守濠州以贖前愆王  
怒稍息謂德崖曰汝罪當誅看鄉里之面與汝兵一萬前去鎮守如再有  
失決不輕恕德崖領諾而去王又責太祖私納之過太祖曰某非不  
知私納之過但彼來衆甚吾力不能支倘彼競起戰爭非惟濠城失守和  
陽亦危矣故其來而納之使彼不疑大王乘此機以制則兩城皆無虞而

德崖遣  
人持書

太祖不阻  
德崖求糧  
之書其見  
甚高不然  
何能保其  
無虞

德崖僥  
倖匹夫  
不可久  
結

希款  
立業

彼無足慮矣惟大王熟察之滁陽王終不悅續按原本是時孫德崖領兵  
出和州自思濠州已被人所占難以復取遂屯兵于黃泥鎮遣人持書請  
太祖曰滁陽王罪德崖此理固當然但濠州已失今士卒疲弱無糧豈能  
攻取成功哉太祖得書不阻其意遂發糧草五千石與之德崖得糧草  
兵在黃泥鎮遷延月餘不肯北行王聞知此事乃召太祖責之曰德崖  
不守濠州汝何故又與他糧草太祖曰德崖之軍即我軍他軍無食必  
散我軍之心豈不散乎此不撫養有失大計矣王曰汝言雖是然德崖乃  
僥倖匹夫不可久結也今後當戒之太祖拜受命不半月滁陽王偶因  
驕憂致疾遂至不起太祖朝夕問安侍湯藥王病愈篤臨危時召太  
祖李善長徐達等至卧前謂之曰某生民間因見元綱解墜群盜四起吾  
奮臂一呼遂得爾等百人以賢以能共保豪梁威鎮四方希款立大業救  
民塗炭不期壽不我延遇此篤疾我死亦何足惜所惜者群雄未滅天下

魏徐湯王

和州城上見

星飛濠郡江

雁同頭千樹

柳年春半

子規啼

又曰

保障江淮起

又兵極民未

遂已先薨仁

明太祖能承

志雖是身亡

名不泯

德崖欲以

力爭孫和

欲以智取

皆無所用

天命已歸

真主矣

未定耳夫朱公子仁文英武厚德寬洪爾可共謀翊衛以定天下重無疆

之休也太祖頓首曰愚不堪承大王之志然豈不竭股肱之力以報厚

恩也少頃徐陽王卒太祖與眾將持服舉哀葬於和州城白馬岡之原

徐陽王喪畢眾人欲立太祖太祖曰吾等皆受徐陽王之恩今既死尚

有子在可共立統攝王事亦見爾我不背恩之意眾人皆曰殿下言是遂

立其子其為王名道明年十四受符節統攝軍權號曰和陽王改和州為和陽郡

封太祖為開基侯兵馬大元帥總各路兵權徐達為副元帥進都尉職

眾官加賞畢時孫德崖知徐陽王已卒意謂太祖等必以兵權屬彼統

之及聞太祖等立其子大怒拔劍砍几曰吾與徐陽王共起義兵分守

州郡其權一也今徐陽王死諸人合當受我節制朱某孺子無禮擅自為

主即當率兵擒之以正其罪其子孫和曰父王不須發兵朱某輩挾義以

立徐陽王之子而陰竊其權亦為有名眾人尚未離心况有李善長孫炎

李文忠鄧愈湯和常遇春胡大海等皆智勇足備而為之輔若與爭長

無勝理吾父若要奪彼之權只可智取不可力爭德崖問曰計將安出孫

和曰父王可在營中設一筵名曰興隆會假賀新王請彼赴會酒間挾彼

引兵來歸彼若見拒就席間擒之一壯士之力而已朱某既擒彼軍無主

權必屬父王矣德崖大喜即備書遣人入和州去請太祖時太祖正

與諸將議事忽聞德崖書至即折視之書都統孫德崖端肅書奉碩德

朱公子殿下茲者恭遇新王嗣位繼統得人以傳千載之興隆以啟萬

年之事業下情不勝忻忭今某營中特設小宴名曰興隆會欲與公子相

為慶賀以樂雍熙翌日汎掃營門專迎光顏伏乞早臨少刻清笑以申

區區萬一之誠德崖再拜太祖得書與李善長徐達等議曰此必孫德

崖見徐陽王卒思欲統其兵今知吾立其子故設以挾吾協從耳若不去

則生彼嫌疑去必須不墮其計可矣徐達曰殿下此料最是吾觀德崖此

只可智取不可力爭

德崖謀

擒太祖

欲襲徐

陽王位

何不自量

設與徐會

太祖不墮

會之計

皇祖之吳楨  
沈漢祖之  
樊噲而忠  
勇尤過之

太祖單騎  
至德崖營  
就宴亦雄  
哉

共慶  
吳隆

德崖起  
意不良  
全在設  
與隆會  
宴上

計必有如范增害高祖于鴻門之意。然漢文武兼濟者，如張良樊噲之徒，為之輔行，方保無虞。道未罷，帳下常遇春胡大海進曰：「臣願隨而行。」太祖俱不許。吳楨曰：「臣單刀同。」殿下走一遭。太祖曰：「公去可耳。」大海大怒曰：「臣等武藝不在吳楨之下，何獨許楨不許臣？」太祖曰：「刀砧各用，鼎鑿不同。君子各擇其宜而使之，眾將皆服其言。」次日，太祖單騎獨前，吳楨及步卒數人後，隨徑至德崖營。前德崖聞太祖來，並無甲士相衛，乃大喜，舉首加額曰：「此天賜我使也。」密令甲士數十人各藏利器，待酒間投盃為號，即併力擒之。分遣已定，項間太祖至，見禮畢。太祖曰：「某何能德勞，都統厚情。」德崖曰：「舊王已薨，新王初立，小酌請公一叙。」共慶與隆何足齒，及酒至數行，德崖遂言曰：「有一言懇啟，不省公子見容否？」太祖曰：「都統有言，敢不奉命。惟理不可為者，其不敢強承耳。」德崖曰：「即今滌陽王已薨，兵權無統，以義論之，應屬不才所掌，故以相煩。若不見卻，當共分守。」

吳通席  
前請舞  
制便有  
犯太祖  
意豈知  
在天命  
在

太祖  
一劍  
斬吳  
通

太祖  
策騎  
前行

太祖曰：「滌陽王雖逝，尚有其子，以子繼父，則兵權應為彼所統。今都統既欲掌時，某回城啟知和陽王，即當請都統任事，決不與信。」德崖聽言大喜。孫和思曰：「朱某才智過人，此言必詐，欲暗圖之。」乃密領壯士，吳通入筵曰：「主帥與公子宴飲，席間無以為樂，小人等願舞劍以助玩戲。」德崖許之。太祖知意，目視吳楨，楨向前曰：「舞劍須用對手，末將不才，願與對舞。」吳通曰：「劍鋒無情，恐有傷害，乞先下鈞旨。」德崖曰：「傷者不論，二人各拔劍起舞。」吳楨見吳通有欲害太祖意，遂覷空把吳通一劍斬之。呂天壽在傍見殺了吳通，心中大怒，拔劍欲砍吳楨，後亦被吳楨反砍之。吳楨立誅了二人，即提劍赴席，手撫孫德崖腰帶曰：「孫都統敢如此無禮，設計欲害吾人，即今須親送我。」殿下出營，果然以吳通為例，孫德崖戰慄不已。朱楨下，即令須親送我。殿下出營，果然以吳通為例，孫德崖戰慄不已。答曰：「將軍休怒，即當遠送。」太祖徹身策騎前行，吳楨待太祖去，遠然後放德崖歸，楨復馳往隨。太祖而行，德崖乃率部精銳百餘追之，適胡

大海車  
騎往殺  
德崖亦  
是好僕

稱吳英  
為虎將  
亦可謂  
名當其  
實

太祖沉  
吟不語  
有不滿  
胡大海  
意

大海引兵來迎。太祖乃與吳禎前行，令大海設伏向前。德崖急追將及，大海伏發奮擊，德崖見力不能支，遂遁。大海即單騎往殺之。餘軍遂降。○自是胡大海遂領兵與吳禎保。太祖入和陽，徐達、李善長等迎接入帳，中拜曰：致殿下多受驚恐，臣等之罪矣。太祖曰：若非吳禎，予命難保。太祖備言興隆會事，眾人皆稱吳英為虎將。太祖賜吳禎白金二百兩，胡大海白金一百兩。大海向前曰：臣不敢受此金。太祖曰：將軍何故辭賞？胡大海曰：殿下向曾言臣與常遇春敵，得首功者為正先鋒，臣今誅了孫德崖，實首功也。望殿下察之。太祖沉吟不語。徐達曰：君雖殺了孫德崖，未為克敵之大。若使常將軍去時，亦能成功，待他日遇大敵之時，方見功次。眾人皆曰：徐元帥所言最公。大海即受賞而退。

此二紀我

太祖初為吳國公，平定江東及浙江及江西時，自丙申至癸卯。

比八年。

丙申元至正十六年，宋龍鳳二年。

有出奇兵  
大破童子  
海牙亦天  
意也豈偶  
然哉

二月，我師攻蠻子海牙，若破之時，我師將士皆渡江，而家屬尚留和州。元兵結若采石，南北不通。上命常遇春統兵攻之，遇春乃以奇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既戰，則出奇兵擣之，且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悉俘其兵船，蠻子海牙僅以身遁。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三月朔，上率諸將進取金陵。

上率  
諸將  
取金  
陵

金陵即今南京，戰國楚成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漢改曰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六朝皆建都於此。隋為蔣州，唐為昇州，宋為江寧府。元為集慶路，置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於此。故又謂之南臺。

既擒兆先而用之，俾諸軍水陸並進攻陳兆先營，破之。擒兆先，悉降其眾。復釋兆先而用之，俾為元帥，從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上覺其意，是夕令人宿衛環上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

能為之  
祖其誰  
之非大  
釋而用

太祖酣寢安降

太祖取金陵諭安人民亦仁者之師

楊憲等十人皆錄用

康茂才知時勢解甲降

人侍卧榻傍。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是月十日進攻金陵國用

率五百人先登陷車敗敵兵于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拔柵競進遂破之。元

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不能支死于兵。上入城召官吏父老諭

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為民除亂耳。

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

有不便者。吾為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得民兵五十餘

萬。遂改集慶路為應天府。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

天興建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安為統兵元帥。○元大夫福壽捐身為國力

戰而死於兵。上嘉其忠。命為棺槨。以禮葬之。○元將康茂才率所部降

附。茂才。蘄州人。先是結義旅捍寇江上。有功。累遷宣慰使。都元帥。成裕溪

采石。及我師渡江。將士多效死。茂才數戰不勝。常遇春設伏殲其精銳。殆

盡。茂才復收合潰散。堅寨於天寧洲。上命諸將以襄陽砲破其寨。茂才

奔金陵。未幾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鎮江。我師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乃

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為其主。今日屢敗。天

數也。事至於此。死生惟命。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金陵既定

上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為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

軍士之過。欲寘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是月十七日。命徐達為大將。率諸

將浮江東下。上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輯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

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師至鎮江。元平

章定定遁去。即日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民不知有兵。遂

分兵下。冊陽金壇諸縣。○六月。命鄧愈邵成華高華雲龍等將兵進攻廣

德路克之。○七月。置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諸將奉。上為吳國公。行丞相

總省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為參議。以李夢庚陶安等為左右司。即中員外

郎都事等官。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徐達湯和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總制

三千人解甲來降

太祖取鎮江戒殺掠

城中晏然民不知有兵

進攻廣德

秦從龍  
以兵亂  
避居鎮  
江

太祖遣使以  
幣帛聘從  
龍亦禮賢  
下士之風  
劉先王之  
於孔明不  
過是美

王弼善  
用双刀

誠於泰  
州

軍

哈麻奸臣任  
內豈容脫  
脫大將立  
功於外元  
主下詔貶  
謫斥足惟  
矣

士德墜  
馬被擒  
張氏成  
敗可知

先威陳友諒  
後威張士  
誠太祖之  
奇謀定也

親軍都指揮使以馮國用為之復置左右前後中五翼元帥府及五部部

先鋒○遣使聘鎮江秦從龍入見從龍字元之洛陽人初以才薦仕元為

校官累遷至江南行臺待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王師將下鎮

江上謂徐達曰爾往下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入城當為吾詢訪

此人致吾欲見之達等至鎮江乘得之還報上喜即命兄子文正以白

金文綺往聘之既至上親至龍江迎之以入時上駐富民王綵帛家因

邀從龍同處朝夕訪以時事既而上即元故御史臺為府居從龍西筆

門外事無大小皆與之謀從龍皆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

右皆不能知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後數年病卒○定遠人王弼率眾歸

附弼有膂力膽略過人善用雙刀號雙刀王因亂結鄉里少年立寨于三

臺山以自固至是率所部來歸上知其才命宿衛帳下○時鎮江諸郡

已定東探浙右張士誠據有平江今蘇州府擅稱名號遣將進據昆陵今常州府旌

旗相望八月上命徐達率諸將往征之士誠泰州白駒場人為塩場綱

司牙僧與第士德士信俱以公益夾帶私塩並縁為姦利資性輕財好施

頗得衆心癸巳之夏士誠因亂聚眾起兵陷泰州據高郵自稱誠王國號

周建元天祐元朝命丞相脫脫總大將討之攻城垂破元主聽信統言下

詔貶謫脫脫師大潰散賊勢遂熾是年春士誠遣士德將兵渡海攻陷平

江及松江常州湖州諸路地廣兵強遂為勍敵戰爭始於此○九月徐達

圍常州張士誠第士德率眾數萬來援達等迎擊破之士德走墜馬被擒

上大喜曰張士誠謀主士德其人智勇今被我擒張氏之成敗可知矣

十月筆雲龍王弼等復敗士誠第士信兵于舊館擒其驍將湯元帥以歸

士誠由是氣沮乃奉書取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

斤以為犒軍之資上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

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青軍叛去助彼來戰徐

士誠兵  
寇宜與  
其勢必  
敗

遇

太祖師克  
常州

連被圍於干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胡大海等自外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兵奔入城。達率諸軍環而困之。士誠復遣其將呂珍潛入城督兵固守。○十二月，長鎗謝元帥率眾寇廣德，守將鄧愈等督兵出城奮擊敗之，俘其總管武世榮及軍士千餘人。○四月，士誠遣兵寇宜興。太祖命耿君用援之，宜興要地，士誠勢所必爭。君用賈勇先登，力戰死之。以其子炳文代領其眾。○八月，徐壽輝陷衡州。○十月，星隕化為石。

正丁酉元至正十七年 宋龍鳳二年

春我師圍常州。既久，敵眾乏食，力不能支，偽將呂珍復潛遁去。城遂危。三月，我師克常州。立常春分樞密院，命同僉湯和統兵守之。○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長興州。今湖州府長興縣張士誠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遂克長興，擒士誠守將李福安、答失蠻等，獲戰船三百餘艘。立永興翼元帥府，以耿炳文為都元帥統兵守之。未幾，張士誠遣其

太祖督師  
往取寧國

虎將朱亮祖  
來降太祖  
賜以金帛  
又授之官  
亦鼓舞  
亦意也

生則力必  
則必尔亮  
祖之言其  
詳哉

左丞潘原明元帥嚴丹興來寇，炳文擊敗之，生擒數百人，斬首其衆。明等遁去。○四月，命徐達、常遇春等帥師征寧國，攻之，久不下。上乃親往督師。長鎗軍來援我師，拒險與戰，敵敗，俘獲甚衆。數日，守臣楊仲英開門降。執元將朱亮祖、亮祖廬州六合人，初為元義兵元帥。上渡江克太平，亮來降。上喜其勇悍，賜以金幣，俾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歸于元。數與我戰，我軍為所獲者六十諸將，弗能當。時上方欲取建康，未暇及。賜之金而去。至是，常州平。乃遣徐達等討之。進圍亮祖於寧國。常遇春被創而還。上自往督戰，達奮兵攻之。亮祖兵攻獲於城下，縛以見。上曰：爾將何如？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爾。上壯而釋之，使從征宣城。亦附。○五月，俞通海、張德勝等以舟師略大湖，入馬跡山，衝賊水寨。降張士誠將王貴、紐澤，盡獲其眾而還。○時群雄並爭，民無定向。廣德宣城復叛，胡大海、趙德勝等領兵復取之。○命江淮分院副使張鑑同檢何文政



太祖觀風色  
竟取秦興

率兵攻秦興張士誠遣兵來救鑑等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等遂克秦興

○六月命常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吳良率兵取江陰張

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等就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

其山翌日進攻城西門克之擢良為分院判官督兵守禦江陰地與張士

誠密邇去姑蘇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未幾復命其弟吳禎

增兵協鎮其地戮力設備軍容甚張每寇至輒破走之

**謹按**是時張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

震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沂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

沂大江上金焦二邑既為我有耿吳二帥統精兵固守之士誠侵軼路

絕我師得以南征西伐無反顧之虞平吳之功權輿於此矣

**續**巢湖首將俞廷玉并男通海通淵通源裨將廖永安求忠張德興桑世

傑華高趙庸趙誠等謹以書呈朱公子殿下廷玉等向集湖濱久聞仁

德願奉丹心莫居麾下者有日矣不意廬州妖黨左君弼人面獸心所為

不道累以書招廷玉挾恨不從率兵圍困恣肆猖狂逞張毒害今廷玉等

敢奉尺書上干天威倘振一旅之師以全萬人之命所有戰艦一千餘隻

水軍一萬三千資儲器械統獻轅門以憑揮令廷玉等當捐軀報答恩思

勿草賚伏惟台亮太祖得書乃謂眾將曰俞廷玉來降以乞救師

其事若何李善長進言曰臣聞俞通海廖永安等素有水軍驍將之名今

在危急心樂歸從殿下若以兵援之必效死力且藉其將士戰船以取

金陵事當萬全此殆天所以資殿下機不可失也太祖大喜急令發

兵救巢湖明日太祖晉李善長李文忠等共守和陽總軍務事乃同徐

達胡大海趙德勝等親領兵四萬登舟乘大水直抵桐城闢入巢湖口左

君弼聞太祖大兵至即遁去俞廷玉等乃迎太祖入水寨下拜見

太祖曰臣等身栖水泊為妖奸所困歸順無由今勞殿下提師遠救是

粉身碎骨亦唯補報  
廷玉此言乃散動太  
祖處

再生之恩也雖粉身碎骨亦難補報太祖曰眾將軍英雄驍勇名貫淮

俞廷玉

書達太

祖乞救

師

太祖

得書

可机不

太祖兵入

巢湖口

亦唯補報

廷玉此言

乃散動太

左君弼勾引池州賊趙普勝爭天奪國

趙普勝有號名勇為故號名勇

徐達此策可謂萬金之計

右今日相遇乃三生之幸。昔者張韓擇高祖而事，竇李擇光武而臣，將軍亦有所擇乎。俞廷玉等復頓首曰：臣等雖無張良韓信之才，李通竇融之識，願相從。殿下敢效駑鈍之力也。太祖大喜，因駐兵三日。至次日與眾將收拾，選兵歸和陽。忽報左君弼領兵截住桐城關，勾引池州賊趙普勝截住黃墩關。趙又引元將御史中丞蠻子海牙領兵十萬，扎住江口，圍困三層，其勢不可當。太祖大驚，遂與眾將上水寨，登敵樓觀望。果見左君弼與趙普勝、蠻子海牙等連兵結寨數里，旌旗蔽天，金鼓相聞。太祖謂徐達曰：左君弼用調虎離山之計，哄我入巢湖，却引兵四面圍住。似此如之奈何？胡大海進曰：殿下勿慮，可令眾將保殿下壓陣。臣願當先，只此斧足破賊兵之圍也。太祖曰：賊兵勢重，爾我縱使二陣沖出，部下軍卒何辜，可再從別計。徐達曰：須令一人密從水中上和陽，調取救兵內外夾攻，方能出此。太祖曰：何人可去？韓成曰：臣願往。太祖大喜，即脩書

韓成受書直抵和陽不愛其身也

衆將領兵至江

常將軍突殺蠻子海牙大敗而走

付之曰：汝可密速往，毋得遲悞。解圍之日，必有重賞。韓成受書，出水寨，抄巢湖口入江。從牛渚渡過，凡三日，夜方得上岸，直抵和陽。見和陽王言太祖巢湖受困，遣書求援。李善長曰：急須發兵去救。即令鄧愈為正元帥，湯和為副帥，郭英為參謀。常遇春為先鋒，耿炳文為揀陣使，吳良、吳禎、耿再成、花雲、陸仲亨、華雲龍皆隨軍調用。發兵五萬，前救巢湖。其餘將臣與朱文剛、朱文遜、朱文英沐英表字文英率兵保守和陽。王分遣已定，眾將領兵至江口，與蠻子海牙軍對陣。鄧愈列陣向前，曰：賊兵何故困我主公？若解甲投降，保其軀命，不然全軍誅戮。蠻子海牙聽言大怒，急令二十員番將出馬迎敵。眾將尚未及前，常遇春一騎當先，挺鎗奮擊。元將莫敢當。鄧愈等催兵併殺入。蠻子海牙大敗而走。七月，命鄧愈、胡大海將兵取徽州。先下休寧，績溪乘勢進攻徽州。元守將元帥八爾思不花及萬戶吳納等拒戰，我師擊攻之，遂拔其城，納與守臣阿魯恢、李克膺等退守遂安縣。胡

張士誠氣沮

降元力無所支一匹夫之勇也後與友諒相繼而亡

常遇春進兵取池州

友諒漁家子

大海引兵追及於白鶴嶺復擊敗之納等自殺元帥汪同率所部來降。○時張士誠兵據江陰之馬馭沙。上命徐達督常遇春康茂才等兵船截江攻之。八月克馬馭沙。○張士誠降于元。士誠既數為我師所窘南攻嘉興杭州又為苗帥楊完者所敗士誠氣沮乃請降於元。江浙丞相達識帖睦爾就招安達識帖木爾亦棄其降乃承制便宜行事授士誠太尉士誠雖降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九月元帥費子賢率兵取武康克之未幾復取安吉皆湖州屬州師至一鼓克之降其統軍元帥張明鑑得其衆數萬馬二千疋置淮海翼元帥府命耿再成張德林守之。○常遇春率廖永安吳禎等自銅陵進取池州。上命舍人李文忠領兵策應永安去城十里而軍遇春及吳禎帥舟師抵城下合攻之破其北門遂入其城執天完偽將洪元帥斬之執副將魏壽徐天雄等既而偽平章陳友諒發兵寇城以戰艦百餘艘來逆戰遇春等復奮擊大敗之友諒沔陽漁家

門友諒有恩皆德不仁不義弒君之賊異日必效於太祖之乎

鄧愈二將破苗軍半甲無回

太祖率諸將渡江取金陵

太祖分兵船為三路

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初為文俊簿書未幾亦領兵為元帥因隙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壽輝不能制時友諒方強與我接境茲為戰爭之始。○元苗帥左丞楊完者自杭州率衆數萬來攻徽州時徽新附城郭未完守禦之器未備胡大海將兵攻婺源未回城中守兵甚少苗軍奄至城下鄧愈乃激勵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之自婺源還師兼程而進大呼殺入復與鄧愈奮兵夾戰十一月朔大破苗軍於城下斬其鎮撫呂才擒其部將胡辛董旺呂昇等完者遁去。○太祖率諸將渡江取金陵以為建都之地和陽王依其議時將渡江西北風順諸將舳舻齊發舉帆頃刻兵到牛渚渡俞廖二將迎接言蠻子海牙扎兵於南岸采石磯阻截要路。太祖曰胡賊復肆猖獗如柰何徐達曰兵貴神速今夜乘此月明馳行我軍猝至彼必無備取采石磯甚易。太祖遂分兵船為三路。太祖居中隊戰船七百隻郭

太祖分兵  
船為三隊

磯上天

石交下  
郭英士  
卒多傷

遇春誓  
死先登

采石斬  
將奪磯

取江南  
第一之  
功

英為先鋒。徐達居左隊。亦統戰船七百隻。胡大海為先鋒。李善長居右隊。亦有戰船七百隻。常遇春為先鋒。掩旗息鼓。絕流而進。是夜月色如晝。風順水猛。舟行如飛。比至五更。已到采石磯。元兵哨報蠻子海牙海牙遂挈兵而待。磯上刀鎗麻列。旌幟雲屯。磯下之舟如織。相去僅三丈。未能猝登岸。太祖乃令戰船擺列成陣。郭英領長鎗手奮勇爭先。磯上矢石交下。士卒多傷。英不能取勝。太祖遂傳令與胡大海常遇春二人先鋒定在今日。先登采石磯者。即為正先鋒。大海大喜。意在必克。率眾長驅而前。岸上砲弩愈急。大海不能支。乃退。遇春乘快船至。得太祖令。領防牌神鎗手奮力冲至磯下。元兵見遇春兵近岸。砲箭如飛。鯉防牌不得遮。神鎗亦無用。部兵欲退。遇春怒曰。我取不得采石磯。誓不旋師。乃捨舟換牌。挺鎗先登。時岸高丈許。磯上元將老星卜刺用戟截下。遇春乃以防牌護矢石。以左手握住戟桿。就彼勢一躍而上。即撒牌揮鎗刺老星卜刺。三隊將士。

太祖不負前言

吳昇  
授降

士汝江  
左名賢

見遇春登岸。各催兵鼓譟而上。元兵及披靡奔潰。遂得采石磯。太祖就於采石磯安營。眾將各獻功畢。太祖不負前言。領常遇春為先鋒。曰。若將軍奮勇爭先。萬將莫當。遂攻克采石磯。其功莫大焉。遇春再叩首拜。惟胡大海有忿色。太祖知意。乃曰。吾此一言。非獨獎諭遇春。亦激勵諸將之意也。大海怒方解。太祖起兵。離采石磯。直抵太平城下。郡將吳昇聞太祖神武聖仁。天命有歸。遂開西門投降。太祖大喜。曰。吾納叛招賢。共謀大事。聞士汝江左名賢。喜今日相諧矣。即擢為總管。昇俯伏謝曰。主公如欲收天下。莫若恤軍寬民。何征不服。遂擁入太平城中。守臣開北門遁去。

正元正十八年 宋龍鳳四年

置營田  
司為民  
正食計  
田司  
設營壘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於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八 太祖紀一 卷之八十八

取婺源

桑世傑  
死忠

李文忠大  
賜元兵

女取廣  
州

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甲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餉。館命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鄧愈遣部將王弼孫虎等取婺源。斬元守將帖木兒不花。○命樞密同僉廖永安院判俞通海桑世傑等討張士誠。江陰石牌海寇其帥柴瑞率偽州判朱定等整兵拒戰。世傑奮文躍馬。陷陣戰死。永安等大怒奮擊大敗之。盡獲朱錠等海舟。奪回馬馱沙。擒柴瑞。謹按國初諸大將死忠王事者。桑世傑為首。後追封永義侯。配享太廟。

李文忠等進攻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皆下之。二月文忠復進兵擊敗元院判阿魯恢兵於萬年街。遂破甬寮於潛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眾。文忠恐士卒恃此驕富。真有鬪志。因激怒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眾咸奮勵。進次淳安。夜襲破偽供元帥營。降其眾千餘。二月文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嚴州。上大喜。授文忠帳前總

文忠出  
奇大敗  
其眾

守時堵  
忠戰死  
敵求其  
生而有  
所不能

士誠與苗軍  
兩虎共開  
勢必一傷  
豈能兩全

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嚴州守禦時嚴新破城。壁未備。而張士誠遣其徒率苗僚水陸奄至城下。文忠出奇大敗其眾。復取所斬俘載巨筏中。乘流而下。水寇見之亦遁。○四月陳友諒遣趙普勝寇陷池州。守將趙忠戰死。○張士誠兵寇常州。守將楊和吳復力戰却之。擒其卒三百人。○五月苗楊完者率眾屯徽之馬龍嶺。鄧愈李文忠合兵擊却之。○六月李文忠兵取浦江。○元帥趙德勝謝再興等率兵略石璩縣。與陳友諒遇戰。敗之。擒其將錢清孟友德張遵及部卒四百餘人。○張士誠兵寇常熟。廖永興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七月永安又破士誠於通州狼山。獲其戰艦而還。○九月元苗帥左丞楊完者為張士誠所殺。其部將負成蔣英劉震帥眾來降。先是江淮既亂。元兵屢敗。議者以為苗兵可用。遂自湖廣招至。累破張士誠兵。歷陞至左丞。然苗性貪殘。好殺。所過抄掠屠戮。慘不忍言。士誠為所窘。既降欲圖之。而元江浙丞相達識帖木

李氏五子北...

徐達攻  
宜興

分兵絕  
太湖口  
計之上  
者

良臣乃安豐  
人剛毅果  
斷多智俊  
又後太祖  
登基封宜  
寧侯

良臣極  
善於應  
對

太祖思  
聘劉基

劉基清  
介之士

孫炎  
往聘  
劉基

伯溫此歌  
已識真  
於金陵

邇亦厭完者。驕橫不可制。乃陰定計用士誠兵圍之。完者兵敗自殺。部下皆降散。負成等遂率所部詣李文忠。納款完者既死。士誠益無所憚。遂遣兵據杭州。達識帖木邇無如之何。未幾嘉興紹興皆為士誠所據。十月張士誠兵寇常州。湯和等擊敗之。俘甲士千餘人。舟千艘。馬千疋。徐達劄榮率師攻宜興。久不下。上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卒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等乃遣丁得興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攻急。城遂拔之。太祖兵取金陵。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眾至此。為民除亂耳。汝等各宜安職業。毋懷疑懼。於是吏民大悅。更相慶慰。太祖遣使會和陽王遷都金陵。王以太祖為吳國公。得專征伐。日命諸將統兵。以征不服。召良臣問曰。金陵人物之地。公守此土。有賢者當舉以聞。良臣對曰。自元世荒亂。群雄競起。乾坤鼎沸。盜賊如麻。凡州郡雖有豪

傑藝勇者。皆挺身以就群雄。其才明賢達之士。又皆伏匿於山谷。韜光晦迹。以觀時變。此地賢才。臣未之聞也。殿下若欲資訪賢才。吾聞處州有姓劉名基。字伯溫者。其人有孔孟道德之學。孫吳韜畧之智。曾仕元為下職。因見元綱不振。棄職隱居。養志待時。太祖聞之大喜曰。我在濠梁。亦聞其名久矣。但軍務日逼。未得其便耳。今當遣何人聘之。太祖默思良久。謂帳下孫炎曰。此行非公不可。宜備金銀絲帛以徵之。孫炎曰。臣聞劉基乃清介之士。非以財貨動心者。若用此。祇足以為彼褻。臣只須以言辭宣揚殿下威德。彼當無他卻矣。太祖大悅。即命炎往聘。炎即承命拜辭。是時劉基方在籬下同母賞菊。俄有異風拂席。劉基觀風色。鼓掌笑曰。此風不凡。主有人才相訪耳。即撤飲焚香。鼓琴作歌曰。壯士宏兮貫射白雲。材畧全兮可秉鈞衡。世事亂兮群雄四起。時歲歉兮百姓饑貧。帝星耀兮瑞臨。建業王氣起兮。定在金陵。龍蛇混兮無人辨識。賢愚淆兮惟爾知音。

本頁書北帖皇月甫已充宗

孫炎之睡  
伯溫即  
生之說亦  
不能過也

賢士  
負而至

一代之  
君必有  
一代之  
賢臣以  
佐君太  
極於伯  
溫是也

○時琴聲未絕忽有人叩戶劉基遂起身啟戶迎之延入而坐問曰公何人也素未相識何事辱過敝廬孫炎答曰吾乃和陽朱公子帳前大夫孫炎也我殿下久慕先生抱孔孟之道管樂之器特命某屈請先生輔佐政治以安天下基辭曰某乃一介寒儒潛居僻地少無問學之才長無資身之術將何以為世用炎曰值此天下荒亂乾坤鼎沸今朱殿下聖明英... 曰方賢士襁負而至昔漢之孔明躬耕南陽不求聞達以待劉先主之三顧當時若失劉先主則終身為茅廬之賤士矣時不可失先生宜明察之且吾殿下望先生甚殷即欲躬拜門下奈軍務冗迫胡兵梗道故令炎代請先生不可謂其心之不誠也基聽言大驚默思此人言辭利捷非常人也乃問炎起居纖悉答曰炎乃金陵人即江淮所為狂夫是也基再致敬曰久聞明公聰明睿知海宇無雙何事敢勞降臨孫炎謙讓曰炎乃斗筭之器何足為先生道基又問曰公言朱殿下仁明英武其言

論五者  
誠治天  
下之根  
本

孫炎所  
論五事  
皆太祖  
身休而  
力行不  
為虛談

高鳥  
擇木  
而栖  
良臣

不虛夫人君之量須兼五事曰仁義禮智信是已公言朱殿下仁明英武厚德寬容果能行此事否炎答曰凡此五事皆我殿下身體而力行之者吾殿下首依除陽王起義兵王死孫德崖欲私賂殿下共圖兵權殿下不從遂殺德崖立王子為和陽王此豈不為義乎元世荒江淮鼎沸群雄暴虐悉嗜貪殺民無栖止我殿下提三尺劍以救生民發粟賑饑散帛濟寒衣之如父母此豈不為仁乎招納豪傑延接英雄既得州城下車訪士豈不為禮乎二破蠻子海牙擒陳也先取江淮諸郡未嘗少敗此豈不為智乎巢湖俞廷玉等以書求援我殿下即率師往救後以趙普勝左君弼等所圍又取和陽兵解圍出而生之此豈不為信乎是其畧也若夫溫良恭儉讓之德則又有可言者溫容撫民和厚待眾乃溫也賜沐英復姓分民差役乃良也好賢下士居尊不驕乃恭也衣不重帛食不二味乃儉也有功不伐有善不張乃讓也先生豈不聞高鳥擇木而

擇主而仕

栖良臣擇主而仕。今元帝昏暗，進佞退賢。張士誠貪而且驕，徐壽輝暴而

自虐。方谷珍偷盜為生，劉福通苟延度日。先生有美玉於斯，韞而藏之久

矣。今遇巧匠而又沉淵，是自棄也。基被孫炎所說，俯思良久曰：當奉教命，

即今炎拜其母，以此意啟之。母亦不問。基乃整裝越日，同母與孫炎、離青

田縣遂同往金陵。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

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

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

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為民。如此

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集兵於農之

意也。

**正時** 群雄割據，上固守江東諸郡，以觀四方之勢。乃謀取浙東，胡大海率

**謹按**

此制不獨國初可行，在今日尤可行。不獨亂世可行，在治世尤可行。不獨一時可行，在萬世可通行。無美。

離青田同姓金

陵

寓兵於農之意

祖奇謀勇略遂克浙

攻蘭溪

廣積糧緩稱王

王宗顯博涉經史善祭

虛實太祖用之後任太守

大相得元守

寧安慶等為內應而取婺城亦際遇也

大相得元守

寧安慶等

為內應而

取婺城亦

際遇也

大相得元守

寧安慶等

為內應而

取婺城亦

際遇也

大相得元守

寧安慶等

為內應而

取婺城亦

兵攻蘭溪克之。進攻婺州，今金華府，不下。十一月，上命李善長、徐達、守建康。

自率常遇春等兵將十萬往征之。由寧國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

咨時務，訪治道，問民疾苦。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升對曰：高築牆，廣積

糧，緩稱王。上悅，命預帷幄，密議。十二月，師至蘭溪。先令、和州人王宗顯

前住婺城，探聽宗顯少業儒，博涉經史，避亂僑居嚴州。胡大海薦之。宗顯

至，娶近城五里舊識吳世傑家，探得城中守將各自為心，回以告。上喜

曰：我得婺州，令汝作知府，遂進攻城，首敗嚴州叅政石抹宜孫。所遣援兵

次日攻城未下。元守將同僉寧安慶與治書帖木烈思不和，夜遣都事李

相繼城請降，約開東門納兵。上許之，因給以飛字號五百。入城之日，於

本部將帥家照證，以明順逆。兵既入城，敵惶惑失措，遂擒帖木烈思，并院

判石抹宜孫等，下令軍中無得侵暴。改婺州路為寧越府，置分中書省，召

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



太祖崇儒重道。晉心固政。此等規模。何可多得。

史敷陳治道。以王宗顯知寧越府事。命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況。徐原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欣悅。

**謹按**

時方草創。其戈倥偬。成敗未可知。而即以崇儒興學為首務。此豈尋常群雄所及。抑前代創業諸君。猶未見有此。

太祖入婺城。禁擄掠。有漢高家法。

上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北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謹按**

孟子有云。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又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我暴帝王之典。其施為氣象。自超出於群雄。萬萬天命人心。尚安能舍此而之他哉。

皆命世之才。

自祖深此四賢。天下何愁不一。

優待賢之命人君之盛典。

是時孫炎與劉伯溫行至台州安平鄉。基乃馬車謂炎曰。此處有三賢士。真佐世大才。其一姓宋名濂。其一姓童名溢。其一姓葉名琛。皆國器。吾欲邀彼同往共佐王事。少待片時。孫炎曰。公無徇往之理。須炎同行。乃為敬賢之道。基大喜曰。公言甚當。二人遂聯騎入村。逕造其廬。按三人本非同郡。宋濂金華人。童溢處州府龍泉人。葉琛台州麗水人。因避亂故同居耳。俱與伯溫契交。以是伯溫欲其同行。是日孫炎與伯溫至門。三人驩迎。謂伯溫曰。久渴而談。今日何幸而降。伯溫曰。因金陵孫大夫。朱殿下命來此。召請我四人。某已受詔。望三公勿辭。童溢曰。伯溫命世之才。宜當受詔。某三人皆草茅庸陋。何能而辱詔命乎。孫炎曰。三公名播四海。故此朱殿下降優賢之命。請先生輩助救民之意。望弗孤其心也。宋濂曰。某亦聞朱公子之名久矣。好賢禮士。當今之周文也。某等久埋老死。無益不若附翼。少展經綸。以濟斯民之塗炭。亦一快事。但乞伯溫從容詳議可

太祖敵晉混  
一天下而  
一時四方  
英雄響應  
亦誌虎風  
雲之會也

太祖以  
劉基之  
言為金  
玉

也。基曰：吾家屬在途，不能久駐，無恠匆矣。宋濂曰：何迫逼如此？章濫曰：既然伯溫應命，我等只得相從。乃令家屬促裝，即日出安平村，並轡而行。歷至金陵，孫炎來見。太祖曰：臣奉命聘召劉基，又於途邀三人同赴詔命，乃宋濂、章濫、葉琛也。太祖喜曰：吾久聞宋濂之名，今得至此，乃大願也。命召入，李善長進既，眾入未歸。殿下宜親接，以盡敬賢之禮。太祖意，面拯救，惜余智陋，才凡不克如意。久慕四位高明，特請相助。今承不棄而來，願有所教也。劉基對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殿下今欲應天行道，伐暴救民，其要只在不自貪欲，不嗜殺而已。太祖曰：先生之言，實為金玉。今天下紛紛，不能統一，此外更有急也。宋濂對曰：方今元祚垂盡，而四方鼎沸，豪傑雄才之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略者，可以馭眾；有奇識者，可以占天。殿下欲掃平天下，剪除僭偽，人才為急務也。章濫曰：群雄竊據各方，

太祖晉國  
事不竟天  
曉其可謂  
用心於民  
瘼

其心不過聲色玉帛而已。未始有仁義也。殿下誠能反其所為，以仁義順人心，合天理，天下不足定也。葉琛曰：殿下雄才碩德，寰海皆聞。人心既順，天意可知。太和雍熙之治，可計日而定也。太祖聞四人之言，欣喜不盡，令設宴款飲。是夕，眾將各散，獨留李善長、徐達、常遇春、湯和、鄧愈、馮國用、孫炎及劉基等四人，復夜飲。太祖大喜，復問宋濂曰：吾聞江東有二奇士，乃公與王禕也。今公已至，不知王禕所在耳。濂曰：臣亦久聞禕名，但不知居何處。太祖曰：公等當共訪求，以圖國事。談論之間，不覺天曉。太祖乃授劉基太史令，宋濂資善大夫，章濫、葉琛俱國子監博士，四人叩謝而退。

**正**己亥元至正十九年 宋龍鳳五年

正月，樂平儒士許瑗謁見，瑗聰明過人。至正初，兩以易經舉於鄉，皆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至是謁上于金華曰：方今

用英雄  
如飢渴

兵取  
暨州

用兵不在  
多寡以計  
為一

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之士。勢不能安。夫有勇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以成功。上曰。今四方分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飢渴。方廣攬群議。博收衆策。共成康濟之功。瑗曰。如此實帝王之道。天下不難定也。上喜。即授博士。留帷幄。參預謀議。未幾。以太平為股肱。命瑗為知府。命樞密院判耿再成率兵屯縉雲縣之黃龍山。規取處州。黃龍四面斗絕。再成樹柵其上。以遏其衝。敵兵未。咸擣敗之。○胡大海李文忠兵取諸暨州。張士誠將華元帥遁去。○鄧愈領兵略浙西。臨安大破張士誠兵於閑林寨。○二月。張士誠兵侵嚴州。李文忠率兵從小北門出。過鮑婆嶺。由碧溪塢與戰。大破之。○張士誠兵寇江陰。賊艦蔽江。偽將蘇同僉者。建牙君山。指畫為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也。有頃。敵陣于江壩。良命弟禎整兵北門。當其西北面。以十餘騎蹂之。擒其數人。餘黨吳敢前。

吳院判保  
障一方

上無東  
顧之憂

方國珍詐降  
順聲藉我  
師為聲援  
太祖推誠  
相與心無  
懷疑二者  
心各不同

且分兵欲攻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出擊之。生獲其將士五百人。殺溺死者甚衆。敵大敗。宵遁。未幾。寇侵常州。良復遣兵間道殲其援兵于無錫之三山。敵狼狽奪氣。倉皇旋軍。自是敵兵不敢犯其境。其舟師不敢沂大江。上金焦烽燧無警。上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之車馬珠玉。不足以旌其能。命諸儒臣為詩文以美之。○三月。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二郡來附。國珍台之黃巖人。至正戊子。起兵劫掠沿海州縣。元兵不能討。招安之。國珍遂據有三郡。王師克金華。上遣使往慶元。今寧波府。招諭之。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三郡來附。且以其次子關為質。上曰。古人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

太祖却寶物  
却女子帝  
王所見自  
是與人迥  
別

太祖不  
以女色  
為心

張德勝  
戰敗普  
勝於柵  
江口

徐達等再取  
池州以計  
女之

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國珍既又以金玉  
飭馬鞍轡來獻。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穀粟布  
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却之。○金華有民獻一女子。年方笄。能作詩。

上怒曰。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為心。即命誅于市。以絕進獻。○陳友諒遣趙  
普勝寇寧國府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命萬戶程允同義士汪炳率兵五

千擊敗之。獲其糧萬餘石。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與戰于  
柵江口。復破走之。○四月。張士誠遣其將哮囉張侵常州。吳復督兵與戰

于高橋。敗之。○張士誠遣兵侵嚴州。至大浪灘。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率  
精銳西出。烏龍嶺至胥口。與戰。破走之。自是賊兵不敢復窺嚴州。○徐達

與俞通海趙德勝等擊趙普勝柵江營。大破之。賊棄舟走。獲巨艦艫艘數  
百。艦進取池州。擒偽帥洪鈞等。時上親征浙江。方憂趙賊剽劫。聞捷大喜。

國用卒年三十六

**馬國用**

馬國用之典親軍也。我太祖稱其導從有方。動合占道。其死也。上慟惜之。其葬也。車駕臨墓。致奠。後追封國公。塑像于功臣廟。

張士誠據鎮江。募將鄧清。副將趙忠。二人聞金陵兵至。共議迎敵。趙忠

張士誠據  
鎮江自號  
吳王

曰。吾聞和陽兵勢最大。所至無敵。朱公子厚德。仁乃命世之主。非吳王

比。况鎮江金陵右臂。彼必力爭。我兵微弱。戰守兩難。不如以城降之。不惟

副將趙  
忠知天  
命不敢  
與敵

救百姓之傷殘。且以順天命之有歸也。鄧清叱之曰。爾受吳王厚爵。不思

盡忠報効。敵兵一至。便欲投降。真大彘之輩也。趙忠曰。我非不知食人之  
食者。當忠人之事。但士誠貪饕不仁。終無成事。我等附之。豈能立身揚名

趙忠挈  
家往東  
而走

乎。鄧清愈怒曰。須先斬此賊。後破敵兵。即時抽刀向前。趙忠大怒。亦持刀  
來迎。二人步戰數合。鄧清力怯。走。趙忠見左右各有不平色。恐事生不測。  
急出遇養子王鼎。備言其事。王鼎曰。事既如此。若不速避。禍將及身矣。忠  
與鼎馳家。挈母妻策馬往東而走。鄧清聞知。即鼓聚軍民一千餘人追趕。

趙忠訴情

鄧清不戰而走

取無為州

趙忠正走之間。適遇徐達兵來。忠徑望軍中投拜曰。某是鎮江副將趙忠。因勸鄧清同歸元帥。彼執迷不悟。致生嫌隙。糾集黨類。未趕殺乞元帥救。我家屬入營。某當轉殺此賊。以為進見之功。徐達聽言大喜。即乘機與忠一計。使抄後陣以去。達乃催兵前進。與鄧清迎敵。清大罵索取趙忠。達曰。彼乃達時變者。爾乃領兵追殺。欲何為也。可速投降。不失富貴矣。清大怒。驅兵前戰。達前軍趙德勝。羅馬橫冲其陣。清見德勝威猛。不戰而走。達率兵掩擊。清走至城下。令守者開門。並無應者。只見趙忠在城樓上大呼。奸賊鄧清。吾已取其城矣。清知事變。欲投他往。達驅大兵迫緊。城下進退不得。遂降。鎮江自是以定。六月。上自金華還建康。○七月。上以無為州逼近肘腋。未附。命元帥朱文遜。秦友諒率兵進攻克之。○八月。遣徐達攻安慶。達率張德勝等自無為登陸。夜至浮山砦。擊敗趙普勝部將胡總管兵。追至潛山界。陳友諒。秦政。郭泰領兵至沙河迎戰。達等復大破之。斬

又取衢州

廷王父子之功

胡深知天命。宜孫而歸太祖。

郭泰獲馬騾牛羊千餘。軍資無算。遂克潛山。○九月。常遇春。胡大海進兵取衢州。元守將張院判以兵拒戰。擊敗之。奔入城。數日復出戰。敗而入。十月克之。○張士誠遣兵侵常州。吳復督兵出。忠節門奮擊大敗之。上賞復白金五十兩。紅刺繡蟒衣一襲。名馬一疋。○僉院俞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歿于陣。

**謹按** 我太祖之初。駐和州。謀渡江也。廷王實偕諸子倡眾。將率舟師。應机未歸。開國勳運。推誠宣力。廷王父子之功。實博焉。故上之

所以報命氏者。尤厚。廷王後追封河間郡王子。通海等皆封公侯。

十一月。胡大海取再成。進取處州。初。再成駐兵黃龍元。處州守將秦政。石

林。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秦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仲真等屯樊

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久之。將士怠弛。皆無鬪志。胡深知天命有

在。叛宜孫間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等聞之大喜。即出軍抵樊

嶺。合攻之。大敗其眾。連拔桃花嶺。葛渡。寨。遂泊城下。宜孫戰敗。棄城走建

陳友諒  
居江州  
自稱漢  
王

寧七邑皆下。命再成統兵鎮之。未幾，宜孫收士卒欲復慶州。攻慶元，再成  
擊敗之。宜孫戰死。○陳友諒襲其主徐壽輝，殺其左右，居之于江州。今九江府  
友諒自稱漢王。○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上  
之征浙東也。胡大海薦此四人之賢，遣使以書幣徵之。時李文忠守金華，  
亦薦諸儒之有聲望者。王禔許元、黃天錫，上皆徵用之。

**正** 庚子元至正二十年 宋龍鳳六年

方國珍  
知命

正月元福建行省叅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天祿見王師下浙江諸郡，  
方國珍歸附。知天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來納款。上賜書褒嘉  
之。○以馮勝為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先是馮國用卒，子誠幼。上命勝  
襲兄職，仍掌親軍。○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深至建康入見。上喜甚，曰：  
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務，甚見尊禮。命有司  
創禮賢館，以處之。劉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

太祖創禮賢  
館以處劉  
宋章葉四  
先生

劉基識  
天子氣

趙天澤  
奇劉基

勾踐  
之業

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每  
以剛方不合，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時魯道原字文  
公與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  
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  
駭以為狂，悉去之。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  
嘗作文以奇之。方國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基為行首都事。基建議以為方  
氏首亂，宜捕而斬之。省請于朝，丞相受方賂，准招安。授方國珍以官，乃劾  
基擅作威福，羈管于紹興。是后方氏遂橫，莫能制。未幾，行省復起基用之。  
以待終不可為，乃棄官歸田里。著郁離子，客或說基曰：今天下擾擾，以公  
才略下括倉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  
為，欲悠悠安之。基曰：吾平生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  
殊耶？且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倉，即處州府基乃指乾象謂

劉基知天命  
上陳時務  
十八策

劉基為  
一代偉  
人

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基  
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嘉納之。

**謹按** 傳信錄劉基為高安縣佐。縣者老有知天文術數之學者。其書甚  
備。基與之語。其人曰公既聰明絕人。而器識宏遠。當為一代偉人。  
吾書盡相付基。遂得究觀其說。而領其要。詞林記亦云基在高安時。有  
進賢劉祥甫者。精於天文術數。見基聰明絕人。乃以其李授基。傳信錄  
所稱耆老即此人。嗚呼。留侯受書于圯橋之老。而興漢。伯溫受書于  
高安之老。而興我皇明。孰謂天果無意乎。

**正** 上問師郎中陶安以劉基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

陶安論劉宋  
章葉四人  
之才可謂  
名當其實

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上然之。未幾以濂為江南等處  
儒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琛並為營田司。舍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常將軍用計  
伏兵友諒  
大敗

○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克分水縣。斬首五百餘級。○五月徐達常遇春  
拔安慶趙普勝之水寨。陳友諒盛兵來援。遇春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

花雲許援二  
子以節

城而伏銳士于九華山。明日友諒果來攻城。伏兵四合。斬首萬餘級。生擒  
三千餘人。○閏五月陳友諒陷太平府。守將院判花雲知府許援皆死之。

初友諒率舟師入寇。圍城。雲率麾下二千餘人結陣迎戰。言友諒不得

花元帥必節  
孫氏負孤  
忠節可之

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城中乏食。雲士馬俱備。城  
遂陷。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王必滅汝。斬爾為膾也。遂奮躍

大呼而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十人。復罵曰。虜非吾王敵也。曷不速  
降。賊碎雲首。縛于舟樁。叢射之。雲至死罵賊不輟。妻郤氏生一子。方三歲

夫必為  
主妻必  
為夫忠  
節而全

雲與賊戰。勢危。郤氏抱兒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必  
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后。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雲就縛。郤氏遂赴

水死。侍兒孫氏收郤屍。瘞之。抱兒逃。為偽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小兒

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之。偽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復竊兒去。

夜宿陶穴中。天曙。覓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梓孫氏及兒。投之江。偶波濤  
中有斷木。附之。入廬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十日不死。忽夜半聞

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偕行。達上。所孫氏抱兒泣拜。

神救  
孤兒

太祖以孤兒  
呼之為將  
種分明望  
其為父報  
仇

上亦泣寘兒于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追之無所得一時咸

**謹按**花雲頌夫死節孫氏感神存孤此千載奇蹟異蹟五倫書功臣錄  
潛溪文集並紀至今讀之猶令人嘖嘖興嘆 太祖後悼雲死事  
追封東丘郡侯時許瑗亦被執罵賊不屈死追封高陽郡侯立忠臣祠  
大平有司歲時致祭

友諒弒主  
稱帝真不  
仁哉特外  
期未到耳

劉基獻  
計

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先是友諒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  
陷急謀僭竊乃使人殺壽輝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  
元大義群下立江岸卓次行禮值大雨略無儀節○友諒既陷太平僭大  
號聲言東下建康震動敵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  
或欲決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劉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基入內基曰先  
斬主降議及奔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  
莫若傾府庫開誠以固亡心且天道后舉者勝宜伏兵俟隙擊之取威制  
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深然基策○時友諒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建

之不可  
其見空矣

太祖令康茂  
才誘虜

東寇落  
胆

康群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 上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  
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艦乘城遂為所陷今彼既居上流順  
勢來攻寇舟師十倍于我猝難敵也或勸 上自將擊之 上曰此亦不  
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  
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  
破之于是乃指揮康茂才謂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 上曰  
陳友諒欲來為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宜作書遣使為降  
友諒約為內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  
諾吾家有老闍者舊嘗事友諒其書令齋以往必信來無疑將行 上以  
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為憂何為更誘致之也 上曰此策不  
可失釋今不為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  
矣李善長曰善遂遣闍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見闍者進書甚



易橋感  
友諒

太祖命  
諸將懷  
險伏兵  
以待友  
諒

友諒今  
日入吾  
穀中夫  
無歸路

太祖神筆

喜問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則呼老康為號聞者諾歸具以告上曰虜落吾穀中矣乃命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橋成有富民自友諒軍逃歸言友諒問新河口道路又令于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軍守之命馮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于石灰山側徐達等于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勝德與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總大軍于廬龍山今改名獅子山令持幟者偃黃幟于山之左偃赤幟于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大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慮之者始知閣者之賺已即與其弟號五王者帥舟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甚銳時酷暑上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

好智

友諒獲此大  
敗在言不  
在漢高之  
右能不為  
識者羞

胡大海  
攻取信  
州

巨

汗命去蓋衆欲戰上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霧莫之信忽風起西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後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陣適雨止命發鼓鼓震黃幟舉馮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筭生擒七千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鰲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卧床下得茂才所遺書上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命諸將追擊友諒至慈湖縱火焚其舟賊衆大潰追至采石復大戰友諒復敗而走遂復太平張德勝戰死于陣

謹按

此戰我太祖神謀妙算高出千古彌躡臣敵如玩弄嬰兒於掌股之間雖漢唐宋創業諸君所未及張德勝之死也上痛悼不已後追封恭國公配享

太祖仍塑像功臣廟

六月胡大海取信州先是偽漢傾國入寇上命大海出兵擣信州以牽

制之大海率師至靈溪城中步騎數千出迎戰擊敗之督兵攻城守者不能支衆潰遂克之改信州為廣信府以大海子德濟為行樞密同僉守之

愈破舟溺

必友謀士

卒慘然敗

○七月故徐壽輝將鄱陽院判于光左丞余椿擊走偽漢將辛同知取饒州遂以其城來附。上命鄧愈往鎮之饒濱鄱陽湖陳友諒數遣舟師來

大相遺子

王時佐

京休蔡元

朝勳等及

方國珍等

事情

攻城愈與于光等連營以拒之屢殲其衆賊兵乃退。○遣千戶王時齊白

金往方國珍附格海舟至燕京。休察元朝及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軍馬

事情先是劉福通陷汴梁迎其主韓林兒都之遣將四出攻略白不信大

刀赦李喜之等趨關中破秦隴關先生破頭潘等趨山西破晉冀轉略上

都至潯陽毛貴田豐等據山東破河澗直沽薊州直逼元都其勢大振然

福通等皆無遠圖兵無紀律惟事屠戮焚掠所過無不殘滅北方苦之後

李思齊

共赴義

皆為元將察罕帖木兒所破察罕者改寧沈丘人初與同郡李思齊共起義兵討賊察罕尤善用兵已亥秋克復汴梁福通復以其主韓林兒走安

山東兵

太行日練兵積穀圖謀恢復山東兵勢甚盛故遣將往探之。○方國珍既

敵温台慶元三郡不肯奉正朔。上累遣博士夏煜楊憲等往諭之國珍

答曰當初敵三郡時嘗請天朝發軍馬來守交還城池不至。今若奉正朔

實慮張士誠陳友定來攻援若不至則危矣始以至正為名彼則無名罪

我况為元朝亂首元亦惡之不得祀招我四兄弟授以職名我弱則不容

矣要之從命必須多發軍馬來守即當以三郡交還。上知其心持兩端

乃曰且置之候我克蘇州彼雖欲奉正朔遲矣。○時安慶為長江上流之

龍江之

要地先是徐壽輝將趙普勝守之頗難攻取及陳友諒陷太平徐壽輝疑

普勝心不服乃誘殺之留別將守安慶而用普勝部將張世雄使帥兵從

伯仲不能

進克安慶。上命前巢湖將僉院俞伯仲守之友諒尋遣其將張定邊后

守安慶大  
祖終不宥  
以軍法

破安慶伯仲遁去還至龍江。上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城陷遠遁。宜

誅之。常遇春諍曰。伯仲係渡江勳舊。且曲救之。上曰。不依軍法。無以警

戒后人。賜弓絃一條。令自盡。權其弟庸。行樞密院事。○十二月初。士誠

遣兵據分水新城之三溪。李文忠遣何世明擊之。斬其將陸元帥。花將軍

等一千餘人。焚其營。太祖命常遇春率兵來取寧國。朱亮祖聞遇春來

大怒。急率兵一萬出城來。兩軍相對。常遇春勒馬謂朱亮祖曰。我殿下

德被四方。名聞天下。况今元君無道。汝若來降。必有重用。朱亮祖縱馬

遇春舉鎗迎之。戰至良久。亮祖佯敗。誘遇春趕來。一鎗中其左腿。遇春乃

退還本營。明日亮祖復率兵來戰。郭英以兵迎之。亦與戰不利。馳還。亮祖

勒騎追之。張德勝郭英耿再成楊璟大將乃併力與戰。以兵圍數重。亮祖

以為懼已。而唐勝宗陸仲亨以伏兵截其後。援亮祖始奔潰。馬蹶墜地。為

我軍所獲。亮祖既擒。餘軍大敗。遇春叱曰。匹夫無知。敢以鎗刺我。幸有護

命遇  
春率  
兵取  
寧國

亮祖勤  
騎追  
遇春

朱亮祖  
臨殺而  
言語益  
壯真好  
僕子

遇春釋  
亮祖而  
不殺重  
將才也

遇春  
求計

甲不致重傷。今日被擒。又如抗拒不跪。復何說焉。亮祖曰。二國交鋒。豈

避生死。今我不幸。既以被執。願請一死足矣。遇春聽言大怒。喝左右斬之。

亮祖曰。大丈夫要殺即殺。何必發怒。即縱步而行。略不回顧。遇春見其勇

壯。乃謂眾將曰。朱亮祖言詞相貌。誠有大將之才。况臨死不懼。實為大夫

夫之志。昔日張翼德義釋嚴顏。乃成收蜀之功。我今釋朱亮祖。以取江西

若何。眾將曰。元帥惜才重賢。古君子之存心。有何不可。遇春急下帳。自解

其縛。以衣冠衣之。躬身言曰。余濠梁獨夫。沉胸肉眼。不識將軍是大丈夫。

望乞恕罪。朱亮祖曰。亡國之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某何

敢勞元帥如此禮愛也。遇春曰。將軍智勇無雙。英雄蓋世。何敢輕待。遂令

眾將設宴。與亮祖款飲。置之坐。遇春乃問曰。今江南北州郡未下。遇春將

攻之。敢望明公指教一策。亮祖曰。狐兔之枝。不能全身。安足與元帥謀事。

遇春曰。昔韓信得左車而下。齊張飛得嚴顏而下。蜀某故不及韓。而將軍

卷之九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九 宋史紀事本末

一紙文  
書見招  
定衆

寔出嚴李之右幸賜一言以成全功亮祖曰深荷元帥謬譽擬並古人然其存心敢不竭盡今江之南北十分之地群雄已占八九若欲攻之必由馬馱沙潛山懸而入今馬馱沙一帶俱屬其治止用一紙文書不勞元帥可以招定其兵也遇春大喜次日徐達領兵與遇春相會攻取各處城池無不就理。

**正**辛丑元至正二十一年 宋龍鳳七年

劉基陳  
天命

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主慶賀禮劉基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為不拜上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

定征伐  
之計

計○二月命馮勝趙德勝等攻高郵三月泗州守將薛顯舉城來降顯徐州沛縣人勇略過人上喜授以指揮使將兵從征○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以兄子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軍○五月以胡大海為江南行省叅知政事守金華○六月偽漢將李明道率兵五萬寇廣信守將胡

胡德濟求  
援於文胡  
大海

太祖親  
征友諒

德濟以兵少閉城固守遣人求援于父胡大海即率師由靈溪以進德濟聞援至乃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賊兵大破之擒明道及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獲戰馬器械甚衆上釋明道及漢二仍授以官因得友諒虛實命為鄉導以取江西友諒建昌守將王溥漢二兄也命漢二招溥使歸附○八月上親征陳友諒先是上怒友諒悖逆犯我近疆殞我名將又聞其弑主及殺趙普勝后將士離心不樂為用及安慶之陷遂決意伐之親督徐達等諸將率舟師乘風溯流而上至安慶先陳陸兵以疑之乃命俞通海趙德勝等潛以精兵擣其水寨敵不及支遂大破之攻城自旦至暮不拔劉基以為宜徑拔江州

劉基取  
九江

今九江府傾其巢穴上從之遂悉師西上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普即迎降師徑抵江州距江州五里許友諒始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皇挈其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克江州乘勝進拔蘄州及黃州與國黃梅廣濟旋師攻安慶下之○傳友德率所部

拔取蘄  
黃諸郡

勝進拔蘄州及黃州與國黃梅廣濟旋師攻安慶下之○傳友德率所部

虎將傳友德  
率部歸附  
後成大功  
明良相遇  
也

知仁  
傑至  
言

太祖所論仁  
傑之書其  
問何等曲  
節足以服  
仁傑之心  
太祖真豪  
杰也

歸附友德其先宿州人徙居潁川后徙碭山勇略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  
之起兵轉攻剽入蜀李喜之敗歸明王珍王珍不能用乃率所部走武昌  
從陳友諒王師攻江州友德率衆降上喜其才即用為將○遣使招諭  
江西諸郡偽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其部將鄭  
仁傑詣軍門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后賜所坐胡床  
上悟許之賜書慰諭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効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  
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以來十年于茲奇  
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而來  
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時聖後裔大夫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契合洞  
見肺腑故常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  
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切無以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  
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

績

太祖言  
有  
其怒亦不  
諱其肯其  
中自有分  
曉真帝王  
之言

疑忌推  
誠効相  
南北

以疑見倂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江之役所獲長張張志維梁  
鉉彭指揮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  
寨梁鉉等攻江北功積茂者並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  
之如此况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  
下當早為之計

**謹按**英雄豪傑之欲有為於天下其成敗有機也推誠結納者無不成  
成使項羽不疑亞父鍾離未楚未易遷亡也光武岸幘而待馬援唐太  
宗賜金以懷尉遲識此免也故昔混一天下不旋踵我太祖所用將  
如康茂才朱亮相胡深之流皆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水釋前愆一笑契  
合他如丁普即陳兆先王溥輩尤未可一二數楚材普用无不思致其  
死力不獨長張諸人而已陳友諒有一趙普勝疑而殺之卒致群下離  
心尚欲與我太祖角勝難矣蓋彼不知疑忌之與推誠其效正相南  
也北

趙廖二將  
軍分兵攻  
下瑞州  
趙德勝廖永忠等分兵攻下瑞州臨江吉安諸郡○鄧愈領兵襲浮梁偽  
偽漢餘干守將吳宏建康守將王溥袁州守將歐祥皆遣使請降○命

漢叅政侯邦佐棄城遁。遂取樂平。擊敗偽蕭總管五千餘衆。擒萬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之境悉定。十月，鄧愈駐兵于臨川之平塘。時鄧克明據

鄧愈知虜情

撫州。遣使通款。而實無獻城之意。愈知其情。捲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

挾詐納款  
是夜捲甲  
集衆克之  
其見神矣

騎遁。遣都事汪何使元察罕帖木兒通好。先是察罕既討平河南。兵威

陳華高  
集兵三  
路往援

大振。是秋復總兵討平。東山諸寇田豐王士誠等皆降。遠邇震懾。上故

常將軍  
入平  
圖

命河通好以觀之。張士誠遣其司法李伯昇率兵寇長興。衆十餘萬。水

陸並進。敵勢甚盛。城中兵僅七千。諸將陳華高費聚等三路督兵往援之。

壬寅元至正二十二年 宋龍鳳八年

正月 上幸南昌。胡廷瑞率其副將偽平章祝宗同僉康奉等迎謁。建昌

偽將皆  
降太祖  
威聲著  
矣

王溥餘干吳宏袁州歐普祥黃彬俱率衆來見。寧州陳龍及吉昌孫本立

賊委城  
遁去

曾萬中皆來降。以鄧愈為江西行中書省叅知政事。鎮南昌。命徐達率降

將祝宗康泰等攻武昌。二月金華苗軍元帥蔣美劉震等作亂。殺叅政

劉基迎  
入城一  
夕定二  
劇之亂

胡大海李文忠聞亂。即率兵馳赴至蘭溪。賊委城遁去。文忠遂入金華。撫

安其民。時慶州苗將李祐之賀仁德等亦謀反。殺院判耿再成與總制孫

炎等。李文忠復調兵屯縉雲以圍之。時二郡煽亂。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

將夏毅懼甚。會劉基丁母憂回。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書金處屬縣諭

以固守。所部侯同諸軍進討。時耿再成子天壁方奉命往處。起發苗軍。中

途聞變。馳至李文忠所。得再成舊部千戶朱絢等。遂集合部將士會同。劄

平章張院判兵往討賊。遇賀仁德拒于劉山。擊敗之。諸軍進圍慶州。

**謹按**

功臣錄云胡大海為將號令嚴明攻必克戰必勝體愛部曲撫摩遺民務盡其心嘗自誦曰我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惟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爭趨附之。其死也。帝痛念弗置。後追封大海越國公。再成泗國公。並配享太廟。仍塑像祭于功臣廟。初大海未薨嘗恒出。人見其兩目炯炯有光若燈。及既薨。敵兵有犯境軍中或夢大海若生時。或夜出火光滿野。洵洵若人馬聲。師出輒大捷。似實有陰助者。人咸異之。蓋其陰竟烈。爽上薄於星辰之間。固未嘗亡也。

**續**

三月陞同僉李文忠為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衢信處諸全軍馬。諸

謝再興告急于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無密邇桐廬賊境。衢信兵出江

西。無以應援。金華與部下議。兵貴虛聲。揭榜於賊境。詐云平章邵榮領兵

五萬已出江右。右丞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尅日進抵諸暨。

勦捕賊兵。見榜具告。呂同僉欲退五里下營。以待決戰。時胡德濟得李文

忠檄。自信州將兵來接。適有降卒走報賊情。德濟得其實。與謝再興分門

大破張  
兵好計

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鑼鼓砲銃聲振天地。一鼓出城。寇營驚亂。人馬

奔走。自相蹂踐。德濟督兵追殺。橫死滿野。呂珍部下先鋒渡河溺死。片甲

不還。○四月諸軍攻破處城。李祐之賀仁德等伏誅。○江西降將祝宗康

泰叛。回據南昌。知葉琛迎戰于市。死之。鄧愈出走。徐達兵至湖廣沌口。聞

變。旋師討之。宗等敗走。南昌復定。上聞之喜曰。南昌襟江帶湖。控荆引

越。乃楚之重鎮。兵西南之藩屏。得其地是去陳氏之一臂矣。况人好訟難

制。山寨未降者多。非骨肉重臣莫能治之。五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

趙德勝薛顯等同叅政鄧愈鎮之。○六月田豐王士誠刺殺元平章察罕

帖木兒。初豐等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

乃給請察罕行營。遂為所刺。先是有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

東當大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

已及難。時元朝所恃。群雄所憚。惟一察罕。聞難遠近莫不驚悼。上聞之

張士誠反。乘亂果似。錯穴之鼠。

李文忠楊榜。詐兵多以。怙賊。

南昌重鎮。得其地是去。陳氏一臂。此太祖之。至言。

察罕被。刺罪在。察罕不。逆詐田。豐之過。

太祖曰天下無人其惟  
賊羅仲賢據神仙寨作亂欲通張士誠杭歙震動○十一月常遇春趙德  
勝等討平之斬仲賢○偽漢八陣指揮餘黨建柵南昌之西山○十二月

曹良臣率所部未歸太  
祖嘉之以其為衆所推不觀望於人也

趙德勝孫興祖等攻敗之俘斬三千餘人○安豐人曹良臣率衆歸附良  
臣英毅剛果為衆所推聚兵立柵以禦外侮約束嚴明至是來歸 上謂  
其將兵負固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其誠可嘉命為江淮行省叅政將  
兵從征同時有韓政者亦集衆千人立柵捍寇至是亦率所部來歸 上  
嘉之授江淮行省平章

**癸卯**元至正二十二年 宋龍鳳九年

正月故徐壽輝將明玉珍稱帝於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大統玉珍湖廣  
隨州人初從壽輝起兵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已而陳友諒殺文俊  
弒壽輝玉珍遂自據成都稱隴蜀王至是稱帝○元平章擴廓帖木兒遣

帝之為

使尹煥章以書幣來通好擴廓者察罕之甥王保保也察罕無子養以為  
子及察罕為田豐王士誠所害元主命擴廓代總其兵討誅田豐等山東  
悉平至是遣使來通好 上復遣都事汪河與俱往報其禮河至河南擴  
廓拘留之○時江西州郡雖附往往觀望狐疑未決臨江吉安撫州三城  
又叛趙德勝統兵復之○二月張士誠遣其將呂珍率衆十餘萬圍劉福  
通於安豐福通遣人間道來援珍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三月 上率

汪河往河南擴廓拘留之不以歸

謝再興叛降於士誠

徐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擊敗之珍與  
君弼皆走遂命達等移兵圍廬州元將竹昌忻都來間入安豐○四月諸  
賢守將謝再興叛降于張士誠先是再興遣人潛往杭州私易貨物 上  
怒其洩國事召再興責之命叅軍李慶庚往諸賢節制軍事遣再興回聽  
調再興懷怨因謀叛遂執慶庚以諸賢全城軍馬赴紹興降以兵寇東陽  
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遇賊於義烏擊破之胡深亦自處



築城保浙東

州引兵來援與文忠議以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巖新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柵靡不畢備時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為城守計既至城已完上大喜以

德

濟為浙東行省叅政守之未幾張士誠將李伯昇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圍城下城堅不可拔乃引去○劉基自浙回京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

時

浙西皆未下衆以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劉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

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

氏復來侵上遂伐陳氏○四月偽漢陳友諒自將圍南昌時友諒憤其

陳友諒圍南昌

疆域日盛乃大作戰艦悉其所有兵號六十萬空國而來自為必勝之計

是月壬戌乘江漲直抵城下其氣銳甚用雲梯百道進攻晝夜不息友諒

未文正

親督促之攻撫州門城壞三十餘丈朱文正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

將諸將固守撫

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殺傷甚衆於是院判

州

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等皆戰死是月癸酉趙德勝統步卒千人開

德勝考云而後為將金指揮應弦而倒

門出戰其偽將金指揮操戈直前德勝彎弓一發應弦而倒五月丙子友

諒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擒其副樞趙祥敵

退而復合友諒復分兵攻臨江吉安以其所獲吉安守將劉齊朱華臨

江同趙天麟等徇于城下文正等不為動○六月辛亥趙德勝巡城至東

齊

門敵發礮張弩中其腰齊箭深入六寸重傷而死

趙德勝

功臣本傳云德勝性剛直沉鷲馭下嚴肅一號令之加旗幟為之改色每從大將征伐恪守軍令不違尺寸平生未嘗讀書而隨機

趙德勝料敵如神

應變料敵如神動輒右各將合臨敵不懼舍不顧身遂及于難上痛念德勝不已後追封梁國公配享太祖仍肖像祭于功臣廟

趙德勝既死南昌圍日久援兵不至內外阻絕朱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

赴建康告急復詐遣軍士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

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不出友諒縛捨命王於城下殺之文正等堅

守以待援師張子明取東湖小漁舟直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但行晝止

朱文正詐降

緩攻之計

亦軍中一時之權變

詐降緩

守以待援師

攻

友諒師  
久乏糧

太祖親督舟  
師三十萬  
大戰鄱陽  
湖

徐達等  
軍威大  
振

定邊身  
被箭傷

半月始達建康。上問友諒兵勢如何。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鬪死

者亦不少。今江日涸，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乏糧，若援至，可必破矣。上

曰：汝歸語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却

為友諒兵所執。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佯許之。

至城下，呼曰：我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友諒怒，攢槊刺殺之。

文正等聞之，守益堅。○七月，陳諫圍南昌八十餘日。上命諸將解廬州

之圍，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進次湖口。是月丙戌，友諒始解圍東出，鄱

陽以迎我師。丁亥，遇於康郎山。戊子，合戰。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徐達

常遇春等諸將奮擊，敗其前軍。復乘風縱火，焚寇舟二十餘艘。軍威大振。

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上舟適膠沙，常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

邊舟始退，俞通海來援舟，驟然水湧。上舟遂脫。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

追張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會日暮，上御樓船，鳴鉦集

諸將，申約束。命徐達回守建康。明日己丑，上親布陣，復與友諒戰。友諒

悉以巨舟連鎖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於仰攻，往往退縮。

上不悅，親執旗四麾。右師小怯，上命斬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時

郭興侍側，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為非火攻

不可。上然之，即命常遇春諸將分調網船，載葦荻置火藥其中。至晡時

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煙焰漲天。十里之間，湖水盡赤。友

諒弟為王陳友仁、陳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又明日庚寅，永忠通

海及汪河，趙庸復以六舟深入搏擊之。敵連大艦力拒戰，我師望六舟

無所見，意其已陷沒。有頃，六舟飄颺而出，旋繞敵船，勢如游龍。我師見之，

勇氣愈倍，合戰益力。聲震山海，敵兵大敗。忠等還。上勞之曰：今日之捷，

諸君之力也。又明日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復大敗。友諒欲退

保鞋山，我師先至，壘子口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友諒不得出。是夕，我舟渡

悉

河作興祖  
作廣洋

十里湖  
水尺亦

火攻破  
敵

友諒巨  
舟連鎖  
為陣

今日捷  
之捷  
諸君  
之力

大祖遺書友諒

十一郡奄為我有

姪上示友諒脩德勿作欺人之寇

移軍湖口劉將軍密計

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上以書遺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

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為上策。結怨中國而厚夷狄。是為無策。曩者公犯

池州。吾不以為嫌。生還俘將。欲與公為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候天命。此

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為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漢沔

之地。因舉龍興。即南十一郡。奄為我有。今又不悔。復啟兵端。既困於洪都。

而敗於康山。殺其弟侄。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

人心之所致也。設使公微倖逃還。亦宜脩德。勿作欺人之寇。却帝名。而待

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不答。俞通海與衆議曰。湖水有淺處。

舟難迴旋。不利於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即成擒矣。劉基亦密

言於上。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從之。八月八日。我舟

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敵

舟不敢出糧。且盡。二十七日。敵計窮。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由禁江遁回。

友諒計窮敗死數年耳嗟怨何人

太祖悔安豐之行

友諒失計

此賊亡天下不足慮

韓成殺

上麾諸軍追擊。復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里。力戰自辰至

酉。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其平章陳榮等。悉以援船

軍馬來降。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還武昌。復立理為

帝。初。上之援安豐也。劉基諫不宜輕出。上不聽。及敗。呂珍移師圍廬

州。三月不下。聞偽漢圍南昌。上謂諸將曰。為一廬州而失江西。豈兵家

之法耶。命解圍援南昌。及友諒敗死。上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

使陳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搗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

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及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

命有所歸也。時四方群雄割據者雖多。惟友諒兵勢強大。號稱巨敵。既敗

上喜甚。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足慮矣。○番陽之戰。上亦屢瀕於危

而後安。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後。交鋒既久。賊衆不退。因被圍。一時群將

計無所出。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韓成奏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

身故太祖之難

劉基知星救難神見

世間有這顛人是可惟也

詞 太平為首嗣

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遂賜成龍袍冠冕與。上服同對賊。殺投水中。賊遂退。又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上亦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之曰。難星過可更舟。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為敵砲擊碎矣。是役也。大戰五晝夜。將臣效忠死敵者。樞密院同知丁普卽。院判張志雄。統軍元帥宋貴。陳兆先。副元帥余永昌。文貴。王勝。李信。萬戶程國勝。千戶姜潤。鎮府曹信等。凡三十餘人。○時有周顛者。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於南昌。比長舉措。誦詭人。莫能識。每見人必曰。告太平。嘗至金陵。上每出。顛必前遮拜。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為首。嗣。上厭之。命沃以燒酒。顛飲極多。終不醉。曰。公寧能死我乎。命覆以甕。積薪煨之火。息啟視。正坐晏然。乃令居蔣山寺。轉益狂肆。日撓競。諸僧良不堪。月餘。僧曰。上言其異。嘗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令僧更餓之。因悶顛空室中。水米不入口。旬有三日。及遣問如故。上幸寺。顛伏

顛人蚤地為圈

顛仙前知

持顛持之江

張士誠稱吳王

於道左。以手畫地為圈。謂上曰。你打破一桶。再做一桶。既而王師征陳友諒。上問顛此行何如。應聲曰好。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握手曰。上面無他底。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院城。若無風。遣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乃令眾挽舟行。不三里。風起。既而迅熾。猛作。倏忽達小孤。上諭眾聞顛言。輒來白。至馬當。見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怪見前行。損人多。上聞之怒。令持顛去。投之江。久之眾與偕來。上曰。何不死之。眾曰。頻擲不能死。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顛整容。飭衣若遠行狀。趨近。上前曲腰伸頸。謂上。你殺之。上曰。且未殺。姑縱汝行。顛遂去。真知所之後。有人見顛在廬山中。有御製周顛仙傳。○張士誠稱吳王。以其弟士信為丞相。九月。班師還。告廟。飲宴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及俞通海。田餘。賜金帛有差。是月上復親征陳理。

五十七卷 三月 丙辰 充宗 共式 一 卷

出言吐  
氣真王  
者規模

首

神欽鬼  
服天然  
之言

古帝王  
莫及

十月至武昌命諸將分兵於四門立柵圍之乃於長江中聯舟為長寨絕其出入之路○十二月上還建康常遇春督諸將守之續上初居滁陽幕下志未得伸一日咏雪竹云雪壓竹枝低雖低不着泥明朝紅日出依舊與雲齊宛然帝王氣象見矣○上嘗醉中咏菊花詩云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要與西風戰一場滿身穿就黃金甲其後天兵俘士誠殪友諒與克元都之日皆在八九月間而大業以定詩識果足徵云○上初征陳友諒王師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沙頭首帶香片雲片雨過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又嘗遣都督僉事楊文廣征南賜之詩曰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橫秋水呂虔刀雷鳴甲冑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真有種穴中螻蛄竟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伯勞天龍窟藻豪宕英邁而音律和暢酷似盛唐格局古帝王莫及也○上既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下皆設塑像至元世祖其面

不權進  
子孫天  
下大物  
被人收  
去了啼  
淚又何  
為

鮑頻諫  
燕不可  
都

不毀  
孫權  
墓

許觀妻  
子死節

屢為淚痕所污。塑工頻加修飾。越宿如故。上聞之。幸廟對之曰。癡韓子。爾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百。可謂幸矣。乃今曆數在予。奄有天下。於汝子孫曾不加害。但驅還漠北而已。則我之待汝嗣。亦可謂恩而有禮矣。汝復何恨耶。宜自寬釋。毋再啼哭為也。明日視之。淚痕滅矣。○上平一天下。即有都燕之意。嘗御謹身殿。親策問廷臣曰。比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比南京何如。翰林修撰鮑頻對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及是百年地氣已盡。不可居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殿已完。何必改圖。傳所謂在德不在險。遂止。○南京孝陵城。西門之內。有吳大帝孫權墓在焉。當時築城者。奏欲去之。上笑曰。孫權亦一好漢子也。宜留以守門。遂得不毀。○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廷試進士許觀等五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觀貴池人。字潤伯。三試居第一。復姓黃。仕至禮部侍郎。死於靖難。妻翁氏女二人亦死節。以革除事故無傳者。世但知商輅三元也。○上聞元學士朱升名。召問天

太祖呼  
陳諤為  
大声秀才

剔髮除煩  
惱留鬚表  
丈夫其存  
心亦不凡

掛冠  
帶而  
歸

言非  
常

下大計。升不語。扣之再三。乃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上悅。晉之。命預  
帷幄。密議。○陳諤為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每奏事。聲響甚宏。聽者悚然。  
上試令餓之日。奏對如前。上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明天  
淵者。仕元為學士。美鬚髯長且數尺。及元亡。削髮為僧。而其髯如故。上  
既有天下。召至恠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為僧。吾固任汝。然留鬚亦有  
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上笑而遣之。○江陰有焦某者。為帝  
舊人。屢召不赴。將使人搜索。焦忽荷雞酒。由御道入。上喜其至。以物付  
光祿。治具共飲。甚歡。出金銀角三帶。命其自取。以官之。焦取其角。因授以  
千戶。數日徑出高橋門。掛冠帶於樹間而歸。○彭友信者。攸人也。歲貢至  
京。一日。上微行。途中相值。忽見紅霓。上因口占二句云。誰把青紅線  
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友信即應聲。玉皇昨夜鑾輿出。萬里長空駕綵橋。  
上異之。相約詰朝候於竹橋。同早朝。明日彭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而宣

有學自  
行之君  
子

布政亦  
一王

欲霸常  
以財賄  
奉助

而怕死  
和尚

入曰。有學有行之君子也。以為此平布政使。○上登極後。嘗命數星士遍  
行天下。但有年月日時。與聖運同者。即以聞。既而乃得一人。遂召至京。  
上曰。汝何為者。對曰。村氓也。曰。家富乎。曰。貧無一畝之產。曰。然則何以為  
生。曰。臣惟養蜂。十二窠。每年割所釀蜜。貨之以自贍耳。上笑曰。是也。朕  
為帝。有十三省布政。汝為百姓。有十三窠蜂。布政亦一王也。蜂每窠必有  
一王。大小雖不同。其所統轄。則無異也。孰謂命不足信乎。乃賜以酒肉。而  
遣之。○金碧峯。勝國高僧也。寓宣州。上初過江。元氏一降。臣迎謂曰。將軍  
欲霸。我當以財賄奉助。上怒叱曰。我應天順人。办行王道。汝欲以霸視  
我耶。降臣曰。若欲行王道。可尋宣州金碧峯。必有所授。上抵宣州。訪其  
居。潛詰之。伏劍叱問其名。僧亦叱。上上乃揮劍欲擊之。僧引頸就之。  
上笑曰。曾見殺人將軍乎。僧曰。亦曾見不怕死和尚乎。語遂投。推誠溫問。  
乃云。建康有地。可王此。非帝王居也。上納其言。天下既定。乃建寺京師。

延碧峯主之。○山西平陽有金箔張者多幻術。上聞之取至南都問所術。張答曰。臣無他術。僅能頃刻植蓮。及瓶中出雲為戲耳。命為之。就於袖中取出鐵瓶注水。書五符入其中。用火四炙。瓶中氣出如縷。漸淪成五色祥雲。滿布殿上。又以蓮子撒金水河。須臾蓮開花萬柄。鮮妍可愛。少焉剪紙為楸蓮船。放水面。乃見張在船上唱蓮歌。東風汎汎為樂。上喜大笑。忽失所在。蓮與舟俱不見。上亦不之追也。○洪武初。京師既定。上行視謂劉基曰。城高如此。誰能踰之。基笑曰。人無能除。是燕子會飛入耳。燕子者。燕國之子。指太宗而言之。蓋隱語也。然則基當時固已知燕王之必有天下矣。

五色祥雲

剪紙為楸蓮船

已知燕王之必有天下

### 李卓吾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一卷終

### 新鑄李卓吾先生增補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卷之二

## 洪武

粵濱逸史清瀾鈎叟 東莞陳建輯著

此三紀裁

### 李卓吾批點

太祖即吳王位

太祖初為吳王。西定荆湖。東平淮浙。北取齊魯。時事自甲辰至丁未。凡四年。

甲辰元至正二十四年 宋龍鳳十年

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 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率諸臣奉

上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左相國。徐達為右相國。常遇春俞

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昺為左司都事。諭善長等曰。卿

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

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

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也。○二月

建國先正紀綱此一言乃太祖為萬世之法程

初中一矢出  
腦後而不  
屈再中一  
矢入脇不  
為沮壯哉  
傳將軍

陳理請降亦  
知天命在  
太祖有先  
見之明

太祖命毀陳  
氏鏤金床  
惡其大奢  
而亡國

上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攻之城東有山高冠下瞰城  
中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請先登一鼓奪之方其奪之也面中一  
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友德不為沮人服其勇偽漢陳同僉者驍捷  
善與馳入中軍帳下上方坐胡床疾呼侍衛將郭英殺賊英持鎗躍馬  
奮臂一呼賊應手殞墜偽將岳州潑張率潭岳兵來接至夜婆山我師擊  
敗之擒潑張悉其衆復擊擒其偽丞相張必先上遣其降相羅復仁入  
城諭陳理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詣軍門請降城中民多饑困命給  
粟賑之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璟為參知政事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  
金床進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  
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即命毀之三月封陳理為歸  
德侯○定官制改各翼元帥府及樞密分院俱為各衛指揮使司○以劉  
基為太史令時偽漢平上與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

途擒賊首  
胡理問

取戶  
州

諒乃缺君之  
賊異日斃  
於皇祖之  
手天殺之  
也

建忠臣  
祠於南  
昌

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新金土豪鄧仲廉叛  
聚眾二萬人據永豐鄧愈調兵破之擒賊首胡理問劉右丞等五十餘人  
○俞通海汪興祖率兵掠劉家港進逼通州擊敗張士誠兵擒其院判朱  
瓊元帥陳勝等百餘人○遣徐達常遇春攻廬州部將吳復先登挫敵擒  
其驍將樓完張左君弼窮蹙棄城走安豐遂克其城○四月建忠臣祠于  
鄱陽湖之康郎山上謂中書省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  
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將臣韓  
成等效忠死敵昭然可數朕念之不忘其議所以崇報於是中書省以死  
事之臣丁普郎等三十六人列進封贈勳爵有差以韓成為首功追封高  
陽郡侯建祠於康郎山設像其中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觀  
為散騎舍人○復命建忠臣祠於南昌以祀平童趙德勝知府葉琛千戶  
張子明等死事之臣凡十有四人○時偽漢將熊天瑞尚竊據贛州未下



天瑞納款而  
降足知天  
命之士卒  
皆初心致  
討自取之  
也

確 狂音

忠臣義士身  
雖死而名  
不磨

趙德勝被弩  
所傷惜乎  
死於賊人  
之手

上以手書諭鄧愈曰熊天瑞龍鳳八年已請降受賞今背違初言輕擾地  
方理宜討罪安靖人民以愈總兵往討既而復命常遇春總兵陸仲亨為  
副討之○八月愈與遇春等合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山寨遂  
進攻贛州圍之○九月命徐達及楊璟等帥師進取江陵次于沙市偽知  
院姜珩等以城降改江陵為荊州府達遣唐勝宗分兵取長沙下沅陵醴  
陵傅友德取夷陵○九月 上痛念起兵以來諸將臣死事者多追封胡  
大海越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國公耿再成高陽郡公俞廷玉河  
間郡公桑世傑永義侯花雲東江郡侯又封張子明為忠節侯○十月  
上念廖永安陷於張士誠守義不屈遂授光祿大夫柱國江准行省平章  
封楚國公○設起居注二員以宋濂魏觀為之日侍左右記言動○張士  
誠遣其弟偽丞相士信寇長興守將耿炳文費聚敗之獲其元帥宋興祖  
士信憤怒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來援與炳文等合兵復擊敗之士信走

十年  
戰備守無  
虞壯哉耿  
將軍

太祖諭將保  
民得漢高  
入關秋毫  
無犯之家  
法

常將軍浚濠  
立柵智伴  
張良

毋

還自是士誠奪氣不敢復圖長興矣炳文守長興凡十年孤城血戰卒保  
無虞○時常遇春等圍贛州未下 上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往泰謀  
遇春軍事諭之曰汝至贛州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  
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為心一  
則可為國家用二則可為未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  
子孫昌盛此可為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為我  
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每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  
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傳 上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  
浚濠立柵以圍之○十二月傅友德將兵克衡州元守將左丞鄧祖勝棄  
城走永州續句容儒士戎簡見 太祖語及陳氏之事簡曰向敗陳氏  
於九江河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亦費力多矣 太祖曰  
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完卵乎况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

何  
下無完  
卵

李... 此... 元... 卷...

功寇勿

戎簡悅  
服太祖  
之言

平贛州  
諸郡

太祖以遇春  
為仁者之  
師而以曹  
彬下江南  
與之共知  
將矣

我豈不知乘勝以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多矣  
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  
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  
者保全智力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

續乙巳元至正二十五年 宋龍鳳十一年

正月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出降贛州平其所統南安南雄韶州

諸郡皆下。上褒諭常遇春等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

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

至予甚為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

靈予深有賴焉

**謹按** 我太祖於遇春贛州之後前有汪廣洋之諭後有仁將之褒可謂誠心於保民矣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觀於

之不我欺

千戶

胡海討取寶慶  
莫大之功  
亂良將

左丞相徐達遣胡海取寶慶路克之於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

官司皆來降。都督朱文正遣叅政何文輝指揮薛顯討新淦鄧仲廉斬

之擢薛顯為江西行省叅政。二月偽吳將李伯昇復率眾二十萬寇諸

全新城圍之胡德濟督將士堅守遣使求援於李文忠文忠即率兵由嚴

陵馳赴援之未至新城十里白龍潭據險立營德濟遣人間道詣文忠曰

眾寡不敵姑宜避之以俟大軍之至文忠曰以眾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

論之則彼非我敵且八千之謝玄破八十萬之苻堅庸非眾乎若未戰而

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為攻矣莫若與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何

避之有遂下令曰彼眾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擒彼之後

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文忠復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

敢愛生以後三軍即橫槊據鞍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

敵列騎迎戰文忠格殺數人所向皆靡因督眾乘之敵遂大潰亂自相蹂

李文忠定謀  
略不減漢  
之諸葛孔明

張士誠起兵

二十萬李元帥一計而敗

謀國皆人誦傳小

太祖親閱將士習戰有賞罰亦鼓

癘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呼聲動天地莫不以一當百斬首數萬級血流郊野溪水盡赤遣指揮朱亮祖等追擊餘寇燔其營落俘偽同僉韓謙元帥周遇蕭山等六百人軍士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彌亘山丘舉之數日不盡其偽五太子僅以身免張士誠自此氣奪勢衰○時江西湖廣皆平乃謀取張士誠先是士誠謀主惟弟士德及部將左丞史椿後士德被擒椿被說出守淮安椿見士誠不是做事業人遣使奉書欲來歸事泄士誠殺之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國皆誦佞小人上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心尚且被人瞞我張九四士誠行終歲不出門理政事豈有不着人瞞者乎且士德史椿皆死惟恃弟士信行事吾立見其敗矣時有市誑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時兩淮州縣多為張士誠所據上欲先取之乃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

舞士卒之一机

兵不貴多而貴精

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方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有冗濫者故特為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時福建諸郡皆元平章陳友定所據數遣兵擾邊○四月命處州總制參軍胡深率指揮朱亮祖耿天璧等討之○五月胡深進兵克浦城遂與友定將賴元帥大戰於浦城之南敗之進克崇安建陽友定建寧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深率兵擊之破其柵友定大懼率銳卒併力來攻深突陣與定決戰馬蹶被執為友定所殺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深果敗沒深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一方賴之今死上痛惜之追封縉雲郡伯○常遇春帥吳復傅友德等取襄陽安陸

胡深智勇大

祖所深愛者一旦被

友定所殺可恨哉

胡深死應天葬

常元帥率吳  
復等計取  
襄陽安陸  
二郡

耿炳文  
屹為東  
藩保障

此冠  
徘徊  
江上

歌七  
日生取  
泰州徐  
將軍好  
計

時元帥任亮擁眾柵守安陸吳復將先鋒自泗信道徑擣安陸傳友德奮兵擊之身被九鎗亮兵大潰遂生擒之遇春表任亮壯毅可用上命釋之授指揮僉事○以鄭愈為湖廣行省平章鎮襄陽○湯和帥師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取永新州戮偽左丞周安等仍命田守常州和守常

州凡十年防禦周密寇來輒破走之與吳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氣勢聯絡屹為東藩保障○十月命徐達常遇春等率馬步舟師並進規取淮

東首克淮安進攻泰州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薄淮安駐范蔡港以疑殺師上知其意諭徐達曰寇兵初駐范蔡港吾度其有詐今觀望猶豫不敢即沂上流其為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乘戰之

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則此无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十月克泰州○閏十一月徐達等進攻高郵上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

普勝欲  
退無路

普勝以  
單騎奔  
入茂林

普勝引  
兵屯漢  
陽

友諒大  
怒普勝  
戰敗

將乃命馮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友諒將趙

普勝出谷方欲前進見一彪兵來旌旗蔽日塵土蔽天普勝觀之却是常遇春欲退無路遂挺鎗迎戰遇春據旗招颺四面伏兵併起左有郭英右

有俞通海廖永忠朱亮祖趙庸掩其前康茂才張興祖振其後四面夾攻賊兵大敗斬首二萬餘級生擒者五千普勝乃以單騎奔匿茂林中翌日

收殘兵千餘人謂裨將曰池州義兵皆吾所起今日折兵敗走向何面目見漢王况漢王立心猜忌若歸彼必不容不如且奔漢陽屯兵使人求援再

作別議眾人皆從其言遂引兵屯漢陽使人詣友諒備言擒趙忠鎗傷張德勝追走張興祖之功為因常遇春郭英等伏兵於華山夾攻眾敗力微金陵將士雄強難與為敵乞撥兵救援再圖進取友諒大怒欲使人械普勝回以殺之張定邊密言曰普勝奸詐多端強勇過人今駐兵求援是欲觀陛下之意何如耳若以怒激彼必引兵他授是又生一敵也乞以善

卷之二十一 元帥率吳復等計取襄陽安陸二郡

友諒詐取普勝以斬之

言撫之再以計取諒允言乃遣人謂之曰元帥之功吾已知池州之地吾所必爭即欲率舟親征元帥可速引兵來會普勝乃得報大喜即日率兵馳會江州友諒見怒責曰汝職在戎行敗兵挫銳其罪將誰歸因喝令推出斬之

**正丙午**元至正二十六年 宋龍鳳十二年 ○是年宋主韓林也卒宋亡

正月偽吳舟師數百艘出馬馱沙沂大江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上親帥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寇已遁去追至巫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縱兵夾擊大破之獲士卒二千寇退上臨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謂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嘆久之良在江陰十年軍民安枕一境帖然上有事江漢大軍屢出東瀆竟無擾皆良為之捍蔽也

**謹按**功臣本傳曰我聖祖取天下躡蹤群雄而顛倒之所可戒備者首偽吳為偽吳二國境壤相連使其謀通兵結亦大費征討

漢次 東藩皆良為之捍蔽也

籠鳥 釜魚 四臣 一揆

聖祖妙識其幾欲剪漢之羽翼故遣耿炳文守長吳吳良守江陰以蔽吳二臣者不孤所託謀足以制敵勇足以讐敵孤軍血戰於魏務萬靈之強者數年足使吳人一跡不敢西向聖祖無東顧之虞然後得以盡偽漢而殲之是蔽吳者正所以滅漢也漢既滅于馬併力向吳釜魚籠鳥何所假息故亦不旋踵而亡是滅漢者又所以滅吳也識者謂吳不亡於諸將合圍之時而亡于二臣善守之日亦信然哉建按善守蔽吳耿吳二將固矣然季文忠之守嚴州湯和之守常州亦皆十年其摧鋒卻敵控扼強吳之功現長興江陰之守焉尤烈尚論開國之勲四臣一揆也

禁種林以杜造酒之源使民飽於足食太祖之獨見 行禁酒之令 五穀豐積 價平萬民之富貴

**禁種林**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左有二年軍國之費科徵於民吾民效順輸賦固為可喜然竭力獻賦所入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曩因民造酒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或以為頗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而今農民今歲無得種秫米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萬民之富貴也○三月偽

夏主明王珍卒子昇嗣立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徐達等克高郵先是馮勝等攻高郵守將偽僉院俞中固守不下至是達等併力急

詔

五十二北古...

進取佳

攻始克之執俞中以歸。○四月徐達等進攻淮安擣馬螺港拔其水寨獲戰艦千餘偽吳守將右丞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并獻所部四州。

上嘉其知命識微免生民於鋒鏑授大都督府副使。○命韓政等進取濠

州先是濠州自郭子興趙均用棄守後屢為人所竊據最後張士誠部將

李濟據之。上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上曰濠州吾家鄉今為張氏

固守是吾有國而無家可乎乃命韓政督顧時等攻之至濠攻其水濶月

城又攻其西門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兵以雲梯砲石四面並攻城中不

能支濟乃出降。上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五月韓政會徐達等進

攻安豐以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城東龍垣潛穿其城二十餘

丈城壞始破之元將忻都竹昌及左君弼皆出走追奔四十餘里獲忻都

并君弼裨將賁元帥而還竹昌君弼皆走汴梁既而元將竹貞引兵來援

我師與戰復破走之。○元徐州守將樞密同知陸聚見淮東西皆平遂以

濠州吾家鄉  
典幸濠州  
省陵墓皆  
太祖不忘  
源也

我師出  
戰元將  
悉敗奔  
走無路

所部徐宿二州來歸。上甚喜謂其當我軍之未至即先以土地人民來

歸深喜之命為江淮行省叅政仍守徐州。○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

秘府以資覽閱。上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鮮

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

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

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直治國之良

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偽夏主明昇遣使來聘命叅知政事蔡哲

往報之哲挾畫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上覽而嘉之遂為取道伐

蜀之張本哲武昌人始仕陳友諒為御史棄之來歸。○七月平章楚國公

廖永安卒於姑蘇。上親為文祭之辭極哀痛後命配享太廟仍塑像

祭於功臣廟。○八月命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

師二十萬伐張士誠集諸將佐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

太祖訪求遺

書與漢武

表章六經

同一机軸

千載而下

太祖為漢

武知已哉

孔子萬

世師

伐蜀  
張本

太祖親為文  
以祭功臣  
廖永安詞  
極哀痛亦  
仁君也

太祖命徐元帥諭諸將伐張士誠有仁者之師

樹德以廣恩為務

張士誠這等

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眾數十萬今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此之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令卿等討之卿等且戒飭士卒毋肆虜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壘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而出○徐達等師至太湖遇偽萬戶尹義石清等逆戰破擒之○九月取德清擒其院叛鍾正直趨湖州之昆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偽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常遇春統奇兵由大舍港入結營東門復出敵

會徵何不早虎使我太祖東征西討而用盡精神於軍旅耶

取湖州嘉興等府勢如破竹徐元帥仁威所

州取抗

方憂來無他意

背且填壅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遣其平章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遇春等與戰碎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敵眾大敗其五太子及呂珍朱暹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珍暹皆善戰士誠倚之於是皆降士誠為之喪氣遂以呂珍等徇於湖州城下城中大震其守將李伯昇及左丞張天麒舉城降華雲龍率兵攻嘉興亦克之○命李文忠總水陸師下浙江文忠遣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偽將戴元帥出降復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守將謝五等全城歸順杭州守將偽平章潘原明聞之懼遣其員外方彝詣軍門約降文忠曰師來攻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乎彝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擇所托而來尚安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引入卧内懽笑款接命條畫入城次第翌日遣歸原明遂封府庫籍軍馬錢糧及執首將蔣英劉震出降文

取紹興

張士誠遣兵

未拒何足

以當我李

將軍不嗜

殺人之師

區、野、旅

敢竊取高

位而與飛

龍戰于亦

足蓋已

忠入宿於城遂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借民釜即磔以徇由

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凡得兵三萬糧二十萬石上以原明全

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授浙江行省平章命懸胡大海畫像刺將英劉震

心血以祭之○李文忠復進攻紹興路克之○十一月徐達會諸將兵進

逼姑蘇張士誠遣兵來拒大戰於尹山橋敗之又敗之於鮑魚口遂進圍

城達命諸將分門而軍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等築敵

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礮着物無不糜

碎礮風着人皆死城中震恐士誠發出兵挑戰皆敗忽忽計無所出時指

揮某成軍委門徐達督攻委門士誠兵出拒戰成率先奮擊左脇中矢死

事聞上痛惜之追封東海郡公塑像祭於功臣廟○平章俞通海分兵

取太倉州民獻羊酒香花迎降滿道而海却其獻慰諭之約束軍士秋毫

無犯民大悅偽帥陳仁等率大舶百餘艘來降崑山及崇明嘉興聞風皆

也

宋王

韓林

兒卒

隆松江路守將朱顯忠聞之亦降○十二月宋主小明王韓林見其弟小明

王初為劉福通等所立都於亳自亳徙安豐自安豐徙都汴梁兵敗復走

安豐安豐沒於張士誠乃入建康上及諸將欲奉之劉基不可而止至

是卒

謹按

韓林兒之立也與漢更始劉盆子相類皆為人所立君臣之分未

立蓋已不能君人亦不以為君者也哉太祖為吳王時用人

行政見於牒文則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上下施行率以為常遲遲

三年不別建年號猶稱龍鳳及其既死乃始稱吳元年孔子有云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嗚呼哉太祖之至

德視周文有光矣○又按征張士誠時有詔諭榜文稱龍鳳十二年五

月日皇帝聖旨○吳王令旨是時小明王猶未卒也

其小明王既歿上與群臣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建宮闕

命去雕

琢奇麗

營繕者以宮室圖進上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

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德者必以堯為

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

太祖營建以



朴陋為制  
具賢君也  
與尚雕琢  
奇麗之君  
大不相侔  
矣

書訓愈  
冊肯  
不取  
文石

友諒  
欲報  
仇太  
相其  
意甚  
切

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昂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於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今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上曰爾不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尋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鍾磬等器并定樂舞之制續陳友諒建都武昌郡是月朔日友諒設朝宣江國公張定邊問曰朱氏恃強侵我江西此仇不可不復前者命卿招軍不知能得幾何定邊曰主公雖失江西而江北兩淮黃等處地方糧儲不少即今諸路不收人民饑饉聞殿下招兵俱來就食群雄小寇來歸伏者計有六十萬矣友諒曰軍兵雖足柰盜甲器械舟艦皆未能備何定邊曰臣與陳英傑戮力經營凡百已全皆無所缺友諒

與食足  
然后可  
行師友  
訪問及  
糧草得  
兵家之  
法

金陵  
一鼓  
可定

朱家之仇  
再世莫解

曰糧草濟否定邊曰已有一百三十餘萬亦足以濟友諒曰既軍糧備即今便可發兵收復江西併下金陵以報前仇言未畢有丞相楊從政啓曰若論此仇不可不復柰金陵君臣智勇兩全不可輕敵今張士誠與朱氏有不可解之仇况吳國兵多民富以臣愚見莫若脩書連和遣一辯士往說之諭以利害之言使彼憤怒必致發兵再令二使往浙東說方谷珵廣說陳友定同發兵以夾攻之則朱公必當東南之敵主公然後統兵直長驅而進則金陵一鼓可定也友諒大喜曰丞相之言最當遂遣大夫丘士亨往蘇州那日吳王朝畢近臣啟曰今有武昌漢王遣使在外士誠命丘士亨入來參見士誠問曰汝是何處來使答曰臣乃武昌漢王殿下大夫丘士亨奉主命來使上國有書呈上張士誠得書大喜乃謂士亨曰孤與朱家之仇再世莫解日但飲恨卑力不能復耳若得漢王同力來攻此乃孤之至願當即發兵共取金陵士亨頓首拜謝士誠復問曰卿漢

金陵一鼓可定

朱公  
治世  
人傑

以二傑  
攻一傑

張士誠欲  
併取金陵  
全不自揣

太祖書遺元

主何如也。士亨曰：人傑也。吳王曰：金陵。朱公子何如人也。士亨曰：人傑

也。吳王曰：孤何如人也。士亨曰：亦人傑也。士誠曰：何為俱是人傑。士亨曰：

漢王起於蕪黃，兵多將廣，天下畏之，乃創世之傑也。朱公招賢納士，明政

務，仁乃治世之傑也。殿下富饒無比，拒險保隘，乃守世之傑也。比有鼎

足，不能上下，今殿下若與漢合兵，共取金陵，以二傑而攻一傑，則彼獨

力不能支，兩國之強勝之必矣。士誠大喜曰：丞相之言切當，遂召呂珍為

元帥，張虬為先鋒，李定、李寧為左右輔將，領兵十萬攻取安豐，孤隨領大

兵徑取金陵也。卿等悉心努力，若平定宋地，併取金陵，即就淮東之地封

卿等為王，四人拜謝，引兵直向蘇州而出。

正丁未 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

正月 上遣使以書遺元，擴廓帖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等為擴廓所拘留，

上屢以書諭責之，不報。至是復與之書曰：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右，閣下

欲使臣汪河

以息後日

兵端奈何

擴郭迷而

不悟卒使

太祖伐蜀

滅元而天

下混一亦

天也

元禮於

之先以興復為名，提兵河北，相去各天一涯。繼聞先王去世，閣下克成

其功，且以丹煥章齋書致禮，跋而來使，予踴躍興起，用遣汪河致禮，同

往為死者弔，為生者慶，初非無故也。今汪河去而不還，予請以古人之事

言之。昔春秋之世，諸侯分治，朝聘以時，未嘗執其使者。齊桓公伐楚，楚使

行人來聘，師乃次於陞，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

誠道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况閣下控守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

張思道操刃於潼關，李思齊抗衡於秦隴，俞寶之兵蓄變於肘腋，王信之

衆生爨於近郊，恐閣下自以功成遂安如泰山，置之不問，坐使諸雄連結，

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為閣下惜。所以數四遣人奉書，實聽者。是予欲

盡一得之愚於閣下，閣下何為自矜，倘即遣能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楨

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於天下。如其不然是，又開我南方之兵端，

為彼後日之戰禍，閣下其審思之，毋貽後悔。

李占古 卷之二 太祖書遺元

**謹按**臣建曰使察罕不死天下將分為南北使擴廓能聽我太祖此書之言而內和諸帥外睦鄰交天下亦將分為南北此書所以為一之業耶

元將不識天命在我太祖而妄出師戰爭其大敗於傳元帥必矣

大奮起衝其前鋒

指揮戴德率兵取沅州圍其城六日守將李勝降擢德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命傅友德守徐州二月元擴廓帖木兒遣其驍將左丞李貳來寇兵駐陵子村友德堅壁俟其出掠乃將步騎三千餘沂舟至呂梁捨舟登陸擊之李貳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即躍馬奮槊刺韓乙墜馬其兵敗去友德度李貳必益兵來闚趨還城開門出兵陣於城外令士卒皆臥鎗以待聞鼓聲即起擊有頃李貳果率眾至友德令鳴鼓我師皆奮起衝其前鋒李貳眾潰溺死者無算遂生擒李貳獲其將士二百餘人馬五百餘疋擢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命免太平應天鎮江諸郡租賦有差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弊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煖為人上者固當

恤民之道豈多乎哉

愛民之君心當如是

真主規模自別

太祖言皆是激發鼓舞徐將軍諸將士

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无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傅欽對曰益民王者之善政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上因嘆曰吾昔在軍中嘗之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况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等處租賦一年

**謹按**時猶張氏未擒南北未一而即以蠲租恤民為務真主規模與一時群雄自別

**大軍圖姑蘇**又不下徐達遣人自軍中請事上勞以手書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之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伏羲群策畢舉所以克集太勳肇啓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靡群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

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從宜行之

賢

**謹按** 莊誦此書魏國之事我太祖我太祖之待魏國所以君臣交

大祖定文武二科取士之法皆所以計安天下保國之良謀也

三代治化所以

策

三月定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事其有兼通書律庶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治國齊家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等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

太祖真有心手足腹心之愛生則封爵而與榮死則揮淚而流涕千古僅一見也

太祖痛念二親一本之愛不期然而然耳

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徐達檄俞通海兵討張士誠通海於城渡橋戰敗賊寇提兵桃花塢蕩其營中流矢創甚還京師上幸其第見其病革顧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遂揮淚而出明日通海卒年三十八車駕復臨幸哭之慟從官衛士莫能仰視

**謹按** 俞通海後追封豫國公改封魏國公配享太廟復塑像祭於功臣廟弟通源通淵亦皆封侯

正四月 仁祖忌日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已而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不能仰視○五月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為學士朱升為侍講學士並知制誥兼修國史○六月久不雨上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疾等曰予

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宮中所需蔬茹醢醬皆

減膳求雨太祖

李行五此占三月通已充宗

之仁德

得民心則得天心

李善長等勸  
太祖即皇帝位欲其有主以慰民望

太祖不肯突居天位亦謙德之君也

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為之。懼其煩擾於民也。既而大雨。群臣請復膳。上曰：亢旱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奚能其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於脩己，誠於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上即皇帝位。上不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群臣剗削，始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上曰：我思功未服於天下，德未孚於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尊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遺譏於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謹按** 張士誠初起高郵而渡已稱王。陳友諒方有江漢而即已稱帝。棧高祖誅秦滅項，然後從諸侯王之請而即帝位焉。真主規模固自別矣。

**中書** 李飲水楊希聖弄權不由執政。李善長劾奏之。上命黜其

士誠兵大敗  
壯哉常將軍之謀畧也

馳鐵馬  
飛雙刀

皆城百戰

克蘇州  
執張士誠

面云：姦狡百端，詭譎萬狀。○張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決戰。覘城左方見陣嚴整，不敢犯。轉至盤門，欲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兵。後遣兵與鬪，戰良久未決。遇春撫王弼背謂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鐵騎飛雙刀，往擊之。敵小却，遇春率眾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澤甚眾。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輿入城計無所出，勢益窮窘。○丁德興同諸將圍蘇州。八月卒于軍中。

**謹按** 丁德興後追封濟國公。塑像祭於功臣廟。

**正姑蘇圍甚急**。士誠收拾餘燼，猶背城百戰。無錫莫天祐與士誠為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嘗遣至士誠所為邏卒所獲。徐達釋而勞之，待以腹心。於是屢遣茂善游水往來，因獲其彼此所遺書報。得士誠天祐虛實，知城中困乏，乃親督兵攻破之。○九月遂執士誠及其官屬將校士卒凡

士誠數自  
莫亦天與  
我明而促  
群雄意也

誅友諒敗士  
誠壯哉徐  
常李三將  
軍

懷封  
名將

指張相  
欲為趙  
高

命討方  
國珍

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還師取無錫州執  
莫天祐又取南通州上誠在舟中閉目不食比至上欲全之而士誠自  
縊死乃以書送神保大王等還元上召諸將見於戟門降勅褒諭曰自  
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  
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積富今亦就擒非  
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勩自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  
必有名世之將以佐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於古之名將乎於是封右  
相國李善長為宣國公左相國徐達為信國公平章常遇春為鄂國公餘  
進爵賜金帛有差○張士誠既平參知政事張昶欲亂政使人上書稱頌  
功德謂群雄既平宜及時為娛樂上以示劉基基曰是欲為趙高也  
上領之既而裨陰事覺命都督馮勝等鞠之獲實昶伏誅○遣御史大夫  
湯和督諸軍討方國珍國珍之初降也約云降城下即納地來朝及克杭

方國珍  
挾詐降  
陰叛逃不  
得太祖之  
神見

瓊  
音霸  
堰也

台州等處  
降勢如破  
竹朱將軍  
亦戎朝之  
名將也卒  
之事定功  
成而封侯  
宜矣

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覬我虛實為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  
南交陳友定圖為犄角上累書責其懷姦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  
十萬石國珍不報上遂遣湯和總兵吳楨為副率諸衛軍討之諭之曰  
爾等奉詞討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願也和  
等兵至慶元國珍惧遂遁入海島吳楨引舟師乘潮夜入曹娥江夷瓊通  
道追至盤嶼島合戰敗之大獲其戰船人馬輜重而還○復命浙江行省  
參政朱亮祖率馬步舟師討方國珍弟國瑛於台州兵至天台縣縣尹湯  
槃以城降進向台州國瑛出兵拒戰擊敗之遂攻城國瑛棄城拒守士卒  
無鬪志往往逃潰國瑛度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奔黃巖亮祖入其城  
遂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温州陣於城南七里方國珍之子明善將兵拒戰  
我師敗之追至城下分兵攻其四門明善遂挈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諭  
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將同僉喻伯通亦降○十月上謂給事中吳去疾

李占吉此點自正月通已充示

共式二丁

太祖與徐達等君臣相遇而成大功千載一奇逢也

四大將軍相率

太祖諭諸將用兵之道進取之方一一如神說者多謂孔明之耳世

等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等皆鄉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今掃除群雄撫有江南每中夜思之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先是承元制禮儀猶尚右至是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李善長為左相國徐達為右相國○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長淮大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為征南將軍何文徽為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顛滁和無為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叅政張彬率武曲荊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常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總遇數騎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

切

兵凶器戰危事苟紀律不嚴則士卒立見其敗此太祖以坐作進退之法攻取擊刺之術倦為將士論者以此

彭越宣力山東

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雖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叅將馮宗異即馮勝分為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叅政傅友德皆勇略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群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聞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西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数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變通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

征令斬以狗眾

太祖數元君  
巨之失而  
欲驅逐之  
以恢復中  
國是用夏  
變夷不欲  
以胡元亂  
我中國也

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為爾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允號令征伐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權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眾皆股慄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為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允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為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於是達等拜命辭出○上既諭遣諸將征伐復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蘇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屨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

朝廷天下根本

禮義御世大防

中原氣盛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今以中國之人反附胡虜何等可惡

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夷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經陳紀收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垂復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



自漢唐晉宋一統之君孰有如我太祖立綱陳紀內中國而外夷狄之防哉

一作頌

太祖頒律令亦天下之大經大法兩在

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安無所主深用疚心予奉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如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求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無華夏族類然曰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無養無異○十一月令中書省詳定律令頒戊申曆先是上以唐宋以來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姦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欲頒示成法俾內外遵守乃命左相國李善長叅知政事傅獻楊憲太史令劉基翰休學士陶安等同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姦貪之吏得以

斟酌刑名為遠及之法

百花開關殿庭

方國珙等相師來降湯元師英勇無敵

刑各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既而劉基及太史院屬高碧異以所定戊申曆來進上遂命頒行之續是年隆冬大寒百花開開上曰異哉此何兆也劉基曰陛下時方太平百花呈色開開於殿庭此清和景象太平吉兆也是時方國珍遁入海島

上復命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和等復遣人招諭之國珍乃遣子明善奉表乞降既而親率其兄弟子姪并所部將士待罪軍門湯和送國珍於建康浙東悉平是百花之開果中劉將軍所料○是年徐達等兵至

東山界首克沂州守臣王信遁王宣降進取嶧山下青州遇元帥也速兵傳交德率騎五百與戰佯敗走達麾後軍齊進俘斬甚眾守沂州元將楊知院遁去進攻益都路宣慰使普顏不花捍城力戰不能支城陷普顏不

徐元帥大破

胡虜已知  
天命歸我  
明真主矣

花死之。平章保保降。○十二月我師至東平。元平章馬德棄城遁至東阿。參政陳壁以所部五萬餘人降。又取萊州。取濟寧。元將平章陳東直出走。兗州以東郡縣相繼降附。又取濟寧。○胡廷瑞等師度三關路。光澤縣下之。進攻邵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至建陽。其守將曹俊疇降。上復命湯和等由海道進取福州。和偕廖永忠、吳禎等自明州。波即寧波。嚴程乘風進。舟不數日奄至城下。圍其西南水部三門一鼓克之。守臣曲出遁。上出觀園立持。世子從行。上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勞四體。樹五穀。身不離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饑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太祖示太子  
知農欲其  
體恤下情  
其意厚矣  
此非沽名  
以釣譽

規訓世  
子

張氏妻  
子以節

夫必其  
君妻必  
其夫忠  
節兩全

臣建曰。書曰。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周公之所以訓成王我。聖祖之訓太子。胎合周公心法。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齋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遂自縊死。○楊璟經略荊州等處。皆平。徐達率諸將進克沂州。元守臣王宣降。王信遁走。又取澤州。遂攻青州。遇元將也速兵。傅友德率騎與戰。大敗也速。來追達。麾軍進擊。俘斬甚衆。平章保保降。山東宣慰使普顏不花。捍城力戰。及城破。還與母訣曰。兒不能兩全。忠孝矣。達聞賢。遣使召之。不往。彼執不屈。與總管胡濬。知院張俊皆不。花妻阿魯真亦抱其子。并女妾俱投井死。○九月初。國珣雖以三郡來獻。實未納土。特欲陽借我聲援以拒元。太祖方連兵北伐。不暇往討。嘗遣使招之。國珣云。俟克杭州。即納土。及我師克杭州。猶自據如故。以書責其。懷詐反覆。猶不奉詔。太祖笑曰。待我平張士誠後。彼雖欲奉正朔。及

太祖實錄卷之九

至善長等勸  
太祖即皇  
帝位愈勸  
愈辭有文  
王三分天  
下以服事  
殷之意我  
太祖可謂  
至德矣

卓哉  
命天子

矣時既克士誠乃命湯和及吳禎率常州長興宜興江浦諸軍討之  
二月癸丑李善長率文武群臣奉表勸進。上曰吾始即王位不能拒勉  
從衆言。今卿等復勸即帝位。恐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等頓首復請曰天  
生聖哲。本以為民。殿下之即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  
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固却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殿下謙  
讓之德。著於四方。感於神明。願為生民計。早徇群臣之請。上曰。中原未  
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讓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  
禮儀而行。不可草草。越數日。善長率禮官以即位禮儀進。上允之。  
是年。上即皇帝位。景星慶雲昭布於天。象灵芝瑞皇呈生於地。維四夷  
賓貢。萬國朝宗。卓哉真命天子矣。

此四紀我

太祖初即帝位。南平閩廣。北定中原。時事止。戊申洪武元年。

即位

戊申大明洪武元年

正月四日乙亥。上親為文。祭告天地於南郊。禮成。上即皇帝位於郊  
壇南。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祖考皆為帝后。先是  
上祝天。如臣可為生民主。伏望。帝祇來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如臣不  
可。至日當降烈風異景。使臣知之。京師自舊臘以來。雨雪連晝。城市陰晦。  
及祭告即位。天氣澄清。風和景霽。香霧上凝。下靄甘露。景星此天開。景運  
之徵也。○立妃。馬氏為。皇后。立世子。標為。皇太子。初。上率師渡  
江。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與吳漢戰。無虛日。親率妾媵。完  
緝衣。鞵助給將士。夜分不寐。時常助。上規畫。動合事機。上嘗焚香祝  
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后謂。上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  
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願者扶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人  
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

天開太平  
路景星  
集於殿  
堯舜日  
重光矣

念皇后  
之功

卷之五十五 洪武元年 己丑 洪武元年 洪武元年

庶觀高皇后

所言皆治

良而收拾

民心之大

要謂之女

中克舜非

即

縫

高皇后深

得諷牖之

體

上曰爾言深合我意。及是冊立為皇后。上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

倉卒廡蔭亭豆粥。潭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

皇后起布衣時同其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恐饑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

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

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為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

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反欲危朕。后輒為彌縫。卒免於患。殆尤難於長孫

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話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復為惕

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曰。妾聞夫婦相

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我朝高皇后之德。無異任姒。其以忘貧賤相惕。以夫婦君臣相

保。難易致微。尤深得諷牖之體。

正以李善長為中書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章溢為御史中丞。辛巳。以李

善長等兼東宮官。先是劉基陶安言於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

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

之。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於年

未長。學問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務。

他日軍國重事。皆令啓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

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

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

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壁。不以付

拙工。於是李善長為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傳。兼府

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

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

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

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

太祖不依劉  
基陶安二  
子之請而  
必立東宮  
官以輔導  
之且所諭  
之言一洗  
元人之旧  
習訓太子  
者當以太  
湖為法

命廷臣  
兼東宮  
官

卷之七十五

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一朕所以特置資而與卿等意其不合卿等  
德性且妙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安樂耽於安逸  
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安樂耽於安逸  
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謹按** 我聖祖此舉置超越千古之見可為萬世法

太祖明祀典亦國家之大體

正勅李善長等言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不嚴於祭祀以交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靈貺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於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圓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中書省御史臺臣進所脩大明令命頒行天下諭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書曰刑期於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於律刑措斯亦不難故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懷○定衛所官軍

太祖頒律令亦國家之大法

太祖定兵制見國之大事不可亂處

廷瑞兵環四門元始諸營納款

湯廖二元帥計取延平

諭

陳友定早不納款投降

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太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鈴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連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納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單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所擅專自是征伐率以為常○胡廷瑞等兵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恭政陳子琦謀固守不戰以老我師備禦甚堅我師圍之數與挑戰不出廷瑞督兵環其四門攻之益急敵不能支達里麻夜潛詣營納款詰旦總官翟也先不花亦率眾出降廷瑞整兵入城執陳子琦送京師○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先遣人招招元平章陳友定不從遂進至延平隔水而陣分一軍度水攻其西門友定見兵氣勇銳不敢爭鋒但嚴兵固守令軍士巡城晝夜不休息諸將請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其有攜二心殺其將蕭院判士

至勢感而  
飲藥是自  
苦而已

楊璟進  
攻永州

元兵  
火敗

福建一省悉

國  
款

王

卒多踰城夜遁。我師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感，乃退於省堂，飲藥飲之。奉政文殊、海牙等開門出降。我師入城，友定復甦，遂械送京師。○楊璟等進兵攻永州，元守將右丞鄧祖勝求救於守全州平章阿思魯，遣兵來援。我師逆擊敗之，遂進逼其城。祖勝出兵南門拒戰，又敗之，獲其將王鑑、祖勝。收兵入城固守。我師圍之，元兵復自廣西來援，駐東鄉、荷湘水，列七營，軍勢甚盛。璟遣指揮袁子明等擊之，元兵大敗，獲其萬戶丁武等一千餘人。○二月，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王師已克寶慶，既而復為元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兵策、澗，賊眾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周文貴遁去，遂下其城。○胡廷瑞等兵進克興化，遣建陽降將曹俊、疇招諭汀州、寧化、連城、芫縣。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於是泉州、漳州、潮州、郡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恭政、朱亮祖為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主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

遠近相繼  
附投降納

款皆太祖  
順天應人  
之師所致

定亂安  
民正在  
今日

肅清南  
服在此  
一奉

太祖命將  
出師取府州

縣勢如破  
竹人心悅  
服故尔

特角  
進師

縣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懼，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是道。肅清南服，在此一舉。○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衛及南淮、韶州、特衛、車馬、會、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廣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率師由韶州直趨德慶、三、方進師，為特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侵掠。○又命都督康茂才、總、率、步、騎、大、軍、往

太祖以大牢  
祀孔子便  
見尊賢重  
士千古一  
君尔

徐將軍攻圍  
安樂元將  
俞勝已破  
其胆笑獨  
恨其潛遁  
而不立誅

太祖論用兵  
不拘常法  
其破敵如  
神蓋妙於  
善而善於

山東恭同大將軍徐達併取中原。○下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諭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脩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脩祀事於闕里，爾其敬之。○徐達等兵取東昌路，斬其守將申榮。王元輔進克潁州，攻安樂元守將俞勝遁去。其郎中張仲毅出降。○三月，徐達等引兵上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取汴梁。守臣李景昌遁。○以劉基為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上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荷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

戰者也

元 舍親 而奔 異國

太祖所諭君  
卿之書能  
使為子者  
惕然而寒  
心居獨  
非人子乎  
而顧甘舍  
於其母也  
于是見冊  
婦降溺其  
能子矣

矢石觀戰陣之事，因闕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先是君弼自廬州走安豐，安豐破復走汴梁。元將李克彛使守陳州。上遣使陳河，以書諭君弼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群下之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疆，與予接壤，若欲獻計帥師，侵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立龍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天各一方，朝思暮念，以日為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為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於是，幡然而來，予當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以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

名

楊璟仁者之師四境望風皆歸附太祖其人矣

一本作

林本欲助手足之形輔佐張皇之勢柰因奸黨阻梗今有漢賊窺伺於江

太祖發兵十萬救安

上乃歸其母於陳州君弼感泣至是王師下山東西指汴洛君弼納款降命為廣東衛指揮僉事。○楊璟等兵圍永州月餘不下璟乃分兵遣周德興張彬進取全州元平章阿思蘭聞王師至率眾夜遁奔象州全州民以城降於是道州寧州桂陽藍山常寧守將皆來降攻武岡州守將曾權亦降。○元將汪全寶直抵金陵求救兵有書呈上其書曰北宋王韓林頓首再拜上。金陵朱殿下。切念公子威聲震於海內恩德溥於四方。林本欲助手足之形輔佐張皇之勢柰因奸黨阻梗今有漢賊窺伺於江西吳寇攻攬於淮右彼此夾攻安豐又困念林孤弱不支故奉書求援伏望殿下加一旅之師懸倒懸之急林雖無用亦當感恩圖報勢在旦夕。懸拜垂仁不宣。太祖看書畢乃與群臣議曰兵兵圍困安豐韓林求救此事如何劉基曰此張士誠假途滅之計欲圖我金陵也。殿下可速同常遇春領兵十萬先去救安豐然後遣人往江西調徐達兵來隨後東應。

張士誠兵呂珍張虬攻破安豐城池

張士誠兵

奔泰州

今必成所

日哨

即

則淮西江南兩地管保無虞。太祖大喜即令汪全先回教他着意堅守城池我不日統兵來援汪全拜謝辭去翌日太祖兵行至泗州界傳令安營。太祖升帳汪全馳至帳下悲泣號拜告曰臣未到安豐中途聞知呂珍張虬攻破城池將臣主并劉福通盡皆殺害已據安豐城矣。太祖聞言怒曰這賊無知敢此狂悖即下令諸將必須努力攻取安豐橋擊呂珍張虬與宋王報仇二人聞知大驚商議去就之計乃曰金陵兵將智勇過人不可輕敵既而常遇春勒馬橫鎗高叫呂珍馬敢來犯我淮西之地呂珍曰我取安豐與君無預遇春曰唇舌之邦不得不救言畢即揮兵交戰相鬪良久呂珍力怯而走張虬領兵奔泰州去了。太祖鳴金收軍俄而哨報左君弼領兵來取安豐。太祖謂諸將曰吾方欲取廬州未果不期這賊引兵來取安豐此乃自速其死也可即發兵與戰眾將披掛上馬出城兩軍相撞太祖令左哨下郭英挺鎗來戰不兩合間後陣常遇春

李卓吾批點

十六



左君弼走入城

李文忠等一齊勇殺左君弼等大敗急走。太祖率眾追至廬州城下左君弼走入城中堅閉不出。太祖令分兵四面截路攻擊之使之無所容

**三**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至廣州招諭元

分省左丞何真真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為河源務副使嶺

海騷動棄官歸鄉里率眾保障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請於

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圍之久而不下真募人能縛成

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柰何養虎為患成慙謝

奴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以為將烹已也真

乃縛奴於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眾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

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炊火奴一號則群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

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為光武待倉頭子密不能及也競歸

之遂併有循惠二州嶺表民賴以安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或陳符瑞勸

養虎為患

何真縛成奴

鳴鼓以示

衆以為後

之為奴者

傲然則真亦義士也

何真表歸

附太祖亦

以義泛義

也豈指私

黨哉

廣東悉

太祖褒詭何

真亦為負

固不服者

知所傲也

為尉佗計者輒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其印章

并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奉表歸附○四月朔永忠等師至東莞何

真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

廣州時偽叅政邵宗愚據三山寨殘暴聞王師入廣遣人約降而延延不

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之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

及其徒黨皆斬於市馳檄往諭海南海北諸郡縣悉皆歸附○陸仲亨率

師畧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處進攻德慶元守將張鵬程棄城走廣東

悉平○廖永忠遣人送何真降表詣京師上賜詔褒真謂其保境安民

以待有德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名臣竇融李勣奚讓特召真乘

傳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諭之

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

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

何具識  
時達變

鄧祖勝食  
力勞飲藥

而少皆不  
知天命而  
以我大祖  
抗如此也

常遇春單騎  
破元兵是

以一人而  
當及萬之  
衆勇哉常  
將軍

元將鄧雲  
戰不克招  
之不送南  
方一義士  
也

上嘉  
節雲  
忠義

首詔蠲  
免稅糧

太祖命益工

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授真中奉

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璟等克永州先是璟攻永州

久不下乃於城外築壘困之鄧祖勝屢戰屢敗其萬戶何義千戶劉仲等

皆被擒至是食盡力窮飲藥而死參政張子賢猶率衆拒守璟聞祖勝死

督兵四面攻之夜漏三鼓指揮胡海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衆潰抗

子賢及元帥鄧思誠等遂克其城璟引兵進攻靖江今桂林府○命御史大夫

鄧愈統領襄陽等衛官軍征取淮漢迤北未附州郡愈遣指揮王成吳復

等攻唐州克之又取申陽生擒蔡國公史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

百人○徐達率諸將進攻河南府傅友德分兵取河南諸山寨首取福山

寨元右丞潘春兒降進攻陵青寨克之黑山寨守將聞風遁去又克仙人

寨擒元守將孫政等克神頂寨元守將張知院以其衆降達等進兵洛水

寨其主寨守將詹同脫因帖木兒率衆五萬迎戰常遇春單騎執弓矢衝

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攢刺遇春遇春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敵敗散

走詹同奔陝州其衆悉降遂營於河南城北門其行省平章梁王阿魯

溫請降乘勝進克陝州直抵潼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薛楊飛等拒戰馮

勝先登擊敗之遂入潼關攻李思齊營思齊棄輜重奔鳳翔我師遂取華

州時陝西州郡皆李思齊張思道即張良弼二人所據○大軍克裕州執元守

將平章郭雲勇力有謀略時河南諸郡皆下雲獨守裕州累戰不克招

之不從後以孤軍敗被執上嘉其忠義釋而用之○立山東行中書省

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為山東參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為江西參政安

在翰林上嘗賜以一對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林文章第一家○以山

東州郡新附詔今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命指揮朱英復姓沐調守建

寧節制邵武延平汀州三衛時英從大將征閩有功遂有是命未幾擢都

督僉事○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圖以示子

畚王業之  
艱難以示  
子孫亦積  
德垂訓意  
也

昭德  
垂訓  
警也

又命朱升等  
命修  
女誠  
備女誠以  
示子孫有  
所持守亦  
謹於家教  
也

太祖禁貢奇  
巧之物亦  
尚朴之賢  
君

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  
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陛下昭德  
垂訓。莫此為切。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父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  
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覽。庶  
有所警。命儒臣學士朱升等。脩女誠諭之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  
家為先。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  
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  
未有不為禍本者。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明主能察於未然。其他鮮不  
為所惑。卿等為朕述女誠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  
守。○**蘄州**進竹篔簹。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  
故魚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蘄州**所進竹篔簹。固為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  
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

廖朱二將軍  
進取各府  
州郡而達  
魯花赤特  
各以次降  
附

王禕祈天求  
命之疏以  
法天道順  
人心最得  
主論之要

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五月大將軍徐達調都督郭興守潼關。  
先是馮勝既拔潼關。請於達曰。潼關三秦門戶。最為要害。李思齊張思道  
日所覬覦。宜擇將益兵為戍守。達遂以命興統指揮張龍于光等守之。○  
上巡幸汴梁。議定都蕙謀取元都。○廖永忠朱亮祖進兵取**廣西**攻梧州。  
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  
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聞我師至。即欲募兵迎戰。民無有應之者。既  
而聞州守吳庸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榆林。亮祖勒兵追斬之。於是潯  
貴等州郡以次降。附亮祖分兵道府江進克**平樂府**。○時王禕出為**漳州**  
府通判。上書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祈天求命。以為萬世  
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脩。則天眷自有不能  
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脩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  
心。寬大以為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卷之九

法天

順人

帝王為治之大要

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故能成四百年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為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今浙西既平租賦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為治之大要冒昧以聞疏奏上嘉納之

謹按

此我朝開國名臣第一大奏疏其言精醇剴切洞達理要雖周召孔孟之告君无以越此矣

元朝將敗故有內叛如紫觀者備言於環此莽虎為患之故態

廣西諸省納款歸降康將軍功過

六月楊璟等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柵據靖江險要以絕其聲援環引兵抵靖江城下屯於北關張彬屯南關合攻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眾固守環遣指揮丘廣攻奪關口環遂克其北門月城及其水隘斬獲百餘人復攻其西門不利相持凡兩閱月朱亮祖亦自平樂率師來會屯於東門象鼻山下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窮蹙驅兵南門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楊天壽等環因使彥高陰購其把水元師張榮上麾下裴觀以書射環營約降至二鼓觀縋城出見環備言儲積空虛人無鬪志可立取之狀環乃給白皮帽百餘畀歸為識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環命諸將率眾徑進也兒吉尼聞之倉皇出走追執之環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招諭兩江溪洞七月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各遣使齎印章請軍門降○廖永忠進兵次潯州容州同知明安普化率父老迎降進次貴州鬱林州知州張那海亦

徐將軍善解  
夢鬼谷先  
生莫是過  
矣

賤恤老  
稚孤貧

降進克橫州。次南寧。元上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住等遣使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遣指揮耿天璧等討元平章阿思蘭於象州。師至賓州。境阿思蘭遣其部將李左丞拒戰。天璧擊敗之。阿思蘭知勢不可為。乃率所部詣永忠降。敕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是年八月十五。上夜夢當天兩日月齊出。諸雪雜亂紛飛。倏爾底定。上謂徐達曰。此夢何解。徐達曰。陛下夢兩日月齊出。即大明明字。諸雪雜亂紛飛。即胡元等賊擾亂我中原。我明命將出師一鼓而擒之。即倏爾底定。此吉兆也。是年鄧愈進兵克隨州。元守將右丞王誠降。討平林張新寨及信陽玲瓏寨。遣指揮王成等攻破光石腦山寨。擒偽副樞張成同。僉劉敬等六十餘人。斬之。俘士卒三千人。於是葉舞陽魯山等縣相繼降附。南陽悉平。○上以中原兵雜之後。老稚孤貧者多。遣使賑恤。○時潼關以東皆平。上命諸將旋師。進取元都。上亦發汴梁回京。

太祖追念率  
衆除亂之  
日。欲其廓  
清中原。非  
得已而為  
之。

太祖誓師。欲  
其秋毫無  
犯。以故望  
風歸附者  
多。

元都異氣亡  
元之兆。

師。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論之曰。朕初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亂。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鬪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又未休息。故每念之。惕然於心。然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為群雄所苦。死亡流離。備於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格天。入主中國。將及百年。及其子孫。急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戮。適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掠虜。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此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皆感激。拜辭而行。○以都督馮勝為右副將軍。留守汴梁。○是月癸酉。元都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旦至晨。方息。越二日。己亥。又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從寅至巳。方消。○劉基自金陵來見。太祖大喜。諸將曰。軍師此來。勝負

劉基鄙友  
諒為鼠竊  
之賊不足  
慮

聯柵結  
寨非固  
守之計

劉基陳  
計

决矣。頃之基入。太祖賜基坐問曰。軍師與張士誠交戰。勝負何如。劉基曰。臣與李丞相并湯和等。連兵累敗三陣。今已退兵。太湖安營。此乃鼠竊之賊。不足慮也。臣夜觀乾象。見西北上殺氣不祥。當應一國之想。陳友諒令應休矣。但中主星亦有微灾。臣不放心。故來以觀勝負。何如耳。太祖具言兩戰不勝。韓成替死一事。即今陳友諒有船五十隻。雄兵六十萬。聯柵結寨。實為難敵。劉基乃問結寨之故。太祖備言其由。劉基笑曰。此乃取禍之道。非為固守之計也。友諒不知兵法。孫子有云。水地安營。其兵怕火。陸地安營。其火怕風。今以水上而聯船結寨。非勝策也。臣用一計。使陳友諒六十萬兵。片甲不回。太祖聽言大駭。曰。軍師計將安出。劉基曰。漢軍勢大。須以水火相犯。日決戰攻之以火。其破必矣。太祖曰。彼寨深大。四面皆有挑柵。鐵索穿縛。外面舉火。安能得入。劉基曰。臣自有計。殿下有陳友諒部下將否。太祖曰。有。劉基曰。此計可成矣。太祖即時令

識時達  
變良臣

劉基付  
計典丁  
普即

友諒  
帳中  
飲酒  
設事

友諒擬丁  
普即特為  
恃逆不忠

來劉基謂衆將曰。公等來降。皆是棄假求真。識時達變之良臣也。今殿下欲破陳友諒水寨。用公等內應外合。此機密大事。不可輕忽。必須赤心徇國。抗節致忠。方可幹此功。衆將軍等果以忠義為心。煩此一事。若不願去者。再圖別舉。道罷。有三十五人挺身向前曰。臣等受殿下厚恩。願以死報。那三十五人。却是丁普即為首。劉基大喜。即付計與首將丁普即曰。衆將軍今夜可去詐降友諒。來日乃是八月壬戌日。用火之辰。至晚只待外面火起。可即於內放火為應。衆將聽畢。告曰。舉火不雜。只怕友諒不肯信用。有悞軍師大事。劉基附以密計。授丁普即。丁普即得計。至晚駕一戰船。逕往陳友諒水寨而來。正值友諒與張士誠在帳中飲酒議事。哨報有丁普即等來見。陳友諒驕疑。謂二將曰。昔日朕命丁普即守安慶。却獻城降。彼今晚此來。必有所為。可着其入見。頃間衆至。帳下施禮畢。友諒曰。汝等皆恃逆不忠之徒。却投降順朱家。今乘夜來此。有何議論。丁普即

之徒

丁晉即  
呼天  
明心

報求賞  
爭在末

賜晉  
即華  
酒食

友諒度  
衆人念  
旧之心

劉基料  
計如孔  
明復出

戰船埋  
伏禁江

奏曰臣輩守安慶孤城無援力不能敵一時無柰所以詐降每思來歸不  
 得便機今晚得便故率衆走回望主公怒罪容納當圖死報友諒曰你這  
 厮必為朱家細作假意來降臨陣却為策應喝令左右盡行捉下待斬丁  
 晉即等齊聲大叫曰臣等冒死偷生特來獻功主公何故不辨真偽反生  
 疑忌皇天在上可監此心陳友諒聞言便問汝等却獻何功丁晉即曰臣  
 等見朱公子與衆將定計來日令常遇春領五百戰船三萬雄兵抄小  
 路往康郎山襲取主公水寨所以臣等不避艱險宣夜來報指望封賞今  
 乃反要斬臣等臣等死不足惜只是主公不察忠良冤屈無伸恐杜天下  
 納款之枉耳臣等既白此情速請誅死友諒聽言大驚曰却是如此汝等  
 早不明說不然幾屈殺衆人乃召三十五人入帳賜之酒食因謂待擒獲  
 朱某平定江西以後還須議功封爵衆人拜謝定邊陳英傑奏曰招納叛  
 降此主公盛德但恐此輩有詐不可收用陳友諒曰外人來附不可傾信

彼皆舊臣為朱家所逼而降今日此來乃衆人念舊之心况所言情理俱  
 真必無所詐元帥不須多疑言畢仍與衆將計議曰倘常遇春奪據水寨  
 則本營不守將何以為救應張定邊曰主公無妨臣分兵三萬將康郎山  
 小路截住常遇春度兵其地主公破朱兵時急引大隊人馬隨後夾攻破  
 之必矣友諒曰此計最妙元帥可即領兵前行○太祖升帳問劉基曰水  
 戰火攻兵家之常但未知乘機制變之道何如請問其詳太祖得其說  
 乃曰先生真孔明復出也急令衆將至帳前聽令劉基曰一統功業皆在  
 此舉衆將軍宜悉力吾令俞通海等五十一員將領兵五萬戰船一千隻  
 今晚夜深直抵陳友諒水寨將火銃火炮神鎗火箭火把舉發燒他排柵  
 專看大風起時便可舉火俞通海等領計先行劉基又使常遇春部英康  
 茂才沐英等四員將領兵五萬戰船一千隻埋伏禁江小口兩傍若陳友  
 諒逃出火陳必走禁江小口元帥即可奮力截殺務必成功遇春等領兵

李卓吾批發力三四月用已完

把截友諒

劉基行法

大燒水寨

友諒出火陣走入康郎山

去訖劉基曰。我與李文忠馮勝等領兵十萬。駕船把住鄱陽湖口。使陳友諒兵不得走脫。基分遣已定。因謂太祖曰。臣今晚此陣。務擒友諒。平定江西矣。太祖聽畢大喜。是日太祖登舟領兵去阻住鄱陽湖口。是時天色已晚。劉基於赤龍舟上設香燭祭物。只見浮雲盡散。河漢澄清。劉基整肅衣冠。登臺伏劍。拈訣念呪。不一時大風驟起。刮得友諒水寨搖晃不止。此時已三更。俞通海等見風起。率兵船將友諒水寨四面圍繞。令三軍舉刀斧劈開寨柵。却放起火炮。并物從裡攻擊。不一時延火燒水寨。丁普即等見外面火起。知是太祖兵到。遂於柴堆草場之處。一時舉火。良久水寨中四面火起。陳友諒在帳中。恰方驚醒。急呼太子陳理。并陳英傑問之。俄而哨報寨中并外面火起。陳英傑曰。此必是朱兵火燒吾寨。勢不可救。主公可速走。康郎山投張定邊營中避之。陳友諒急出水寨。登山涉水而逃。回看火勢正猛。但聞喊鬪之聲。搖動山岳。丁普即等三十五人皆不得

丁普即擒身報主頭。雖落而身不仆。死有餘威。

徐元帥出奇兵。平定元都。威震海隅。

出焚死於水寨中。惟普即雖在火中。猶追殺不已。時逃兵亂走。互相混殺。普即身被十餘劍頭。雖落手猶執利刃。若戰狀。植立。至翌日不仆。是時三十五人燒死在水寨中。後太祖平定天下。塑像立廟於鄱陽湖側。追封侯爵。歲時祭祀。厚卹其家。各令子孫襲蔭。至全鄱陽湖舊跡存焉。正閏七月。徐達等分布士馬。親取河北。遂自中深渡河。取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進克獲加隆縣。尹胡中。信便守衛輝。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其部將楊義卿來降。得船八十餘艘。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顥先遁。邯鄲縣尹都文王率耆老降。克趙州。獲元豹。邦傑部將侯僉院進克臨清。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以為向道。達檄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於臨清。進取元都。遣顧時浚。開以通舟師。先取德州。克長蘆。守將左僉院遁。至直沽。獲其海舟。造浮橋以濟師。常遇春等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速捍禦海口。望風奔走。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朵



常元帥率舟師以進。赫也。速等望風奔走。

以一千之兵而當十萬之師。且斬將追殺。罪英果是一員虎將。

二狐登殿。亡元之兆。豈偶然哉。元主遂北行。亦知天意。爾。

兒只進巴等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擒知院哈刺孫及省院將校三百餘人。俺普等皆遁。○師至通州。距城三十里為營。衆欲速攻之。指揮郭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和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而出與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為兩道，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王孛羅遜克。通州是月二十七日也。○元主聞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廷明石群臣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見而嘆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始天所以告朕，朕其可晉哉。豈可復作徽欽，嘶壁求活。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廝等皆勸固守京城，不聽。即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同留守。燕京夜半，遂開建德門北去如上都。○八月二日，大兵至燕京，攻齊化門，填濠登城而入。大將軍達登齊化門樓，執元淮王及丞相慶童平章。

迭兒左丞丁敬等戮之，獲玉印二，玉璽一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及封故宮殿，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持，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移。

術士對日月並行之言，其譏如神。

**謹按**：傳信錄先是元主嘗召一術士問以國祚對云：「國家千秋萬歲，不並行乃明字隱語也。此術士亦神奇矣，惜遺其名。」

下詔以汴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

太相定鼎金陵終不易，劉基之言。

**謹按**：我太祖雖因創業定鼎金陵，然以六朝國祚不末，而歷代帝王謂群臣曰：「大梁四面受敵，非建都之地，且人民稠繁，不可重勞興築也。罷之。」又有言：「遷於長安，以漕運艱難，而止監察御史胡子祺請遷都，關中不報。」又嘗議建都北平，可以控制胡虜，以問廷臣翰林修撰鮑頰對曰：「胡主起自朔北，是以立國在燕，天運已改，不可因也。今南京與王之地位宮殿已完，不必改而傳曰：「在德不在險也。」後雖營鳳陽為中都，然竟亦泥於劉基之言而不遷也。文廟因封燕王得天下，然後定都。

是月六日夜，京師天鳴。十一日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惟十惡不赦。○始該

京師天鳴亦

上天示我  
太祖而太  
祖大赦天  
下亦所以  
答天意也

劉基求婦有  
張良赤松  
子遊之志

太祖訪求賢  
哲隱逸之  
士有唐虞  
三代之休  
風

六部官職以分理天下。庶務尚書正三品左右侍郎正四品。御史中丞  
劉基辭歸青田。先是上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基言於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上然之。基

素剛嚴於是督察內外有犯悉寘於法。基復劾中書省都事李彬犯法

罪當死。善長素愛彬。祈緩其獄。基不聽。奏上竟處彬死刑。由是與善長大

忤。上回京善長愬之。基求退遂歸。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

求賢哲隱逸之士。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為之。

有司言費小不足斬。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

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汰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由

小而至大也。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遺之。上語中書省

臣曰治國以得賢為先賢者天下之望也。然布衣之士新授之政必有以

養其廉耻而後可責其成功。洪範曰九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

美意也。○九月江西行省叅知政事陶安卒。上哀悼親製祭文遣使祭

之。追封姑孰郡公。

**謹按**開國文臣膺爵封者甚罕。身封公者惟李善長一人。追封公者惟

陶安一人。劉基汪廣洋二人俱止封伯。此外無封者矣。

**元將**左丞自河中率眾攻潼關守將郭興德之兵始接指揮于光持矛

大呼橫衝其陣敵眾披靡興乘勝奮擊之追奔数十里元兵大敗李思齊

等自是不敢復窺潼關。○大將軍達遣孫興祖俞通源等帥師進克永平

府常遇春傳友德等略保定中山。河間俱下之。上以元都既克命

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下詔求賢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

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

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豈政

令靡常而人無守歟。刑辟煩重而士懷其居歟。抑朕寡昧事不思古而致

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致堯舜君民者豈固汨沒而已哉。今天

師本  
作

太祖下詔求  
賢國家之  
盛典後世  
無有及之  
者

幼學壯  
行

卷之九

詔改元

下願定口與諸儒講明治道故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十月詔改元燕京為北平府

置燕山等八衛以都督孫興祖華雲龍守之○常遇春等進取真定府守

將孫平章棄城走續天司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

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鈺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於此

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以

着儒梁真王儀為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昌為太子諭德○時御史大

夫湯和平章楊璟俱征南班師還京上復命和璟俱為偏將軍統兵同

大將軍征山西又調右副將軍馬勝帥師由河南進征山西渡河克武涉

下懷慶元平章白鎖住棄城遁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關元守兵奔潰

進取澤州元平章塔宗哲棄城遁破磨盤寨獲偽參政喻仁戮之進克潞

州○十一月大將軍術達帥師伐北平道真定趨山西所過擇人守要害

作賀

湯和楊璟承命統兵破七罕等寨無有一人能當之豈非天意亡

元耶

及平未附山寨遣傅友德薛顯將騎三千畧平定州擒其將湯同僉取七

堞寨遣陸聚攻車子等寨及并徑鳳山鐵山城山寨皆降之復取故關山

寨承天寨○鄧愈討蜀河奔張獲之悉定金商均房數州之境○馮勝既

克澤州元擴郭帖木兒遣部將韓札兒來攻楊璟與副將張彬往援之遇

元兵於韓店大戰璟等失利○召劉基還京師手詔曰爾昔從朕於辟碓

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驗日月之何光

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至於彭蠡之壑戰砲聲擊裂猶天雷之臨首諸軍納

喊雖鬼神也悲號自旦至暮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也哉今

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勳冊庶不負昔日之多難但看鞭一來朕心悅

矣基至京詔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上欲授基爵基固辭曰陛下

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宗顯先人是矣

太祖念劉基同患難不忘旧也

天下一家

臣何敢貪天之功

劉基授方畧基書片抵授之使夜半出兵云其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頓有黑雲起

李自王... 太祖使都督馬勝將兵攻其城命劉基授方畧基書片抵授之使夜半出兵云其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頓有黑雲起

劉基占雲之  
異有如卧  
就之再世  
者

元亡  
明興

中国悉变胡  
俗中国之  
不幸也然  
豈終胡俗  
已哉其必  
有用夏變  
夷者吾本  
相其明徵  
矣

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河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  
街枚毀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  
如基言衆以為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聖祖所謂指示三軍往  
无不克此其一徵也抑其昔見異雲而知天子氣此未見雲而預定兵  
符其淵微神妙如天合天矣。天且弗違矣况於人乎何有嗚呼勝國  
有如此臣擯而弗能用非弗能用也天實傑才以左右我。聖祖非其  
主不以授也故識者謂元亡而明興不在於是年庚申君之比奔而繫  
於當日犁眉公之用舍。

**正**詔禁胡俗悉復中國衣冠之舊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

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辨髮椎髻深簷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辨線腰  
褶嬾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與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  
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心久厭之及克元都乃詔衣冠悉復唐制士  
民皆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  
衣不得用黃玄其辨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  
復中國之舊。

**謹按**

何孟春曰秦不師古漢與三代時大法制弊不能復而文為之未  
存者亦十無四五。爰及兩晉五胡亂華漢家文物又復失之。元魏

太祖漢儒位  
教授太子  
者重儒術  
也

太祖詔諭四  
夷亦一視  
同仁也

大明已  
承統

抗亢搆虛徐  
公亦善於  
行師者也  
人不能也

之後中華從事胡服金元之後齊民盡習胡語胡俗非天生我。聖祖  
出而正之斯世其混沌矣乎。

**正**建大堂選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說書。遣

使頒詔報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各四夷君長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

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莫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

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

掃群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

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於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

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邇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十二月徐達與諸將

議取太原曰聞擴廓帖木兒以元主命率師遠出太原取道保安經居庸

關以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

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扼亢搆虛者也若彼

還兵救太原則彼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

兵多不整

我朝談與自

有人與我

太祖為內

應如元朝

擴廓部將

郭昂馬是

也此等畜

生元主可

殺之以儆

衆

使臣注河完

即來歸元

朝亦有此

忠臣

進擴廓帖木兒聞之果還兵其鋒甚銳萬騎突至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十騎衝却之敵軍於城西指揮郭英惠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

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達從之會擴廓部將郭昂馬潛使人約降且請為內應達大喜遂乘夜襲之

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炮為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炮伏兵亦舉火鳴炮遇春等引兵繼至鼓譟之聲相接敵軍大

潰亂自相殺戮擴廓方燃燭坐帳中聞變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跣一足急踰帳後出乘快馬從十八騎遁去追之不及遂克太原豁昂馬帥

餘衆降得兵四萬餘人馬四萬餘疋達復遣傅友德薛顯將步騎邀擊賀宗哲軍於石州敗之崞忻霍絳猗氏平陽并處皆平○前奉使汪河自陝

來歸河自癸卯歲奉使被拘於陝右至是凡六年枕厲不屈完節來歸

上嘉重之擢為吏部侍郎河備言唐帛事且上方略擴廓帖木兒竟由是取敗○詔來春舉行耕籍田禮諭廷臣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

神之常享必也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五穀而噫嘻之頌興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膳自經喪亂其禮

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其命來春舉行耕籍田○一日朝退還宮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

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商紂崇飾宮室而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

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又一日朝罷上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為天子卿

等亦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焚民居此心簡在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

太祖示君臣以元為盜

太祖躬耕藉

田重農本

自唐虞三

代諸君鮮

有此者

太祖示太子

以宮中種

蔬為戒其

視商紂之

崇飾宮室

典漢文之

築露臺者

不同矣

戒亦殷益  
不遠在夏  
后之世之  
謂也

太祖戒武臣  
勿忘負賤  
以杜今日  
驕奢淫泆  
其慮遠也

初飛之  
鳥不可  
接羽

新植之  
木不可  
搖根

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酸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  
宗創業之艱驕淫奢侈但恣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  
但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已喪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  
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軍士宴百官享勞外使未常設宴為樂爾等亦須  
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為驕奢淫泆之事則才常崇而家常裕矣○  
安南國王陳日烱遣使朝貢續天下府州縣官未朝上諭之曰天下初  
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  
在安養生息之惟庶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賸人而厚己况人有才敏  
者或尼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庶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此 紀錄平閩陝一天下大封功臣時事歷已酉庚戌凡二年

正巳酉洪武二年

正月高麗王王頴遣使奉表朝貢○諸軍攻天同路克之元平董竹貞棄

太祖在位止  
二年而蠲  
免糧稅之  
詔屢下亦  
仁民之主  
也

齊魯之民納  
款婦附太  
祖仁恩所  
致

再詔蠲免夏  
秋二稅太  
祖其念民  
度未嘗一  
日忘於懷  
笑

再詔蠲免夏  
秋二稅太  
祖其念民  
度未嘗一  
日忘於懷  
笑

城走追擒之傅友德額時并領兵巡太和嶺之西北次宣德府敗元將脫  
列伯○以功臣胡大海耿再成趙德勝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配  
享太廟○免山東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等處稅糧詔曰朕本淮右布  
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四年矣荷天眷佑西取陳友諒  
以安荆楚東縛張士誠以平三吳遂至八番直抵交廣以極於海悉皆戡  
定重念中國本我華夏之君所主豈期胡人入據已及百年天厭昏淫群  
雄並起以致兵戈紛爭生民涂炭是用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懼  
然來迎饋糧給軍不辭千里朕思其民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效順何  
忍復勞朕為天下之主深思憫焉已將山東行省洪武元年稅糧免徵不  
期天旱民尚未甦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再行蠲免近者平城都下晉冀  
土地疆宇盡為國家所有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歛尤甚齊魯之民及北  
平燕南河東山西新附地方洪武二年稅糧亦與蠲免河南諸郡歸附以

李正巳洪武二年正月己酉

太祖三詔免糧稅三代諸君未有如此者

太祖不忘江左之民與轉信木志漂母之恩一而已

太祖思將士

來必欲惠之奈西北未平則出師所經必資糧餉是以未遑今晉冀平大軍已入矣其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洪武二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以遂朕之初意今大兵所克秦隴并處新附地方重念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斂其洪武二年夏稅秋糧一體蠲免以稱朕恤民之意○詔曰朕本布衣率衆渡江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肇興丕基其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為京師之翼郡創業之初興師旅定群雄軍需錢糧供億浩繁止此數郡以足稅用子孫百世何忘江左之民朕欲數郡之民次第甦息故先太平次應天鎮江俱已蠲免稅糧一年今洪武二年夏秋二稅應天太平鎮江再與蠲免其寧國廣德及滁和蕪為寧州亦與蠲免以甦吾民稱朕意焉○遣使齎勅往山西諭諸將曰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曾定賞為大將軍并戒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遣各偏將大將軍征進其璟兵出澤趨潞里道與賊相拒雖少筭以

歲元之功未賞慮有沙中偶語之故態而為是嗚焉

太祖立功臣前以酌日前之助勞

耕籍田命嬪蚕

太祖命脩元

累軍此亦古今兵家常事又何慮焉太原之捷得此以分彼勢亦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和居馮宗異之下偏將軍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虜務在殄滅勿以細故為慮○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誰人無死死而不朽乃為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沒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鷄鳴山序其封爵為像以祀之○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祭禮○三月上耕籍田既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於北郊以為祭祀衣服詔脩元史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記載况史紀成敗示勸戒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監脩召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

太祖命脩元

朝之寔錄  
政事之得  
失以示勸  
戒

時號  
小康

互  
音

曹良臣計敗  
元兵其智  
謀不減於  
韓信

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脩開局天界寺取元經  
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又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  
及至正事蹟汪克寬等至。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  
時是非公於後世故有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始  
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畧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  
酣溺胡虜之俗制度流濶禮樂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  
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信信不見用天下遂至上崩然  
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不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  
爾等纂脩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  
戒既而進瀛翰林學士禱拜待制○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時城中守兵僅  
千人也速兵萬餘騎營於白河守將曹良臣謂其部下曰吾兵少不可與  
戰彼衆雖多然亡國之後屢挫之兵可以計破乃密遣指揮仵勇等於沿

檝  
赤

楊璟兵至唐  
州諭協應  
者散其私  
黨至是一  
鼓破唐州  
戮其首而  
宥其餘

思齊  
奔鳳  
陽

太祖書諭思  
齊令其去  
夷就華以

河舟中各樹赤檝亘三十餘里鉦鼓之聲相聞也速望之驚駭遂引衆遁  
去城中出精騎渡白河追之不及而還○大將軍達承制遣楊璟等還征  
唐州先是鄭愈下唐州以指揮朱某守之後唐州兵亂殺朱指揮蘇家寨  
賊將老馬劉及南陽郡縣皆相應而起事聞故有是命璟至南陽首諭協  
應者曰今天下大定唐州亂兵欲何所濟徒自速亡耳汝等皆有生理胡  
為效尤早歸田里轉禍為福彼如負固罪有所歸由是協應者皆散乃專  
攻唐州一鼓破之戮其首而宥其餘南陽悉平○大將軍達等兵克河中  
府遂會諸將進取陝西造浮橋渡河攻西安府○三月大軍至西安列營  
長安城北其平章王武率官屬士民迎降遂遣馮勝進取鳳翔初李思齊  
之奔鳳翔也。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  
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大  
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



胡元非我  
族類擊之  
且不暇可  
附之乎

中原全  
為我有

太祖所言皆  
激思齊欲  
其深思而  
自悟以附  
我中國也

思齊見  
書有降  
意

我軍不知竟欲何為。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為保守，擴廓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勦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為我有，向與足下相為犄角者，皆披靡潰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為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為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威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孑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賈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見書有降意，其麾下誘之與西入吐蕃，思齊惑之。及是王師至鳳翔，思齊懼，遂率所部奔臨洮。○四月，大將軍達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取慶

徐元帥進兵  
攻取慶陽

臨洮等郡  
而思齊等  
窮迫無措  
束手歸降

兵克  
蘭州

太祖不以物  
為室而以  
五穀為瑞  
重民生也

一莖  
五穗

然後從。臨洮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隍，得之其人足以備戰，聞其地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傍郡自下。諸將然之，遂進兵克蘭州、秦州及鞏昌，乃遣馮勝統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舉城降。時張思道弟張良臣守慶陽，聞王師克臨洮，大懼，亦以慶陽降。顧時戴德各將本部兵征蘭州，克之，大將軍送思齊赴京入見。上以其順天愛民，籌畫之良，視元將崛強北奔者為優，深加慰之。命為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於京師。○陝西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有一莖五穗，三穗者一莖二穗者甚衆，群臣皆賀。上曰：朕為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為瑞也。昔帝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時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剝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劫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太倉衛守禦指揮龔事翁

縣

太祖祝神勅  
寇以靖邊  
民是造福  
乎生民也

遣祭東  
海神

天下治乱先  
見於兆黃  
河之濁亂  
之兆也知  
其兆而預  
待之可以  
撥亂而為  
治

德帥官軍出海捕之。遇於海門之上。幫及其未陣。麾衆衝擊之。所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舟。奏至。詔以德有功。陞本衛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綺帛白金有差。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往捕未盡倭寇。遣使祭東海神曰。予受命上穹。為中國主。惟圖奠民。罔敢怠逸。蠢彼倭夷。屢肆寇劫。濱海州郡。實被其殃。命德統率舟師。揚帆海島。乘機征勦。以靖邊民。特備牲醴。用告神知。德被命復往捕之。倭寇皆畏懼。不復出。沿海遂寧。**續**是年三月。黃河昂沸。濁不可言。上憂謂大將軍徐達曰。天下未定。群雄割據。四方黃河之水。濁尚未清。此亂形也。未知天下何日定乎。徐達曰。天下未定。由胡元亂我中國也。先破元兵。然後擒友諒。攻士誠。破方國珍等。則天下自此底定矣。○五月。大將軍徐達進征平涼。張良臣復叛。達怒。趣至涇州。諸將咸以師來會。達恐良臣黨與相扇。為聲援。乃遣兵抄其出入之路。俞通源將精騎略其西。傅友德略其東。陳德略其南。顧時略其

常元則用計

破虜元君  
奔北而士  
卒夜遁

常遇春兵圍

慶陽時嘗  
夢見柳而  
亡每遇有  
柳處皆避  
至是卒於  
柳河川豈  
非數定安  
缺迺乎

北達帥諸將趨慶陽。以兵四面圍其城。良臣出兵挑戰。達麾兵擊敗之。○元也速復侵通州。上命常遇春以所部軍東還禦之。復命李文忠為偏將軍。副遇春征進。由遵化度鹿兒嶺。敗元將江文清於錦州。獲其士馬千計。至大寧也。速逆戰。敗走。進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主王慶生等。遂進攻大興。文忠度其必走。乃分兵千餘。伏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斬其將昂。住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羊五萬。全師還燕。○**正**肚七日。次柳河川。常遇春得疾而卒。年四十。訃聞。上震悼。罷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極至龍江。上親製文。躬往祭之。慟哭而還。上念其功。不置。謂廷臣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以十分而言。遇春居其八九。命配享太廟。肖像祀於功臣廟。位皆第二。追封三代。皆王爵。長子茂。封鄭國公。次昇。封開國公。長女許。為皇太子妃。○大軍圍慶陽日久。王保保欲為張良臣聲援。遣部將乾札

本行五五廿

卷之五十五

四三

反賊張良臣  
不知天命  
人心已屬  
我明真主  
爾城雖高  
爾兵雖精  
安敢與我  
徐元帥抗  
哉

王保保援以  
護良臣為  
我師所扼  
幸不濟納  
師求降有  
何益哉

兒攻破原州守指指揮陳壽等皆陷沒徐達與諸將議以驛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控扼馮勝亦駐軍於驛馬關之東去慶陽三千里與禮緩急相應復令傅友德薛顯帥兵駐靈州密正守邠州葉國珍守彭原以遏之札兒復攻陷涇州勝等追擊之札兒遁去初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兵精可據以守又以其兄思道與王保保為聲援賀宗哲等為羽翼姚暉等為爪牙故欲距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圍城數戰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王保保援兵又為我師所扼不能至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之絕至煮人汁丸泥嚙之姚暉等知事不濟敵門納師○八月二十一日達勒兵入北門良臣投井中引出斬之慶陽平并下平涼王保保賀宗哲皆北遁遣薛顯等追之不及陝西悉平達等班師還京

**謹按**

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初名或以為二人非也

**正**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自廣東班師還京上命皇太子

戴壽待幼主  
而專權不  
識天命順  
逆反取其  
辱

元兵  
攻大  
同

李文忠用兵  
知机大破  
胡虜與漢  
之韓無二  
耳

文忠令  
士卒飽  
食堅壁  
不動

率百官迎勞於龍江入見上撫慰甚復命皇太子送永忠歸第○時中原南北皆定惟偽夏主明昇竊據巴蜀未下上命楊璟往招諭之時昇年尚幼國事皆決於母彭氏及其偽丞相戴壽璟至蜀諭以禍福昇欲奉國入覲幸於群議不決璟將還復以書曉之極言大小順逆利害之勢昇不能從○詔李文忠代領常遇春之衆應援慶陽文忠行至太原聞慶陽已平而元兵攻大同甚急文忠謂副將趙庸等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關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受敵若候進止吾恐敵愈盛不可復制豈不失機衆曰諾遂由代出鴈門關○九月師次馬邑元邏騎數千猝至文忠與戰敗之擒其將平章劉帖木進次白楊門又擒黠虜西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視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遽令遷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為營先遣人間行達大同城中使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悉衆來攻文忠令飽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

卷之二

元主知事不  
濟無復南  
向意遂果  
於道

太祖於平虜  
之後延師  
儒立學校  
其以文教  
治天下乎  
三代以後  
之君未有  
而也

太祖大賞諸  
將公平正  
大魚有異  
心

張溫議論用  
一兵神效應  
敵卒使王  
保保走無  
歸路亦奇  
矣

章溢一生侃  
直不避權  
勢雖刀鋸  
在前亦無

誘敵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軍為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萬餘，獲輜重馬疋無算。遂進兵逐孔興，至東勝州，莽哥倉不見虜而還。先是元主走屯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知事不濟無復南向意矣。○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號都蠻來朝貢。○十月，命天下郡縣皆立學。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各存實亡。况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鬥，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怕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大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為急務，當速行之。○其露降於乾清宮後，死蒼松之上。宋濂作頌以獻。○十二月，大賞定中原及征南諸將。徐達白金五百兩，文幣

五十表裏，廖永忠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胡廷瑞、楊瑒、康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傅友德、薛顯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馮勝、顧時、朱亮祖、郭興等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餘將士各有差。○殘元王保保知大將軍南還，自甘肅以兵來襲蘭州，奄至城下。守將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悉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為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兵少，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不與戰。時指揮于光守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卒遇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行至矣。敵怒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堅。敵人伺夜二鼓登城，守兵擊却之。○御史中丞章溢卒。上憫悼，親製祭文遣人祭之。溢有文武才，蒞官所至有成績。天性孝友，撫世醇物。一本於誠，每臨大事，謏論不避權勢，必拆衷

所屈有臣  
如此何患  
奸臣不歛  
手

太祖深知國  
家利害用  
人賢否故  
所言皆石  
登實萬世  
之明法亦  
社稷無窮  
之利有天  
下者當置  
之座前以  
垂鑒云

社稷無  
劣之利

於理而後已。凡有諍論。上委曲從之。平生嘉言善行。不可勝紀。至是居  
母喪。悲戚過度。營葬親負土石。感疾而卒。○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  
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  
國家之事亦猶是矣。漢無外戚閹寺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戒。  
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  
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啻於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  
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  
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  
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  
於御夷狄。則脩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  
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  
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垂示將相。上

基與太祖  
論相才無  
毀亦無吝  
一至公而  
无私

劉基辭相有  
張良赤松  
之遊

心神恬身  
即神仙真  
帝王之言

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勳舊。且能和輯諸將。上曰。是教  
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上欲以楊憲為丞相。基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禮為權衡而已。  
無與為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觀其人  
可知。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償轅而破犁矣。上曰。吾之相  
無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柰煩劇為之。且孤大  
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謹按

國初將才甚衆。相才却數。陶安章溢繼卒。當時可相者。實無踰於  
劉基。使其爰立事業。當有可觀。繼此其桂彥良乎。

上嘗謂宋濂曰。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  
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  
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上御  
外朝。召翰林學士宋濂。危素。詹同等列坐。進饌。賜酒。上屢命盡觴。

太祖待翰林極厚

灑數以弗能飲辭。上笑曰。卿但飲雖醉無傷也。酒終。上賦詩一命。各以詩進。復命之。酒霑醉而退。李文忠以所俘脫列伯等獻京師。上曰。彼為其主耳。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仍賜冠服。

續庚戌洪武二年

太祖所問武臣之事皆大經大節非空談無益於已事矣

上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為先。以戰鬥為能。以必勝為功。今閒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嘗以此為監。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名將並矣。蘭州圍解。王保保自去。冬圍蘭州。至是百餘日。相持日久。張溫設方略。屢乘其怠。擊敗之。保保進攻不利。且惧。大將軍至。乃引去。事聞。陞溫都督僉事。詔再免山東河南北平三省及應天太平諸

蘭州圍解亦張元帥之方略神

厚古厚字

免除和七郡稅糧

太祖命楊璟討慈利諸洞

楊璟老將軍

人人道你好智略何為今日失策於蠻賊部下為其所執此恨怎消得恨怎消得

太祖責楊璟

江寧國廣德和七郡今年稅糧其徽州廬州金華廣信池州嚴州安慶處州饒州等九郡以次歸附。給供亦為煩勞。今年稅糧亦與免。湖廣慈利土酋輩屢連結諸洞蠻為亂。命楊璟討之。勅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誅其黨。必深入山谷。損傷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今師入其境。擊之。但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慎無逐利輕動。璟進兵抵覃屋寨。攻之。賊衆下山迎敵。官軍擊敗之。乘勝追至半山。山勢陡峻。視其寨三面巖險。而下俯江水。一面僅有路繞通。一人官軍不可上。乃回駐山下。而賊亦險阻自守。未幾遣人詐降。璟不悟。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為屋所執。由是盡知棧虛實。拒守。璟欲為持久之計。遣使來請軍餉。上降勅讓之曰。爾違吾言而妄動。不

湖廣慈利土酋輩屢連結諸洞蠻為亂命楊璟討之勅諭璟曰蠻賊

建曰時中原甫定遼蜀雲貴猶未平即屢詔大綱租稅歷考前代創業之君未有如此者

蚩賊以詐能平賊既已失矣又中其詭計以陷爾之部將爾之智略何在今再命衆降愚楊環太祖指其智略何在真羞殺我

太祖歷封諸王是親愛之也富貴之也

諸將士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各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棟為秦王第三子櫛為晉王第四子棣為燕王第五子懋為周王第六子植為楚王第七子樽為齊王第八子梓為潭王第九子杞為魯王第十子檀為蜀王姪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

**謙** 守謙文正之子南昌王嫡孫也

**正** 以危素為弘文館學士未幾謫居和州妻撫州金谿人字太朴以文學知

危素為人敦朴尚寔

公死即死國史

太祖謫素看守闕廟以愧素之不忠者有如漢王斬丁公之為者

人與同邑黃嘒字殷以同學問元至正末妻素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嘒為待制徐達克燕京下令元臣咸輸告身素與嘒約死於難嘒從人張午勸嘒勿死嘒不從竟投居賢坊井中死之素走所居報恩寺亦欲投井寺僧大梓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由是不死達乃以素歸上雅聞素名仍命為學士時年六十八矣一日上御東閣側室靜坐素至履聲窸窣徹簾內詔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流汗浹背上曰素實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謫余闕元忠臣守安慶為陳友諒所陷不屈而死上嘉其節立廟和州祀之上初用素雖以文學備顧問心實薄其為人至是既忤旨責令守闕廟以愧之素至和踰年憂俱而死

蔡子英不受官而退

**一統志**有蔡子英者河南永寧人元末舉進士累遷顯官元兵敗官不受退而上書大畧謂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不二朝廷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

太祖詔開科  
取士是以  
文教綴天

陳友諒  
陣中見  
取命見  
豈能長

鄱陽湖  
中能奪  
戰船遇  
春真奸  
僕

太祖收  
軍駐於  
江岸

友諒以  
箭射死  
郭英歸  
功於太

太祖以御  
袍賜郭英

以尉敵  
德比部  
英

不止。人問其故。子英曰。思舊君耳。上知其志不可奪。送之出塞。危素  
之失節。視子英輩。真愧死不暇矣。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策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詰  
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畫。畫律五事。試之。  
常遇春等於鄱陽湖。揮兵大進。自辰至酉。戰益力。賊兵大敗。友諒勢窮。乃  
與其子及陳英傑。張定邊。搶一舟。往北奔走。舟方行時。狂風從當面驟起。  
將陳友諒船旋逸。不能前進。風影中。彷彿見數人乞命。乃是徐壽輝。倪文  
俊。花雲。朱文遜。許瑗。王鼎等。陳友諒大驚。被眾魂迷惑。不知天地。未幾。遇  
春等追及之。友諒且走且戰。不數里。見前向伏有船截阻。乃是郭英。康。茂  
才。友諒愈慌。舟比及時。張定邊暗彎弓箭。射中郭英左臂。郭英忍痛。拔箭  
血透素袍。亦用箭射之。正中陳友諒貫眼。及顛而死。俘其御舟。及太子善  
兒。平章姚天祥。陳榮。蕭壽。吳才等。悉以軍馬來降。凡十餘萬。遇春獨奪其  
戰船五十餘隻。是役也。軍聲嘯呼。湖水起立。浮尸蠢動。至數十里。勝獲無

比。太祖乃收軍駐於江岸。升帳而坐。眾將各獻功。惟郭英獨不言。射死  
陳友諒之事。先是郭英射死友諒。時眾將皆不及見。惟康。茂才知之。茂才  
見英不言其功。茂才上言曰。郭英一箭射死陳友諒。此是莫大之功焉。  
太祖顧謂英曰。茂才言友諒被卿射死。果否。英叩首曰。殿下天威神筭。  
所致。臣何功焉。太祖謂茂才曰。郭英不認其功。何意。茂才曰。郭英左臂  
有箭傷。可証。是時眾將各爭戰。友諒敗奔。惟英與臣追及之。張定邊射郭  
英左臂。英即拔箭射之。中友諒眼。透睛。及顛而死。臣豈敢謬言。太祖曰。  
郭英先鋒不言已功。非人所及。令人取黃金百兩。賜之時。竊據名號之徒。雖  
多。獨友諒兵力強大。號稱巨寇。至是為郭英射死。太祖甚喜。撫掌笑曰。  
郭英一箭勝十萬師。其功何可當也。太祖甚喜。即解所御赤幟袍。賜以  
衣之。曰。唐之尉敬德。不過如此也。郭英頓首謝曰。此殿下神福。天威所致。  
臣何力之有。○時友諒既破。太祖謂眾將曰。此賊既滅。餘不足定矣。乃

太祖本紀卷之二十一



搵水中  
按物也

慘  
太祖泣  
有三事

大賞劉基之功。劉基曰：此殿下仁文英武聖德神威所致。臣何功焉。翌日太祖旋入鄱陽湖，見康郎山尸首交橫，血肉狼籍。太祖忽下淚。劉

基問曰：殿下因何恸切。太祖搵淚言曰：我泣者有三事。一則當日我從滁陽王起義，今日如此大戰，將成功不見滁陽王矣。二則丁普郎三十

忠臣  
義士  
皆喪

五人軍士三百名為我立功。雖已成忠臣義士，可惜皆喪矣。三則陳友諒領兵六十萬與吾交戰，為主者思登大位為天子，為臣者思富貴作公

太祖所言皆

侯不及一旦主死臣亡，三軍俱喪，此亦可戒憶也。吾見康郎山下尸骨積

仁德之蘊  
行堯之道  
一統之業  
兆於此

鄱陽湖內血水汪洋。孟子云：爭土地而殺人，是率獸而食人也。此吾中心不忍。所以下淚。伯溫曰：殿下所言皆仁德之蘊，豈不聞在紂者為逆民，在周者為順民，彼不能順。殿下却順陳友諒，此乃自取其死，非人害之也。當時賊兵來攻，諸將或出城而迎戰者，或守城而拒戰者，共死一十二人。如趙德勝輩，今日殿下乞褒贈以慰靈魂於九泉之下，可矣。太祖

夜

太祖建都臨  
蒙改為中  
立府以帝  
卿在也

曰：趙德勝股肱之將，何以遇害。鄭愈曰：因宿巡城被漢兵暗發弩箭中腹而死。太祖淚下曰：可惜。俱被苦死，宜建廟祭祀，以獎武功。亦得永傳百世之名。以濠州為中立府，定為中都，築新城，建宮闕。先是議建都汴

梁。上意不欲，群臣多言。臨濠帝鄉，可建都者，乃詔改為中立府，取中天

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義，號曰中都，築新城在臨濠舊城西二十里。於新

合兵  
大敗  
士誠

城內營皇城宮殿，立郊廟社稷，置文武公署，一如京師。太祖問李文忠曰：卿與吳兵交戰，勝負若何。文忠曰：臣與湯和合兵，大敗士誠，追至湖

州舊館方回。士誠從杭州過錢塘江，侵婺州等處。聞殿下大破陳友諒，進克武昌，士誠大懼，已引還蘇州矣。太祖大笑曰：士誠乃穴中鼠，不足為

意。劉基進曰：前日臣在江西，曾言日中有黑子，東南當折一大將。今胡深

與友定相戰，馬蹶仆地，為友定所獲，誘之使降，不屈，遂被其害。太祖聞

之下淚，問宋濂曰：胡深何如人也。宋濂對曰：乃文武全才也。太祖曰：誠

太祖揮淚思  
良將人君  
之大德

本行五此點皇月甫已亮已共武二卷

徐達大破元兵

與相胡德濟不利於元

如卿言。浙東一保障。吾方賴之。不意乃為此賊所害也。乃遣使祭之。追贈為縉雲伯。蔭其長子胡禎。處州縉明為將軍。指揮倉事。以報其功。徐達等兵大破王保保於定西古城。夷其營落。獲王公以下百餘人。降其眾八萬。斬首二千級。獲輜重駝馬不可勝計。王保保絕塞而遁。是役也。都督孫興祖遇胡兵於三不刺川。力戰死於五即口。右丞胡德濟與虜戰于莊浪。亦失利。大將軍執其部下千百戶十餘人。皆斬之。械德濟送京師。上勅曰。德濟固是慢功。然前守信州。救諸驛守。新城皆有功。且除其罪。曲赦之。仍命於達所聽調。孫興祖事聞。上甚悼之。進封燕山侯。塑像祭于功臣廟。

**謹按**

先是劉基言於上曰。臨濠雖帝鄉。然非建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至是孫興祖胡德濟師失利。三保保竟走沙漠。不知所終。鳳陽雖營為中都。而卒亦不居也。皆竟如基之言。

文忠等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至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祝真。次白海子。

以先勝後取

李文忠進戰大敗元兵是能以間外者

徐達取鳳州

金與旺等取漢中

詔給存恤之祿以養失

之駱駝山。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丁朵兒只八剌等拒戰。敗潰。進攻紅羅山。楊思祖等一萬餘人皆請降。遂進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知元君於四月二十八日。以疾殂于應昌府。文忠等進襲應昌。克之。獲元君之嫡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并王爾奎寶玉冊六圭。王鎮圭王斡王斧。元太子愛猷識聖達獵。僅脫身遁。追之不及。而還。過中興。擒元將江唐國公。降其眾三萬七千。又至苦脫孫。追太尉蠻子軍。擒元平章伯答兒。獲馬駝無算。大軍所至。朔庭遂空。是役也。指揮孫虎率兵至落馬河。與元大尉買驪戰死之。事聞。追封樂安郡伯。徐達等自定西旋師。乘勝取鳳州。生擒李參政等二十餘人。遣傅友德為前鋒。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克略陽。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又令指揮金與旺張龍分領一軍。由鳳翔入連雲。棧收取漢中。守將劉思忠知院劉慶祥迎降。遂克之。留龍興旺鎮守其地。達還攻西安。詔給存恤之祿。以養國初所設都先鋒各翼。大元帥都尉。

卷之六十一 元史 卷之六十一 元史

所者

太祖澤及枯  
骨天下之  
仁主也

陣亡物故無子孫承襲者之父母及妻無俾失所。○令天下郡縣設義塚  
禁止浙西等處火葬水葬。凡民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閑地  
立為義塚。敢有徇習元人焚棄尺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

聖祖體  
天地之  
仁

**謹按**雙槐歲杪云。太祖嘗與孝上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惡  
而投骨於水中。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上曰。此王  
道之言。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至是乃下此令。我  
祖可謂體天  
地之仁矣。

命徐  
達征  
董

元女  
大敗

正追封外王父為楊王立廟京師。上親祭之。王泗州盱眙人。太后陳  
氏父也。○諫出師征沙漠。命大將軍徐達率諸將由陝西出征。王保保李  
文忠為征虜左副將軍。同趙庸出北平攻元上都。○二月。北平守禦華雲  
龍攻下雲州。獲元平章火兒忽答右丞哈海等。○大同守禦金朝興取東  
勝州。獲平章荆麟等十八人。○三月。大同守將江興光克武州朔州。獲元  
知院馬廣等六百人。○戶部奏蘇州逋稅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上曰。

是恤民  
情而置之  
生者惠人  
也

名

太祖素衣祈  
雨典桑林  
之禱同一  
致者

蘭州之  
捷為奇  
功

太祖諭張溫  
謙以居功  
是欲其長  
保富貴也

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  
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貨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  
所逋免之。○詔嶽鎮海瀆諸神。前代加以封號。非宜。今並改正。止以山水  
本草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止稱其府。其縣城隍之神。○夏久  
不雨。上憂之。乃擇日躬自禱祈。至日四鼓。上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  
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暎於日。頃刻弗移。夜卧於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  
楹進農家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六月。命都督  
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上諭之曰。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  
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墮。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  
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士。百萬  
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樹勳立名於  
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餘驕悍恣橫者。及其成

太祖諭張溫謙以居功是欲其長保富貴也

其為湯謀也至矣

功蓋天下守之以謙

# 軍

太祖詔示迤北臣民有一視同仁之愛太真為子民之父母

金兵旺援矢復戰身不陷而斬首百餘真個好僕

功之後。即復縱肆以致敗亡。此蓋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以長保富貴矣。○李文忠等遣使奉捷至京。詔示迤北臣民曰。朕即位之初。即遣使往諭四夷。高麗占城交趾皆已奉表稱臣。惟沙漠之地。尚未往報。蓋因庚申之君擁殘兵於應昌。故爾今彼祿位既終。人心絕望。詔書到日。凡迤北各枝諸王各愛馬頭目人等。並依職來朝。或遣使歸順。當換給印信。還領所部居本地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朕既為天下主。一視同仁。華夷無間。詔書到日。敢有違者。必大舉六師。以清沙漠。毋或執迷以貽後悔。○七月。偽夏將吳友仁率眾寇漢中。守將金興旺張龍出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我師與戰。興旺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等以力寡。歛兵入城。遣使問道走寶鷄。請援兵。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塹。攻益急。興旺嬰城拒守。發巨礮。播石。敵兵多死傷者。時大將軍

太祖命脩大明集禮是欲以禮讓治天下

太祖禁民僭侈是欲以節儉治天下

太祖詔籍天下戶口重民數也

在西安得報。即率師還屯益門鎮。先令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斗山砦下。令軍中人持十炬。燃於山上。友仁軍見列炬。起大驚。乘夜遁去。○脩元史成。○詔諸儒脩大明集禮。先是。上以創業之初。禮制未脩。勅中書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務之士。禮送京師。纂脩。於是各該有司舉到儒士徐一夔。梁寅。周子諒等十餘人。命與脩元史。諸儒曾汪克寬。胡翰。陶凱等同纂脩其書。以吉凶軍實嘉及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學樂律六者為之綱。凡升降儀節制度。各數纖悉具備。書成。凡十五卷。○詔禁民僭侈。凡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繡錦綺紵絲綾羅。止許用綢絹。其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玉珠翠。止用銀花。○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為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藏各部。帖給於民。令有司點押比對。有不同者。問發充軍。官隱瞞者處斬。

國初未造黃冊時有此制即黃冊之權輿也

八月都督康茂才從征漢中卒於道。上聞計震悼，遣封斬國公親臨奠

祭。○大將軍達帥諸將西征吐蕃，克河州，招諭吐蕃元帥倚鎮南普花兒

只等皆納印請降。追元孫王至西黃河底黑松林，殺阿撒禿干。於是河州

以西其朵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征哨極其肅西北數千里始還。○仄

哇國西洋瑣里國各遣使來朝貢。○左丞相李善長病在告。上以中國

無官召汪廣洋為右丞相，楊憲時為左丞。恃寵專恣不法，因挾私劾廣洋

陰事，善長怒奏，憲誹陷大臣，放肆為姦。上命按治之，憲伏誅。○詔徵江

南諸郡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造之於庭，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

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累數千百言。又恐

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為書以摹本，分賜之，名曰教民榜。○九月

廣西行省參知政事蔡遷卒，追封安遠侯。上親為文述其功，遣人往祭

徐將軍西征吐蕃降服其衆西盡自是悉平

太祖按法誅憲以為後

之誹陷大臣者戒亦天下之大經大法

太祖訓諭以頌臣民無非欲其守法度厚風俗以正民

行也

之。○十月以湖廣左丞周德興為征南將軍，總兵討慈利土酋覃屋初楊

環攻屋見官軍勢盛遁去。至是復大為寇，故命德興討之。是月兵至慈利

覃屋復遁。○十一月壬辰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車駕

出勞於江上，明日文忠上平沙漠表，獻俘。上以元主知順天命，退避而

去，特謚曰順帝，而封其孫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待之甚厚。无宗室來降

者皆授以官。○時大將軍徐達等征西師亦旋，丞相李善長率百官上表

賀，丙申詔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勲爵，戶部

備賞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制誥。丁酉上御奉天殿

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丹墀左右，召諸將諭之曰：汝等咸聽

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王之典。等之二年以征討未暇

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

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

太祖待元宗

室皆授之以官意亦厚矣

太祖大封功

臣至公無私朝無偶語

李占吾此帖是月五日

太祖封功臣  
爵祿次第  
昭如日星  
備錄於此  
以便後之  
觀覽者

討摧堅撫順勞動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加餘悉  
擄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若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  
等宜廷論之無得復有後言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  
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 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 李文忠曹國  
公 馮勝宋國公 鄧愈衛國公並食祿三千石 封湯和中山侯 耿  
炳文長興侯 吳良汪陰侯 廖永忠德慶侯 傅友德潁川侯 趙庸  
南雄侯 楊璟營陽侯 郭興鞏昌侯 顧時濟寧侯 吳禎靖海侯  
唐勝宗延安侯 陸仲亨吉安侯 費聚平涼侯 周德興江夏侯 陳  
德臨江侯 華雲龍淮安侯 胡廷瑞豫章侯 朱亮祖永加侯 韓政  
東平侯 俞通源南安侯 康茂才子鐸蕪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  
尚志陸安侯 鄭遇春滎陽侯 曹良臣宣寧侯 黃彬宜春侯 梅思  
祖汝南侯 陸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 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並

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徐達而下並授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封汪廣洋忠勤伯 劉基誠意伯食祿三百  
四十石爵止其身不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職有差是日也仍偏賜  
諸功臣綺帛惟李善長徐達賜文綺及帛百匹其餘有差○追封故功臣  
馮國用邳國公俞通海虢國公丁德興濟國公加封耿再成泗國公

李善長比蕭  
何又何愧

**謹按**鐵券之制其形如瓦面刻諸文背鑄免罪減死俸祿之數字嵌以  
金一時功臣鐵券數十其文不能悉錄姑錄李善長一券以表其  
所以為勳首云朕聞古帝王之成大業者實由天假英賢以輔之故威  
德加於四海而天下定矣朕起自草萊提三尺劍率眾數千居群雜肘  
腋間未有定期而善長來謁轅門傾心協謀從渡大江於是定居建業  
威聲所至無不來附不一二年間集兵數十萬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  
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未嘗缺乏况劇繁治劇和輯軍民無有怨  
讟之言此上天以授朕朕獨知之但人人未必盡知也昔者漢蕭何有  
饋餉之功千載之下人皆稱焉比之於爾爾何未必過也今天下一家  
報爾年已高朕無以負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承襲朕本疎愚  
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  
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勳嗚呼慎終如始以仁柔忠孝訓及嗣人必盡後  
輔與國同休庶不負爾之前勞豈不偉歟

三傑  
侍匹

**高祖**謂吾能用三傑所以有天下。元功封侯十有八人而已。我  
明肇興李韓功之勳烈無異蕭何。徐魏公之將畧踰於韓信。劉誠  
意之智計埒于張良。乃若常遇春李文忠傅友德諸人皆無非三傑之  
侍匹。而視十八將瞠乎其後。我朝開國元功視漢高尤有光矣。大業  
之成豈偶然哉。

太祖有功臣  
而封侯其  
中弗與誥  
券實有輕  
重於其間  
人有言封  
與祖侯為  
過者特未  
思耳

太祖真王者  
之言

封汪興祖為東勝侯。既而人有言其過者。上宥而弗問。然弗與誥券。俾  
仍職都督。遇有征伐自效。以圖實封。興祖廬州巢縣人。張德勝子。○優待  
諸降臣。李思齊潘原明李伯昇王溥等。並食中書平章祿。不署事。子孫世  
襲指揮同知等官。○十二月封薛顯為永城侯。時顯有專殺之罪。上亦  
不與鐵券。惟賜文綺帛六十四。俾居海南。上召諸將諭之曰。自古帝王  
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卿等明聽  
朕言。昔漢高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  
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  
忘功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冒於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吐哈來歸。

嘉本

太祖種  
薛顯為  
奇男子

太祖不加重  
刑於薛顯  
此處極停  
當

太祖鑑江克  
之事而另  
設東宮官  
以輔導太  
子者最何  
定見子

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惟心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  
陽。追王保保。戰賀宗。皆其勇略。意氣迥出眾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加之。  
然為性剛忍。朕屢戒飭。終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及殺馬  
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  
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朕屢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  
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崖。分其祿為三。  
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  
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為。卿等宜以為戒。禮部尚書陶凱請專選東宮官。  
罷李善長等兼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賢。朕  
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常慮廷臣與宮僚有不相合。  
遂成嫌隙。或生姦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克之事。可謂明鑑。朕今立  
此兼職。父母一體。君臣一心。庶無相構之患也。○時偽夏明昇尚據巴蜀。

太祖鑑江克之事而另設東宮官以輔導太子者最何定見子

太祖命將伐蜀凡規益布置處之各得其宜此所以百戰百勝

滿宮皆蠅螿

恨帝威元之盛豈得為

未下。上乃祀告于上下神祇命諸將分道伐之。湯和為征西將軍同楊環廖永忠周德興曹良臣等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傳友德為征虜前將軍同顧時陳德汪興祖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上諭諸將曰今天下大定惟川蜀未平不可不討命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士卒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為戒卿等慎之諸將陛辭上密諭傳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直趨階文門戶既墮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頓首受命續一日順帝朝回有皇后伯牙吳氏設宴帝就宿於正宮是夜帝酣睡忽憂負滿宮皆是蠅螿毒蜂令左右掃除不淨只見正南上一人身着紅衣左肩架日右肩架月手執掃帚徑入宮來將蠅螿毒蜂盡皆掃淨帝急問曰爾何人也其人不語即撒腰劍便

利

元之兆江山屬之大明

人者國之本德者人之本

欲來帝速呼左右擒捉忽然驚醒朕心甚不悅后曰明日早朝宣問臺官林志奇使知端的帝問曰朕夜來一夢甚異卿詳有何吉凶志奇曰請陛下試說夢中事待臣圓之帝乃具言夢事志奇聽罷叩頭奏曰此夢甚不祥滿宮蠅螿毒蜂者乃兵馬蜂屯蠅聚也在禁宮不能掃者乃朝廷命將無功也穿紅衣能掃盡者此人若不姓朱必姓赤也左肩架日右肩架月乃掌乾坤之人也昔者秦始皇夢青衣子赤衣子奪日之驗與此夢相符陛下乞早修德省身以弭災患可也帝聞言不悅自是四方之兵起而元亡矣正上御東閣學士宋濂待制王禕進講大學傳之十章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人之本德厚則人懷人懷則國固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眾雖有財亦何用哉○上行後苑見巢鵲翼哺之勞曰禽鳥且爾况人母子之恩乎命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命四方平定巾○召諸郡富民入見諭以循分守法孝敬和睦



神蛇附

今日有  
國有家

太祖之  
賁伯琦  
秋

周給遜順之道。賜酒食而遣之。○上在臨嘗濯手於栢子潭。有五蛇擾而  
就之。因祝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戰畢。群坐藉土。蛇忽蜿蜒  
在側。上乃掩以堦。堦頃復報戰。亟戴堦。堦而往。是日手必甚衆。軍法戰  
勝必祭田。胃時推。上功居多。乃置堦。堦于前甫奠。忽霹靂大震。白龍天  
矯自堦。堦出。挾雷聲。握火光。驤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張士誠據濠州。  
上曰。濠州乃吾鄉里。若失之。是有國而無家也。乃遣龔希魯潛往濠州。說  
蕭把都。都以城降。上喜曰。今日有國有家。吾事遂矣。○張士誠之敗。頗  
由其僞司徒李伯升倒戈。蓋每以國情輸我。今兵人猶呼賣友者為李司  
徒。上始見伯升。燕坐三日。以花綵鼓樂迎于京城。乃對士誠殺之。及見  
周伯琦。問在元何官。曰。浙江行省參政。上曰。元君寄汝以心膺之任。乃  
資賊以亂。耶。伯琦惶懼不能答。亦先宴勞而後殺之。○上之在軍中。甚喜  
閱經史。遂能操筆成章。嘗謂侍臣曰。我本野人。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

祖議論此  
儒生大不  
相類不惟  
外夷而且  
伸乎中夏  
至哉王言

孟夫子之  
配享不廢  
唐跡之功  
大

文釋然自順。豈非天乎。○上於群書議論英發。每儒臣進講。必有辨說。因  
講夷狄之有君。駁之曰。夷狄禽獸也。故孔子賤之。以為彼國雖有君長。然  
不知君臣之禮。上下之分。爭鬪紛然。中國縱無君長。必不如此。是其有君  
曾不如諸夏之亡也。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  
異端斯害也已。駁之曰。攻如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  
則邪說之害自止。而正道可行。宋儒乃以攻為治。而欲精之為害也。甚豈  
不謬哉。諸如此辨論甚多。信非漢唐以來入君。徒竊餘以資葩藻者比也。  
○上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讎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  
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刑部尚書錢唐抗疏。諫與視自隨。上怒。命金  
吾射之。唐袒胸受矢。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太醫  
院療其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脩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為主  
者。皆刪去之。○上特建奉先殿于禁中。旦夕薦獻。每以四更時起冠服拜

李卓吾此

太祖得一事而  
即行倣  
臨公待  
旦之芳  
跡

太祖不  
信符瑞

太祖  
崇節  
儉

天後即往拜奉先。然後臨朝。其敬祖也如是。性勤於庶政。每臨食。七飭屢廢。思得一事。即以席紙書之。綴於衣裳。或得數事。則纍纍滿身。若懸鵝焉。臨朝。則一一行之。○洪武五年。中書右丞王溥奏。近督採木材於建昌。八蛇古巖。忽見巖上有黃衣人歌曰。龍蟠虎踞。勢名堯。赤帝重興。勝上朝。八百年餘。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鍾。萬眾聳聽。歌畢不見。請宣付史館。以彰符瑞。上覽之曰。此近誣。不可信。因擲其疏于地。嗚呼。其視天書封禪者。何如耶。○上一日朝退。有二內使。乾靴行雨中。適過見之。即叱責曰。靴雖微。皆出自民財。且非旦夕可成。汝何敢暴殄如此。令左右杖之。因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爲此。豈不費物勞神。此意誠佳。大抵爲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後人習見富貴。恣情奢糜。未有不爲害者也。因勅百官。自今入雨雪。皆許服雨衣。○上始與儒臣議修玉牒。欲祖朱文公。一日見有典史朱姓。而徽人

太祖却衆議  
不妄祖

太祖不設丞  
丞相監  
救秦始

誦詩  
示儆

漢祖三  
爵

問其爲文公後耶。其人對曰。非也。於是宸衷頓悟。彼一小吏。尚不妄祖他人。况我乎。遂却衆議。○上懲丞相胡惟庸之專也。著爲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用者。多有以不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上嘗喜誦唐人李山甫金陵古詩。吟哦不絕。且大書揭門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爲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不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兩花烟草石城秋。嗚呼。聖心儆惕。安不忘危。其坐致太平也。宜哉。○南京歷代帝王之廟。每年一祀帝王之前。皆一爵。惟獻漢高祖。以三爵。蓋因廟初成時。上臨祭禮畢。特至高祖神位前。笑謂曰。劉君今日

召益  
工齒  
江山

嚴酒禁  
不赦大  
海之子

王深  
好男子

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憑藉以得天下。惟我與汝不階尺土。手提三尺。以致大位。比諸君尤為難事。可共多飲二爵。至今遂為定制。○上一日召畫工周玄素令繪天下江山圖於殿壁。對曰。臣未嘗遍跡九州。不能奉詔。惟陛下俯示規模。然後可加潤色。上卽運筆。倏成大勢。以付玄素。頓首曰。陛下山河已定。豈敢動搖。上笑而唯之。○國初酒禁甚嚴。僉院胡大海領兵攻紹興。其子胡三舍并黨與三人犯禁。上命誅之。都事王愷請曰。大海方効力戎行。望赦其子。上怒曰。寧使大海壞我事。毋因大海廢我法。卽自抽刀殺之。○元戒其臣擁兵屢征不下者。惟王保保。郎擴廓帖木兒也。上嘗獲家屬厚恩。以招徠之。終不至。一日大會諸將。問曰。今天下孰為好男子。或對曰。常遇春。領兵不過十萬。所向克捷。足以當好男子矣。上笑曰。未若王保保。斯真所謂好男子也。上意蓋欲倡勇敢。使諸將憤發圖之耳。後保保竟走沙漠。不知所終。○上嘗與元軍戰。敗而奔。後有進

雞血  
酒裙  
一詐

徐達班  
師不追  
順帝太  
祖疑之  
過

有勞寇  
勿追之  
見

雞血酒裙。一漁舟。漁媪亟以雞血裙卧於舟尾。上問何為。曰。人見以產婦為不利。必不入也。追者至。問曰。曾見一婦人否。漁婦給曰。去已遠矣。其一人不信。下馬入舟欲索之。見漁媪血衣。果以為產婦。遂去。上得無恙。比登極召封上爵。即蔡國公。○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令班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上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其謀不可測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伏劍入謁。上時方盛怒。宿戒閹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既入。未見帝。自疑有變。乃拔劍奪關而出。上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卧舟中不起。命公卿迎之。亦不至。上不得已往視舟中。達因進曰。使達果有異圖。今日雖曰脫矣。然臨江鞠旅。亦可撫有江淮。顧弗為耳。達之不擒元帝。亦筆之熟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上重感悟。結誓而去。

太子卓吾批點皇明通紀統宗二卷終



